目　　录

第二辑　美　国

第三辑　欧　洲

第四辑　中　国

赛珍珠女士序

人们为什么喜欢介绍这群孩子——林阿苔、林亚娜、林妹妹——给爱读本书的读者呢？

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第一，大家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跟他有交往的朋友，更知道孩子们有一位很有趣味的母亲。

现在我介绍这群孩子给读者，也无非是为了兴趣。我常喜欢她们到我家来，而且和我的孩子们游戏、谈笑、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她们在一块儿做各种新鲜、自然、适合于他们年龄和能力的活动。我所以喜欢他们这样的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没有看到她们忘记对于中国家庭生活的优美礼貌。我所接触的中国孩子，无论在态度、在谈笑方面，都流露自由的思想和能力，以及独立的人群相符合的高尚礼貌。

这里是阿苔、亚娜所写的小文章，还有妹妹附加的注解，是他们快乐的合作。取材大半由于父亲的暗示，因此当初也没有出版的意思，然而她们写下来的，却比暗示的超过了不知多少。孩子们对于写作觉得有趣味，我们阅读起来也觉得和她们同样有兴趣。

这些文章，完全出于她们自己的手笔，没有成人修改、润

饰过，不过在这群孩子预备把原稿出版后，我给她们校阅了一遍，同时加上我认为应有的改正，但这仅仅是改正，正如一般校订者所应享的权利。

读者立刻可以觉察得到，孩子们是依照各人的个性写作的。无论是阿苔，无论是亚娜，更无论是妹妹，他们所写的文字都绝对不同的。

阿苔是个纯粹中国典型；她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她至少有观察和想象的能力了。她从没有一分一秒的时间，忘记她是个中国人。她具有中国人所赞美的娇羞的优美的声音，和富于思想的表情，她和西方社会接触了以后，仿佛仅仅使她变成一个更高尚的中国人了。

但亚娜却不像阿苔了，她没有完全中国化。不过从她的文字中，和她所有的行动上观察，都表现出她那种刚毅的性格，她的聪明、活泼，她从不感觉自己的特异之处。不论在中国或外国，亚娜总显得有些两样，可是她却倔强得可以使人忍耐得住。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她真实的天才，在她那清明的眼光中透射出来，我决不会惊异的，而且，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她这种天才，现在我已经看见了。

妹妹呢？她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只小猫，是个木偶，是位沉静的青年女人——不管她像哪一种，她总是聪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种情绪，使人惊欢和羡慕。

在这几个中国女孩子眼光中，世界向她们所显示的，完全是明显而又纯洁的，但我们却把她们观察得更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可爱的、简易的家庭生活，是中国旧式家庭最现

代化的表现，但这旧家庭已有好几百年的基础，成为世界上最永久的文化基础了。

开 端 的 话

父亲叫阿苔和亚娜写日记。她们不久就开始写了，写得也很好，所以父亲告诉她们，说不定可以出版。我们到巴黎时，她们继续写，而且写得更多。有时候，也居然有人来读这些日记，因为觉得有兴趣而真实，尤其是亚娜所写的。我最欢喜那篇《家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不晓得你是否也喜欢？每天早上，亚娜坐在房里写些东西，她倘若听得“至为恰当”“As Pat as Butter”——这种词句时，明天，她就会写在日记上。至于阿苔所写的，我却有些不大明白。亚娜的一部分，我可以多告诉你们一点。像在七月十四那天，亚娜禁止我们读书，我想她总有她的理由。不过我却始终弄不明白，她既然禁止我们读书，却为什么不去禁止别人读书呢？有时候，别人读一个生字时，她却把面孔藏到沙发里去。

阿苔写得比较多，因为她所写的都是中国文字。阿苔今年十六岁，亚娜十三岁。

好啦，再会！

——妹妹

第一辑　吾 家 五 林

为什么我就是我

我有时想：我为什么生为人类？为什么我的名子叫林亚娜？为什么我是林语堂的女儿？

我又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是狗？或是一只猫？或是一只大象呢？倘若我是一只象，我又应该怎样呢？那时候，我将在树林中过日子呢，还是被关在中央公园的动物园里呢？倘使我生为一匹马的话，我的环境又将是怎样呢？

这些想法，常在我心里盘旋，但谁也不能替我解答这些问题，倘若我是一株树，人们要砍下我的枝条，我又将怎么办？我喜欢被人们砍下来吗？倘若我生而为一头海洋中的大鲸鱼，人们把我捉住了，我又将怎样？同时做鲸鱼的景况，又不知道是怎样？

现在，我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家里，我为什么不生为一个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呢？我为什么又不是一个哥伦布时代的野蛮人呢？

谁使我成为一个女孩子呢？我不喜欢做女孩子，我却高兴做个男孩子。谁决定我做女孩子的呢？他知道我不喜欢做男孩

吗？还有，谁又敢说我是应该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呢？

谁又敢说我应该生有十只手指、两只眼睛、一张嘴呢？像上面这些事情，没有哪个能够证明那样是不错的。现在，我已成了我，但为什么我就是我呀？

——亚娜作

父　亲

吩咐我写一篇关于父母姊妹的素描，现在我就先写父亲。

父亲是一个四十四岁的人，说到年龄问题时，他时常弄不明白。他用中国老法子来计算他的年龄。但这样来计算我们的年龄时，可就有些麻烦了。

譬如：我们同时用中国老法子和美国的年龄计算法来计算年龄，每到新年增加一岁，到生日时，又增加一岁，那一年里面，不是要长了两岁吗？所以最后，他勉强肯定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依照中国法子，每到新年，来计算我们的生日和年龄，不再拿四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我们的生日来增加我们的岁数了。

父亲常常夸耀，他认为他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因为他每逢散步回来，总要洗一次脚，他说：

"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有谁的脚能够像我一样的清洁？罗斯福总统、希特勒、墨索里尼，谁都比不上我！我不相信他们能像我一样，每天要洗三四次脚。"

这是他常常说的笑话。

大家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吃烤牛肉。每逢我们到R. W. 家里去，总有这种烤牛肉吃。

父亲喜欢到小铺子里去参观，但每次总没有买东西，大约是为省钱吧？

父亲对于演讲和短文都表示厌恶，但实际上他在纽约的时候，却常常写短文，他以为短文很有意义。

林语堂写了许多惊人的著作，使人读了再读，有连续六次以上的。他又喜欢旅行，到著名的地方去参观。像巴黎、伦敦、北平……他也在那些地方写作销路很好的书。在纽约，他所写的书，销路也很好，可是他说纽约是“地狱”。

父亲是祖父最宠爱的儿子，是弟兄中最年幼的。他常把幼年时代的事情告诉我。有时候，他讲得使母亲也笑起来，他也时常说将来会长大胡子。他每天吻母亲的面颊。父亲说她和妹妹是双胞胎呢！

父亲喜欢洗澡，他把洗澡当做一种运动。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散步。但他在少年时，却是圣约翰大学中的一英里赛跑的选手。父亲弹钢琴的本领很好，但他却连一首曲谱也记不熟。

他爱乡村和大山。只要有山景可以眺望、欣赏、赞美。父亲却憎恶接近住宅的高建筑物。他说：“这阻碍我们眺望！”

父亲也憎恶青年人把头发梳得很光亮，加上许多生发油。他喜欢穿棕色、宽大、不透水、发亮光、耐穿而舒适的皮鞋。

父亲时常把许多玩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而且也已经说过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他说的时候，总是一样有趣，而且听的人也从不感到厌倦。

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出去参加宴会时，总换上别的衣服，但他却不喜欢把上衣和裤子穿得一样，他觉得只有侍者才那样穿的。

父亲也爱漂亮，他把有架的眼镜，换成新式无框的；他知道如何配置衬衫、领带，使服饰调和。

父亲的消化力是惊人的。有一次，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过："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也能消化的。"我们听母亲读出来时，都不觉大笑起来，而且这是确实的情形。我从来不会听到父亲有过不消化的事情。到了半夜，如果他觉得饥饿，他便起来煎鸡蛋，或吃些他爱吃的东西。就是他病了，他还是照平常一样吃得多，也说过要多吃些，他说他的病要吃才会好。但是母亲病了，她却吃不下，父亲常常奇怪她怎么不像自己一样的吃喝。

——亚娜作

爸爸在吃饭的时候，常常紧靠着我。"靠"的意思，就是我们互相把头贴在一块儿。

——妹妹注

母 亲

母亲的体重，有一百十三磅，我想这不能算重，但是母亲每天总是说她"胖"了，而且大约说上七八次。有时候，她的朋友说她瘦了，母亲总不相信，回答她们的是"瞎说"。母亲每星期规定吃的食物的份量，但一上酒馆，遇着好吃的滋味，她便忘记她的规定，毫不限制地吃喝了。我认为这样很好，而且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尽量地吃喝。但她却不喜欢，有时候她却因此而致病。

母亲会弹钢琴，但她每天所弹的，总是些老调。

母亲喜欢谈论家事和我们一生的运道，她最高兴的是这样：

父亲坐在椅子里，不要读任何书报，只抽着烟，也不要有任何声音，静静听她说话。

母亲有时候很快活，用种种方法来娱乐我们，像跟我们游戏，或和我坐在秋千架上。但母亲不高兴的时候，便忍受着怒气，连话也不说一句。这样大家都静默着，直到吵闹以后，才说出她动怒的原委。

父亲时常说母亲是个热诚的女人，这话一点儿不错。母亲喜欢朋友，也爱讲话，不觉得疲倦，总是说个不停的。

母亲喜欢有秩序、有规律。战事爆发的时候，她每天上纽约的办公室，和朋友在那里说说笑笑，可是她的朋友，依然做她们的工作。

母亲对待佣人很体贴，所以每个仆人都高兴服侍她。

母亲喜欢吃鱼，不管这鱼的滋味好不好，她吃起来总是高兴的。有时我们不喜欢吃的鱼，便由她一个人“包办”。和母亲一起做工的佣人，大家都知道母亲吃鱼。我想母亲爱吃鱼，大概是因为鱼的种类多，但父亲却只喜欢吃烤牛肉，仅仅是一种滋味，他却不觉得吃厌。

母亲所以有名声，是因为她常常随着父亲在一块儿的缘故。

父亲写作时，母亲常在旁边说：“语堂，别写得太长，太长了人家不爱读。”每次她说错了的时候，她会“Larp Sarp kong”。这样说上几天，直到她自己说得好笑起来为止。

母亲常常用手势表示说话，她的举动很有趣，也常常逗引我们发笑。有时她正在工作，但她也会叉着手指。有人说过，看母亲的手，她是有好运气的，还有人说过，她的寿命会很长；也有人说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经她的手，就会变好，因此，

母亲常常夸耀她的两只手。同时，她也夸耀她的鼻子。真的，在中国人的面貌中，很少像她的鼻子那样，又尖，又直。母亲不高兴的时候，只要父亲说起她的鼻子，她便自然地笑起来了。

母亲最恨别人说她“胖”。

她在少女时代，将要和父亲结婚的时候，祖父对轿夫说，应该拣一顶比较高大、比较结实的轿子，因为听说新娘很胖。祖父这样说，当然并不是恶意，但这话给母亲的姊妹们听到了，又去告诉母亲，母亲直气得发昏，在结婚前几天，她特地服了些使人消瘦的药。

现在，母亲确实比从前瘦些了。父亲也承认，在结婚时，她真是很胖的。

——亚娜作

母亲是个好人，她喜欢大家，她又热心，又温和可爱。

——妹妹注

阿 苔

阿苔是我们家庭中的大姐。现在，我首先要描写她的姿态。

父亲说：她的脸是中国典型的美丽。眼睛很明亮，脸是圆圆的，还有乌黑的眉毛。

阿苔很聪明，她时常帮助母亲。她写得好，也读得快。有时候，她多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她的举动，也常使人发笑。

阿苔很喜欢时髦，她常常知道在什么时候，流行哪一种头发的式样。她每天常常梳头发，至少有五六次，连读书的时候，也会站起来梳头发。

至于她的服装，她自然也懂得如何的配置，颜色、式样都

配得很好。她也知道哪一种式样，配什么颜色的皮鞋。她在纽约时，完全明白在何种季节，适合某一种式样。我想这足够描写她是如何爱装饰的了。

林阿苔读了许多书，虽然是一本很厚的书，也只要一两天工夫，她便可以读完了。但是，现在我自信也可以读得和她一样的快了。

她也喜欢把妹妹打扮得像她的洋囡囡，把别针和别的装饰品，按放在她的服装上。她知道帽子应该戴在哪一边，像这类事情，全家的人谁也不及她知道得清楚。不过她总是一个好女孩，她竭力帮助她的妹妹，她有耐性，能够等待任何事情，不焦急。

父亲母亲常说她是成人了。但她依旧和妹妹们游戏，像捉迷藏，不过一年中难得有两三次。阿苔也喜欢和我们一同在花园里摘桔子吃。

阿苔喜欢种花，她的嗜好并不是不高尚，种花也不是一件坏习惯。

阿苔常常笑，有些事情，在我们并不觉得可笑，但她总是笑个不停。

阿苔常在地板上跌交，又常把许多值钱的东西打破；母亲的杯子、花瓶、盛汤的盆子。

阿苔走路的姿势并不漂亮，而且她常不看路就走，她的腿又长又细，并不强健。她在家跌交，她只是坐在地板上，笑着笑着，足足要笑五分钟光景。

阿苔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有洛丽泰扬、卡司铃、哈本、鲁意司、台纳、罗诺、卡门。她不许我这样说她，但这确是事实。

她说："这话靠不住，亚娜在骗人。你不要相信她的话是真的，因为我并不会有什么喜欢的朋友呢！"

我暗地里感觉到，这并没有什么妨害。我请你们相信我所说的，并不是假话，她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亲口说过的。我相信他喜欢秀兰邓波儿胜过喜欢曼殊；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证明她确实是有所喜欢的人。可怜的阿苔，我知道她一定要恼我的，因为我把她的秘密揭露出来了。

阿苔常和她的朋友，一同到外边去。待她们非常客气，但在家里的时候，她却像毫无顾忌，甚至骂她的妹妹，不过，像这样的事，却并不是常有的。

阿苔有她的长处，也有她的短处。她的平均分数，总可以超过八十八分的。她对待我们，总是一个好姐姐。我们可以给她九十三分。我想她对于这个评判，一定高兴接受的吧？

——亚娜作

妹　妹

妹妹的实足年龄，还只不过七岁半。她在意大利摄了一张照片，父亲说从照片上看她像是一个二十九岁的人了。我们听了都觉得有些奇异。但是，有时候她的举动，真像有三十岁似的。她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整齐、精美，她往往费上一小时的时间，去穿衣服。

有时，妹妹很喜欢别人称赞她，她还常说婴孩一般的话，比如"我只知道两个字"，"我生下来刚满月"。所以有时候，她伶俐可爱，但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却像一只可怕的猛虎。

妹妹常是很顽皮，譬如她不听我的话。但得了父母亲的鼓

励以后，她却做得很像样，仿佛她又是一个好女孩子。我最恨她这样做。人们对于她的收集邮票，表示称赞。“多么聪明呀，真做得不错。”别人所以这样称赞她，无非因为她年纪还小的缘故。

她确实做得并不坏，但有时候，她实在太骄傲了。甚至连她的集邮簿都不许我碰一下，或欣赏一下。

妹妹做事情，都很精细、寂静的。譬如她在吃饭时，至多说三四句话，就静静地只管吃喝了。

妹妹做的乘法和画的图画都很不错，她每次都画房屋和红日。她的书法也整洁，有时比我写的还好些。瞧，这就是她的书法：（略）

她把别人写的字，或画上的字，照那样填没了。她又从字纸篓中，掏些字纸出来，这样填没起来。

妹妹也喜欢形容别人的有趣样子，说某人像某人。但她自己有一双脚趾头，像一个老妇人。那妇人是很胖的，因此妹妹的脚趾头也很胖。

如果她姊姊嬉笑她，她却要发怒。有时咬着她的下唇皮，说：“Way Star Pit”，就是“你可以停住吗”的意思。但她的英语说得不好，她常常很气愤。

妹妹有五个洋囡囡——三大两小，她最喜欢的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她很小，妹妹常常给它灌水，又竭力替它穿袜子，但没有一次能够做得成功。

妹妹很聪明，她懂得大人所说的话，而且也明白说话的意义。她每次说话说到一半，便来一次长长的呼吸。妹妹还在海滨拾了许多石子收藏起来，她说这些石子和金刚钻一样的可贵。

妹妹读早课，她会拉一把小椅子到有阳光的地方，然后，她再慢慢地写下她的生字来。

妹妹很快学习着一切。她会拼 Conversation 和 Musslini 等等的字，像这样的字，我直到今年才知道的。

妹妹总是不肯离开母亲。在晚上，她和母亲同坐一张椅子上，她把手臂抱着母亲的身体。

妹妹演算的时候，她时常读出各种数目来，像三十二除以八是多少，用三去乘，不，用四去乘——是的。这是她做事要多费时间的原因。

妹妹钢琴弹得也不错。她常要别人去教她；但如果她觉得难学的时候，她总说这是教师教得不好的缘故。

妹妹曾和陌生人交往过，那就是在蒙通的法国人。她记得他，几乎每天都提到他。

这几天来，人对她说话时，妹妹总这样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即使别人说的是一件十分简易的事，她也会这样问的。

——亚娜作

妹　妹

我要描写家里五个人。亚娜是从最年长的说起，现在我却从最幼小的开始。家里最年幼的，就是妹妹。

妹妹是个又聪明又娇小的女孩子：她常使别人猜她有八岁了，但看上去却实在只有四五岁的模样。但她的举动像大人，话又说得很合理，而且会问起这样的问题："俄国不像德国那样要女人多生孩子吗?""法国怎样和德国开始打仗?"我想她将来长大，会成一个政治家的。其他又如："他们怎样造桥?""火车头

怎么会转动?”常常使我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她。我时常把问题故意牵到别的事情上，有时候我也告诉他这太难解释了。妹妹也肯听话，父母亲吩咐她不要说某一种事情，她便会默不做声。但有时她却不这样。她明明懂得这意思，还是喜欢掘根到底地问，她带着半笑半怒的脸孔问:“为什么?”“为什么?”直到我不回答她为止。

她顽皮的时候，真是顽皮极了，满嘴都是骂人的俏皮话。她跟姐姐们吵嘴时，她知道怎样辩驳。

她常是一个家庭中的传话人。她高兴时，倒不怕别人使唤她，但倘若你差遣得太多了，她立刻拒绝，连你给她的赞美，她也会蔑视不理。

她的钢琴弹得十分熟练，读书也读得很快。就是她的缝纫、编结，甚至玩牌的本领，都够惊人。

妹妹有一种习惯，很是有趣。她常把两只小手，伸到母亲的腋下去，无论在哪里，只要她和母亲同在一块儿，她总是伸手到母亲的腋下去。现在我的耳朵里，似乎还在响着她被亚娜所嬉笑时，发出的怒声和两只小脚跺地板的声音。妹妹很怕难为情，一见了陌生的客人，脸便红起来。我们中有一个人和她在一起时，她总不肯说英语，但近来她已慢慢地讲起来了。她因年龄最小，所以常常获有特权，她也就享受这种特有的权利。

她穿衣服很慢，但她的拖鞋和睡衣却脱去得很整齐。她喜欢在衣服上戴些装饰品，像别针、羊毛。她每次睡觉以前，总要替她找睡衣，再给她穿上。她自己不能作主，差不多全由我决定。倘若我拣一件漂亮的睡衣给她穿，母亲也同意。她就很快乐地说:“啧啧，很好，很好!”于是她便乖乖地睡着了。

她怕老鼠，也怕黑暗，所以住进房门以前，她总先拖我到门口，替她开亮了电灯，然后她才敢进去。我们有一个叫朱莉的表妹，也和妹妹有些相像，她们在笑的时候，都说她俩是"双胞胎"。她和朱莉有时在一起，她总向我和亚娜问："瞧，谁能像我们这么相像?"

妹妹有时的举动，故意装成像一个婴孩。他喜欢别人像婴孩那样称赞她，说她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一经说明白了，她便笑着自己仿佛是个成人了。

她常常有志向学习新东西、新游戏、新的语言。她写得也很快，她喜欢猜字谜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母亲是她唯一的伴侣，她猜着某一个字谜时，她便跑去告诉母亲和父亲，她常喜欢坐在父亲母亲的跟前，听可笑的事情。

她有一种成人的嗜好，就是收集邮票。去年夏天，父亲买了一本集邮簿，给家里所有的人，在空闲时作为消遣。在我们眼光里，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如何有兴趣，但，妹妹却喜欢得很，而且和集邮簿成了知己。现在她已集得一千张以上的邮票了。最有趣的是，她居然能辨别得出哪一张是罗马尼亚的，哪一张是比利时的。我想，她知道的国家，一定要比我多。后来，父亲又告诉她许多国家的邮票式样，她听了高兴得很。前天晚上，我们收到一封信，是俞明从俄国寄来的，信封上有三张航空邮票，妹妹真是快活极了，虽然她在吃饭时也并不多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很愉快的。

妹妹有好儿个洋囡囡。最大和最美丽的一个，叫做巴巴拉。这洋囡囡是从大西洋城一家店里获得的奖品。但她却喜欢那个"洛勃特"。这是一九三五年圣诞节时，母亲送给她的，很柔软、

看来也极活泼，难怪妹妹喜欢她。是橡皮做的，头还能取得下来。妹妹给它洗澡时，总把头拿下来，把里边的水倒出来。妹妹常常独自和洋囡囡玩，给它换上不同的衣服。她也喜欢玩水，甚至常留在水里。有时没有事情做，便去洗脏的手帕，其实，手帕并不很脏，只不过作一种娱乐吧了。她也喜欢力士牌的肥皂，把它切成许多小片，放在水里摇动它成为无数的泡沫。

——阿苔作

现在我有八个洋囡囡：三个是小的，还有两个墨西哥洋囡囡，那是朱莉送给我的，叫洛勃特的那个肚子大大的。

——妹妹注

亚 娜

亚娜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幼小时，住在中国，但现在她已具有美国人的态度了——正直、好动、又聪明。她现在已不止十二岁了。行动像十三岁，但有时候，却不过像十岁。她乖的时候，确实很乖，但顽皮的时候也着实顽皮。不过她无论什么事都很热诚，有时候，我们玩了一次新的游戏，即使这游戏一天中已经玩了三四次了，她依旧还会说："再玩一次吧！"

我们三姊妹中，她最富冒险心，像爬高地、攀树干、触摸虫类，她都会做，只是很怕猫。她看见一只猫的时候，活像看见一只老鼠，这从她的脸上，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她所以怕猫的缘故，是因为从前看过一群新生的小猫在钢琴后边，这样她就怕起来了。

假使亚娜在她的同学面前，遇见我们中任何一个时，一定很怕羞。我不明白在别的时候，她究竟是不是这样胆怯，但我

觉得她一定也同样胆小的。

有好几次，她请了几个美国的同学到家里来。在客人们还不会到来以前，她要求我领导游戏，和她们谈天。我说是做她的同伴，但她却主张我做主人，我实在不喜欢这样。

客人们来了以后，她常说："让我们来做个游戏吧。"客人们说："做什么游戏呢?"于是她便向我望着，用中国话对我说，要我解释游戏的方法。我对她说应该她自己向客人们说明，可是她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望着我。客人们默默地等着，因此我不得不说话了。

有时，她从学校回来，告诉我们她在学校里被同学们嬉笑，她非常愤怒。母亲总回答她说："你为什么不报复?"但是亚娜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甚至还怒在我和妹妹的身上。

要是我和妹妹说错一句话，亚娜也常常挖苦我们。她在开始挖苦我们的时候，总是笑着表示胜利。但我如果不理睬她，她就显得有些失望。那时，我也向她挖苦作为报复，于是她便恼羞成怒，老是许多时候不跟我说话。

她喜欢弹钢琴，她的手指很灵活，很矫健。她富于记忆力，现在她已熟记八九首曲谱了。她弹奏的拍子，大概都是四分之四。她对于轻快的旋律好像不感兴趣，但近来她也偶而弹奏F调的曲谱。

亚娜喜欢当教师，虽然她还年幼，但教妹妹演算是挺热心的。有时候，妹妹忘记怎么样演算，她便斥责她，说她已经还给了先生。她确是一个好学的女孩子，每天预备功课，常到深夜。父亲总叫她停止，但她还是继续读写。她喜欢看电影和游戏。要是父亲说上电影院去，她脸上立即露出快乐的笑容。任

何时候，只要叫她看电影，她总是高兴的。

亚娜自己发明了许多有趣的字眼，有的很巧妙，有的却可怕，母亲讨厌这些。但是有些字词，我们五个人中已普遍使用了。只有外来的客人，不管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如果不经解释，总不明白的。

她喜爱在户外运动。她的行动总是使人喜欢的。我也爱她那种快乐活泼的表情。她的笑话也常引起家人的欢笑。

——阿苔作

母 亲

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许多朋友和家族都敬仰她。对于仆人们，她更是和善、亲切，告诉他们许多父亲从不会告诉过他们的事情。就是发给赏金时，在前几天并不是怎样温和告诉他们，直到临要给付那一天，她才叫我把钱袋拿给她，她便仁慈地付给他们。

朋友到我们家里来，或是一同上酒馆去，母亲总是很亲切地招待他们，时常注意他们的盘子里是不是空了。她常常自己不饱，但只要客人们快乐，也便觉得得意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母亲不像父亲那样，常常撒谎。父亲有时故意说什么东西不见了，或是钱袋遗失了，但母亲总是信而不疑，直到父亲笑出声来，于是她说："顽皮的孩子，想来愚弄我吗？"这些都可以证实她的正直。

她也刻苦地帮助仆人们烧饭、洗衣。本来她的工作，尽可以交给女佣人做的，但母亲却自己愿意去做，连大衣、外衣，母亲也常常自己洗刷，不拿到洗衣店里去。父亲对于这点，也很看重母亲。

我们自己玩的时候，母亲好像并不注意真正的娱乐，但每当饭后，或是欣赏一幅好的图画时，她却觉得十分愉快。

母亲对于孩子的食物和照管孩子方面，总是采取安全政策的。倘若有一个孩子留着要女佣人看管时，那她宁可和孩子在家里，却不喜欢跟父亲一块儿上街去。她说她虽然想和父亲出去，但她的心总是在惦念家里的孩子，一切都没有兴致了。我们对于这点，也非常敬仰她。

有一次，我们周末旅行，到无锡去。那时妹妹只有四岁，所以不会带她同去，但是母亲却很不放心，妹妹和奶娘一同平安地在家里，本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为此，她当夜就搭夜车回家去，不跟我们在无锡过夜。她有妹妹在她的臂抱里，是多么快乐呢！

母亲最高兴和父亲、我们或她的侄女谈谈过去的旧事。她以为这样谈谈很有趣味，但倘若话说得太多，或是过分兴奋，她便觉得头痛。家里的人，都爱听她少女时代的故事，和她以前如何过新年的情形。

母亲本来没有抽烟卷的习惯，可是她在饭后，也喜欢吸一两支香烟。她做许多重要的工作，常是用左手的，但倘若我们用左手拿针线，她却立刻纠正我们。她的书法很秀丽，也很整洁，不像一般人写得那么潦草。

母亲是急性子的人。她如果高声说话，她的声音很远就可

听到。倘若别人对她说话没有礼貌，她总不理睬那个人。但事后，她又恨又怒，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斥责那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过下次她依旧遇着那无礼貌的人时，她却还是跟普通客人一样的招呼他。我们有时劝母亲可以严厉些，但她总是做不到。母亲常常提醒父亲生活上的琐碎事，像剪发啦、洗澡啦，父亲似乎不喜欢这些事情，尤其是剪发。他每次剪发，总经过母亲的催促。母亲也把父亲当做她的大儿子看待；她常把牛奶悄悄地倒在父亲的杯子里，要父亲不注意时喝下去。父亲有时把牛奶倒还给她，有时却听了她的话，喝下去。

我们三姊妹和父亲，常常闹有趣的玩笑，但母亲，却像是家中的长辈，常常提醒我们，要我们注意地毡或桌子。

只有某一次，母亲也喜欢玩起来了，她答应我们，可以尽情地玩。

母亲喜欢买鞋子，她似乎很着重鞋袜。她说："美的基础，就在脚上。"我们住在纽约时，母亲除了买鞋袜以外，差不多不会买别的东西，因为她的衣服，早在中国做好带去的。在五十七街，那里有许多鞋店，她会站在那里很久，欣赏各式各样的皮鞋。她有一双不大不小的脚，腿也生得漂亮，她也有许多很美丽的鞋。

——阿苕作

母亲还是喜欢自己的尖鼻子，还常常自己夸耀。

——妹妹注

父　亲

父亲是个怪有趣的人物。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态度总是

很自然，他和任何人都处得来。

他在工作的时候却十分严肃。他有一间书室，写作时，就把门关着。当然，这在作家，原是很平常的。父亲很少读小说，这却是很有趣的。他读的多是论文、哲学、科学一类；他若读小说，那一定为了某种理由才读的。不过现在他也读小说了，因为他自己也在写作小说哩！父亲倘若读了一句幽默的句子，他的脸上就表示出高兴；如果读了有趣的一段，他便大笑起来。他那种大笑的样子，我们总是学不像。父亲一空闲下来，心情便像个小孩子，父亲喜欢游戏。他也替我想出了好几种游戏，他对我们，仿佛是一个大哥。他常常讲笑话，又喜欢开母亲的玩笑。

父亲喝茶，又抽烟卷，而且数量很大，他说他可惜不会喝酒，不知道酒是什么滋味。他的写字台上，总放着茶壶茶杯，写作以前，他喝茶，又用他的烟斗抽烟。

父亲也喜欢旅行，他爱参观新的地方，发现新事物。最可取的是，他不论中外娱乐，城市乡村，都能享受。他爱看电影，又爱在松树下面睡觉。父亲常常告诉我们，北平的城市和乡村是融和起来的。父亲憎恶上海。因为上海没有山，也没有旷野，但他却在那里住上十年之久哩！

父亲对于我们的教育很注意。即使在散步的时候，他常解释许多名词给我听。说到教书这件事，他是最有耐性的。

父亲很爱母亲，母亲也一样爱父亲。有时因为流动演讲，父亲要往狄德，或芝加哥去三四天，他俩会感觉不见面的烦闷，——我们当然也有这样感觉。

父亲写信的时候，总是写些他所讲述过的事情。他用极简

单、优美、清楚的英语。他每在早晨，把意思讲给他的秘书听。父亲对于好几个中国朋友，非常看重。这些朋友都是学者。父亲常和他的朋友出去旅行，访问古代伟人的坟墓，或者参观某个诗人的故居。

——阿苔作

父亲写作的时候

依照我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模范作家，否则，便是我的自夸。他写作时，仿佛整个屋子的地位都属于他所有。除了街上的小贩以外，没有谁敢去打扰他。看他那种写作的情形，真有些奇怪。

他的书室是一间舒适的屋子，四面全是书架：角落里安置着一张写字台——那只台子上永远是十分整洁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写作的时候，书室是关上了门的，没有人敢去打扰他。当他做完了工作，你可以看见空中罩满了烟雾，闻着烟斗的气味。你也可以看见写字台中间部分堆着一堆纸，这便是他一天中写成的原稿。台子上还放着几本他喜欢读的书，还有他喜欢的笔、铅笔和放大镜。烟缸里的烟灰，总是盛得很满，连台下也满地是烟灰和火柴梗。

母亲有重要事情和他商量，才敢开了书室门进去的。母亲进去，把书室门关上了，我们便在钥匙孔里张望。那时父亲还是在写作，连头也不抬起来，可是他却能知道进去的是什么人。

他写作的腹稿，大多数是在床上打成的。那时，确实是很幽静，母亲翻身的声音也成了一种细微的声息。父亲也在床上运用思想，当全屋子灯光熄灭的时候。其实他并不上床睡觉，他

依旧起来，走到窗口，眺望窗外的风景。我们只在黑暗中看到他的烟斗中发出来的火星，红红的在窗口闪动。他有时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他的写作材料已计划好了为止，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有些时候，也能瞧见父亲一边写作，一边微笑，那种情景，就暗示我们，他的写作，是非常得意哩。父亲常常说，一个人心情忧愁的时候，无论怎样，写不出好文章来；作者自己就憎恶作品，又如何能引起读者们的兴趣？

父亲有了秘书，情形便两样。女秘书坐在椅中，父亲的两手，叉在裤袋里，走来走去，嘴里述说他的语句。你在隔壁房里，可以听得打字机"的的拍拍"的声音。父亲坐着的时候，有时把脚搁在窗沿，或别的地方。他说像学生那样坐得很端正，会使人好笑，也不大舒适。这些就是父亲写作时的情形。

——阿苔作

母亲喜欢用牙膏

母亲喜欢秩序、规律；但父亲却不注意这样，他总照着自己高兴去做。

有一天，我正要睡觉。母亲说："亚娜，刷牙一定要用牙膏，把牙齿刷得清洁些。"这样一来。争辩便开始了。父亲说："亚娜，牙膏是没有用的，只要拿一杯水漱漱口好啦！牙刷也不必用。"

母亲说："语堂，我不赞成，你应该让孩子应用牙刷和牙膏。亚娜，你别相信父亲的话，现在去吧！""看，你不知道科学家已经证明不应当用牙膏吗？你应该吃些相当的东西就是了。"父

亲说。但母亲却又说她知道这意思，她主张刷牙至少要用些食盐。父亲听了笑着说："瞧，我明天要去牙医那里，让他检验一下我的牙齿，以后的五年中，我只用清水漱口。满五年时，我再到牙医那里去检验，看看我的牙齿有没有变坏。"母亲没有话说，但她却这样分辩说："看你的牙齿，被烟薰得又黄又黑的。"父亲又说他可以让牙医除去污垢的。母亲不愿再争辩下去，只说："亚娜，时间不早啦，快用牙膏牙刷去刷牙吧！夜安！"我照着母亲的话去刷牙，父亲显然有些失望，但第二天他却并不会请牙医生去检验。

——亚娜作

父亲的嗜好

有一个时期，我觉得父亲像我们一样——像个孩子。他有许多癖好，好像玩弄蜡烛呀，用各种颜色填我们的书上的插图，以及其他种种玩意儿。总之，凡是平常人所有的癖好，他都有。

第一件：他自然是爱吸烟。父亲醒着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刻停止抽烟的，这样一支一支地直到他睡到床上为止。他在写作时，更大吸纸烟了。他会说过，他如果不抽烟，他就写不出东西来。

有一次，父亲忘记带他的烟斗，他觉得他双手空虚而懒散，因为他没有东西握在手中，他是会觉得空空的。

父亲上百货公司时，如果他们不允许他吸烟，父亲立刻说，从此他不上那铺子里去买东西。

第二件：父亲爱喝茶。他也说过，他每天非喝茶不可。否则，他不能写出什么作品。有时茶烧得不沸，父亲喝了一口，他

不满意的说："呀！洗碗水，不冷也不热，怎么可以拿来喝呢？"而且父亲主张独用一只茶壶，专泡热茶用的。倘若茶里面有了牛奶的气味，这时父亲便立刻要换另外一只茶壶了。

再有一种僻好，就是散步。因为他平时走路非常快。我们全家人出门时，父亲总是走在前面。但是，母亲的步调恰和父亲相反，她走得很慢。我因为比较快些，所以父亲总是常同我一起走。母亲同阿苔走。妹妹老是跟着母亲。要是母亲穿上水貂大衣。父亲就愿意同她走。因为父亲说："如果我不和你走，人家一定要看不起我。现在我同你走，人家会说：'他的太太有件水貂大衣，他一定很富裕的！"，因此，很自然的有了这种规则：要是母亲穿上她的水貂大衣，父亲说认为可以和她走了。

关于父亲和我们玩的事情，种类很多。像一种溶烛油。我们制造假面具、马、房屋、和各种玩具。真有趣！父亲常常买各种颜色的蜡烛，我们热烈地做成许多玩具。

有一次，母亲在医院里，父亲替她捏了一个蜡像，看上去真像母亲！后来我们又开始制造盒子，盒子的颜色很美丽。我们就用它来装邮票。

实际上，父亲有很多的癖好，我不能一一说出，一一用笔写出。

——亚娜作

父亲的嗜好

父亲的嗜好真多，上面说过的，不过是一部分。这些嗜好都很有趣。

在苏州画舫上，我们常常用不同的游戏方法来娱乐。我们

有几种蜡烛放在橡木制成的小桌上。父亲把蜡烛油滴到桌上溶成的一只鸭子模型上去，结果鸭子是溶成了，不过这是第一次的试验。我们真爱这些玩意儿。我们在星期六回到上海，购买了各种颜色的蜡烛。我们又把一种颜色溶在玻璃杯中，琢磨时比较光滑些。当蜡汁软得可以割切时，坚硬得可以竖起时，我们就用一把尖锐的刀刻成房子或是脸面的样子，等到这东西干燥以后，我们再溶下另外的一种颜色，做成房子、人脸，变成可爱的东西，然后又用雕刻的方法，细心地雕刻。接着我用刀的平面铲起来。我们非常高兴发现这种新的技术。但，这也需要技巧，才能做成精美的东西。

父亲常常喜欢干这种玩意，而且，很自夸地给朋友们欣赏。其中有一个朋友，他看了以后，也去试了试，不料他制造得比我们更好。我们到纽约去的时候，还是继续用蜡汁雕刻物件作为娱乐。但是，我们真厌恶做清洁的工作，因为蜡烛油粘贴在桌子上，很难刮起来，而且也不容易弄整洁。

此外，父亲还有收集留声机片的嗜好。倘若是他爱好的音乐，他喜欢听了又听。现在他有了一百八十张唱片，我们每天晚饭以后，他就爱坐在火炉前面，静心的享受好的音乐片子，并且，熄灭房子里所有的灯光，仅仅留着火炉中荧荧的柴火。

父亲特别爱在乡村中散步。在清明的早晨，或者在新鲜的空气中，悄悄地徘徊，或者穿上不透水的雨衣在细雨中漫步，或者持着烟斗在林中徘徊。

——阿苔作

父亲的宵夜

父亲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为了这事，母亲时常笑他。

有一次，他觉得饿了，烧了五个鸡蛋，还吃了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总之，他夜里吃东西的次数很多。

父亲说："昨天夜里我觉得饥饿，我一直想了十多分钟，不知道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一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末，我便不能入睡了。"因此他起来了，独自在饭厅里，吃了一些他爱吃的东西。母亲看见以后，大笑起来，并且将这事告诉了我们。

"可怜我吧，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但仍旧有点饿哩！"父亲这样说。母亲最喜欢看他吃东西，同时也笑他。

每天，我早上起来，往往看见靠近父亲的桌子上，满堆着桔子啦、生梨啦许多果皮。

更有些时候，我在半夜中醒来，会听到厨房里有响声。你可想象到这是谁的声音吧？

我不时想起，饥饿对于父亲是件可怕的事。他最恨的一件事，就是人家在八点或八点钟以后吃饭。倘若人家请他吃饭，必定先和我们一起先吃饱，然后才去。

我认为一件我喜欢父亲的事，那就是他可以随时吃煎鸡蛋，而且倘若他一个人独自吃的时候，鸡蛋的味道特别比我们一起吃的时候香些。父亲有时上铺子里去，经常买些糖果回来。但他不肯让我们买回来。

——亚娜作

父亲的泥马

一天，父亲买了一桶泥回来，这使我们都非常吃惊，后来他说他预备做一只泥马。不久他立刻动手，开始做他的泥马。

每天他写作疲倦了——那时他正写《生活的艺术》——他就去制造一匹小马，后来捏成了一匹大马。

父亲拿了一块泥，先想把马头做好。结果，做得并不怎样好。后来他说这不过是个模型，等到他做完时，经过仔细的修改。直做了好几个星期，才件件做好了。可是父亲还说他现在要在这件玩意上，好好地加些工夫哩！

起初，父亲认为这马没有办法，因为做得很不像；马的鼻既不正，而脚又不能站直，整个躯体并不像匹马。所以这匹马立在桌子上，足足有一个星期左右。这大概是为了父亲因疲倦而懒惰的缘故，不久，这匹马又在父亲的手中了。

可怜的泥马敲碎了

父亲去瞧波荔佛的肖像，结果，从那像身上获得一些正确的标准。从这次以后，这匹马修改得比从前好多了，自然，还有许多地方，并不怎样相似。后来父亲又到酒店的玻璃窗上去看看那匹“白马”。经过这些细心的研究，才使这匹马像样多了。父亲又叫我们评判。我们都看得出马的鼻头做得不正，还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生得低些。父亲拿块泥粘在马眼睛上，使它生得高些。现在鼻子的位置也正了，一切都修饰好了。父亲得意的说，他要把这个模型开个展览会。这是父亲对这尊泥马感到满意的最后一天。所以他把泥马的身上漆绿。那颜色是青

铜色的，漆到那泥马身上，闪闪发光，父亲每次漆完以后，双手都很脏。但他口述文章给秘书时，双手却已洗得干干净净了。

是一星期以前，这匹泥马干燥了，站在大厅中的桌上，看上去是那么专横而雄伟。

一天，来了一个不识趣的朋友，父亲本来是常常厌烦他的。所以他托言有事，独自走进父亲的房间，父亲既然不在，他关上门，自由行动起来。这天，他取起泥马，把马漆成金色。此外，他还用手指打上印——表示这确实是林语堂制的。他把名字和日期都写在台上，这青铜色的马终于制成金黄色了。

二月五日那天，泥马和别的东西一起放进箱子里去。横渡大西洋，经过意大利，到了蒙登，父亲把泥马取出来，可是脚都碎了。

这使父亲觉得很难受，父亲立刻把这些碎块拚拢来，居然又成完全的马了。

一天，它站在壁灯架上，忽然有人把它碰倒了。因此，这可怜的雄伟的泥马就跌断了腿。我们要迁往巴黎时，父亲不能决定，到底这匹泥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结的地步。但母亲已下决心，把它抛在字纸篓里。所以这匹泥马和废物一道运去，虽然这马是林语堂的心血结晶。

——亚娜作

父亲和他喜欢吃的东西

父亲喜欢吃烤牛肉是出名的，这我已在上面说过了。他的胃消化力很强。不过，父亲怕吃冷东西。像吃过饭以后，他并不需要吃水果。在酒吧间，他只要咖啡或茶。关于他的生病，故

事是很长的。

父亲的胃口很好。就是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像没有生病的人一样。他并不像一种爱客气的人，真正饥饿的时候，嘴里还假说："我不要吃什么。"今天早上，他还向我讨两只梨。他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我的病就会好了。"因为父亲不把任何事情看得很严重，所以他能多吃。读者读到此地，请别把父亲当作一个馋嘴的人看待。

母亲在刷牙齿以前，是绝对不吃东西的。但父亲在匆忙的时候，连刷牙的工作也会忘了。父亲所以有这样好胃口，一方面全靠母亲的照顾，才能不生病。另一方面，又赖母亲给他吃他所不需要的东西。其他的食物都是父亲所需要的。如果父亲说："牛肉汤味道很好。"这意思说他要多喝一些。哼！父亲的肚子实在有些奇怪。他虽然尽是吃些好东西，但他的身体并未胖起来。这也是母亲喜欢减胖成瘦的缘故。不过，实际上母亲并不比一般美国人胖，就和中国人比，她也不能算胖子。父亲在禁止吸烟的地方，他从不像一般学生那样，把烟偷偷地吞下去。

——亚娜作

父亲的童年时代

这是一件滑稽事情，一个牧师的儿子，竟会写这本《生活的艺术》。父亲在小的时候会对祖父说过要写一本书，使全世界都闻名，现在他的愿望是满足了。父亲生于一八九五年的十月十日。他有五个弟兄，而他是倒数第二个。有一天晚上，父亲嘴里吸着烟，坐着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童年的故事。

他十岁时同哥哥上学。父亲说那时他还小，他不以为读书

是一件好事——因为都很容易学。

有一次要考试了，父亲不去预备，还同朋友去钓鱼。次日父亲依然得到很好的成绩，可是那个可怜的朋友却不能。

在夏天他们常穿着破了的鞋子，连脚指头也露在外面去踢球。他们吃饭时手都不洗的，有时甚至在夜里他们到教师的桌子上，偷看明天的试题好去预备。第二天教师便奇怪全体的学生怎会成绩那么好，这些都是父亲童年时代所发生的事。父亲说那时最快乐的一瞬是：住在校中一年见不到祖母，到了回家时走进门口便高声欢呼祖母，倒在祖母怀抱的一瞬。有时那船划得太慢，他们因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欢娱，跳上岸便奔去。父亲说到家的另一方法是静悄悄地藏躲在屋中，等着祖母的经过，突然的冲出来拥抱着她。所以父亲说他们到家时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大问题，那是船在半路有一站，那里人民吃猪肝汤，或是油煎饼，一样的可口，一样的价钱，都是一角钱一个。于是便要决定 究竟吃那一样才好。假使我是父亲的话，我要油煎饼。

父亲说在学校他们每星期只用一角钱，而且觉得很够用了。母亲好像觉得那时的父亲比现在好得多。因为父亲把大部分的钱都是用来剪发的！你想，父亲会不待人催促而自己到理发店去理发哩！其余的钱父亲用来买糖果，当然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买糖果是很自然的。

父亲从中学毕业后，祖父送他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

那时他才认识读书的价值，真地做了一个好学生。他每年得到金质奖章，直到他自己放弃了让他人去得到的时候为止。父亲说在上中文班的时候，他是最顽皮的一个。但父亲解释那是

中文教师自己太腐败守旧，他说人可驾着汽车到美国，因此全班学生都轻视他。父亲带着英文书上中文班，教师在上中文时间读英文。这时父亲是读神学系研究怎样传道，后来主教却对他说还是不做牧师的好，因父亲读《圣经》越多便越不相信它了。他说从不预备《圣经》的功课，当主教问到问题时，便虚构了故事而猜度它。有时他的猜度竟会不错，但有时竟会说出《圣经》上的另一故事。

不久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订了婚。母亲等了四年，等候父亲来娶她，后来她自己对自己说："这位语堂先生，他已和我订婚了四年，但为什么不来娶我呢？"

结果是在一九一九年结婚的。但当我后来索看结婚照片时我很失望。母亲说："我们摄了好几张，但我们将底片交给语堂的兄弟后，他放在衣袋里，哪知道底有个漏洞竟失落了。"我是为这答语而很懊恼，但我可幻想到这照片是怎样的！

结婚以后，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父亲在哈佛大学读书，每科都是"优"等。后来到德国留学，他们住在寄宿所中。母亲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当她取衣服去洗时，她看见袋中露出了尾巴，父亲拖出来，原来是一只活老鼠！母亲被这长的尾巴吓坏了，由父亲把它掷在厕所中。

母亲在德国患盲肠炎住在医院中，那时他们很穷。母亲进医院的那一天，他们袋中只有十三块钱，父亲每天只吃五分钱一包的麦粉度日，于是他们打电报到中国要钱。

一天母亲去看医生，医生说母亲也许将来不能生育了，你想，母亲哭得多悲伤，虽说我自己并没有看到，但是当母亲在德国怀孕阿苔时，父亲说："我们还是回家去，否则阿苔将要成

为德国人了。”所以他们买了船票，动身的那一天，父亲去应博士试。但母亲很烦恼，假使父亲得不到学位怎么办？父亲对母亲说别人既能考取为什么我不能？后来在这天的十二点钟母亲正在大道旁等，教授伴着父亲来说他已荣膺博士头衔了，母亲真快乐得在大路旁同父亲接吻了。于是他们便回中国来。他们到达了厦门，而阿苔也在五月六日降生，阿苔生后，每天下午哭，因此引起祖父的发怒。后在北京生了我，母亲说我是医院中十八个孩子中最胖的女孩子。不久在上海生了妹妹。在一九三六年我们去美国，现在我们是在法国。

——亚娜作

父亲和旧金公司猜奖

旧金公司的猜奖在美国很普遍，有一次父亲也去参加过。起先他想买他的纸烟，但后来我们知道可凑空壳包时，我们大家就帮着找寻空壳包。这十万美金的头奖，当然任何人都想得到的，这是一笔大数目的金钱呀！

父亲日夜为此忙着，有时遭到了困难他会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找寻解答。我们都认为至少我们可得十元奖金。父亲不愿用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取了一个“林语珠小姐”的名字。母亲认为父亲是疯狂了，她决不相信他会得奖的。但父亲说：“假使别人可以得奖，为什么我不能。我也并不在一般人水准之下呀。”所以我们孩子们都帮着父亲凑空壳而猜度出东西来。后来有人把答案刊出来，每本售五角钱，父亲便买了一本，查对以后，发现了两个错误。所以他换名再试。因我们又凑集了五十个空壳。有一夜我们拿出来，一直工作到十点钟。有一

个答案父亲认为他是对的，而波斯顿人把答案刊出来出售的书里有一个却是错的。所以父亲把上星期的答案寄给旧金公司去。那是很兴奋的。我们等候着旧金公司的来信。说这十万美金是我们的。但一个月后，答案已刊出在报纸上。有一千个人得着头奖。所以我们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我们找寻林语珠的合字。但——没——有——。也没有林语珠。我们于是再查对答案，才发现有一个是——错——了。父亲很失望。但这却教训了父亲，著书比猜奖确能赚更多的钱。

——亚娜作

我没有——妹妹注。

父亲在演讲时

父亲常到俱乐部或会场，或类似的地方去演讲。假使演讲可赚钱，他也许觉得好些，但他现在真觉憎恶极了。有时我想，他怎么把讲演稿会写得那样快。好像假使指定的演讲时间是八点钟，他决不在一星期前预备，或到他书房中去实习，他只是在五点三十分去散一会步，回家后洗洗脚，到七点钟坐在书桌边思考一会儿，于是关着门把大纲用打字机打出来，到八点钟他早已预备好了。

有一次我们在“胡佛总统号”轮船上，他们让他演讲。我们孩子们也去听讲，因为在船上我们可以自由进出。许多船上的侍者也来听，他们觉得能够服侍父亲进餐而自得。他开始演讲时，许多人望着我们，使我们觉得很不安。在他讲完后人人都拍手，母亲却对我们说不要拍手，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能太骄傲。所以母亲在公众所从不作赞词，但回家后才向

他祝贺。

我们听父亲的演讲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有时他谈到严重的事情时，他的脸色会发红，似乎很有丈夫气。他从不会上场昏晕或发生任何的意外。父亲像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使他在演讲时从不停止。有时人家请他演讲，在事前并不通知而临时请他的，但父亲会讲下去，无穷尽地讲下去。

父亲出发去演讲前，母亲便到他的书房去温柔地说："语堂，头发梳好。"父亲向她微笑而去拿木梳。有时他在进餐时想到了题材，他便起身去打出来。有时他会使你头昏，因为他忽然从书房走进餐室，忽然从餐室又走进书房。所以父亲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亚娜作

父亲和剪发

母亲：语堂，你的头发该剪了。

父亲：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

母亲：但是太长了，你去照照镜子看。

父亲：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整洁得不像作家了。

母亲：语堂，你应当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

父亲：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我自己觉得太长了才去。我已经四十三岁。

母亲：四十三岁是四十三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

父亲：我要使我的头发像某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啊。

母亲：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

的头发站在讲台上，真要觉得惭愧的。

父亲：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

母亲：穿上大衣吧，第八十四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

父亲：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下一天——

母亲：你到理发店去吗？

父亲：不，我要预备演讲。

母亲：不，请你吃过中饭再去吧。

父亲：啊！中饭后我要睡觉。

母亲：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再去吧。

父亲：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

母亲：但你也许是的。

父亲：我不是。

母亲：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

父亲：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

母亲：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

父亲：对的，香！

母亲：谢谢你。

——亚娜作

父亲和他的烟斗

这烟斗父亲是用来当作各种应用的东西。第一，当然是吸烟。在烟斗的圆端，放烟叶的地方却用来擦鼻子。这端常是热

的，因为烟叶常在燃烧。父亲的鼻子常发油光，这温暖的烟斗在鼻子上擦着很适宜，所以父亲常用他的烟斗擦鼻子。这种烟斗的一端揩上了从父亲鼻子上来的油腻。另一端，用作指使东西的。他指使人们，或敲椅子上的钉子。这烟斗是每天要清洁一次。但烟油常很有气味而乌黑的。有时父亲不小心，嘴上碰着烟油，于是他说他尝到了苦汁，就在街道的角隅吐了一地。

父亲说没有他的烟斗他什么事也做不了。有时他放下他的烟斗或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便不做事，在全屋中乱跑，嘴里说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哪儿？烟斗、烟斗。"当他找到后便大笑而觉得满意。父亲当为他心爱的烟斗而发狂。他说："我在一小时前装的烟，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点燃过。"于是当他有空吸烟的时候他就说："现在，我可做一件事情吧？吸烟好吗？"虽然他是这样的问，但在我们回答前，他早已在吸烟了。

父亲和母亲开玩笑

"啊！香，我的钱袋——"父亲忧愁地说。母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仍强作微笑，但她的心很沉重，她说："你失去了……""我的钱袋。"父亲回答。母亲以为父亲是失去钱袋了。父亲又继续说："我的钱袋，我的钱袋。"直到父亲显露出半笑的脸色说道："香，我的钱袋，是否放在新大衣袋里。""语堂，你已愚弄了我十八年。"当然母亲为了钱袋没有遗失而快乐了。父亲于是大笑着说道："看这钱袋放在袋里是太大了。""现在正是到汤姆士·柯克去的时间了。"于是父亲便出去。

"哈哈！"母亲说，"有人忘记了他的烟袋哟！"父亲出去后，我们都大笑着说道："有人忘记了他的烟袋哟！"隔了很久，父

亲回来说："给我寻找我所遗忘的东西，容易不容易？""什么东西？"母亲问。母亲向我们微笑。我把烟袋捏在手里藏在身后时母亲又说："什么东西呀？"父亲说："我失去了我的烟袋了。""语堂，你真是一个大孩子，你常会失去东西的，你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父亲喊说，于是我们都大笑。"我不知道你的东西在哪儿呢。"我把钱袋拿到他的眼前。"是的，是的，是的！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了！"父亲从我手中接去烟袋后，即刻便装满他的烟斗。

——亚娜作

我的名字和故事

我的名字并不是"亚娜"，而是"林无双"。但我们到了美国，父母决定叫我亚娜了，因为美国人不会读中国的名字，他们见到了我的中国名字的拼法，各人便有各种的读法。

我憎恶人家叫错我的名字，正如叫错蒋总统的名字 Chiang Kai-shek 一样。每一个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不敢提 Chiang Kai-shek 三字说得很响，因为他知道他读不正确字音。中国的名字在欧美各地的读音到处不同。

我的父母呼我阿娜并不是从现在起，阿娜是我的乳名。母亲常给我们起奇怪的乳名。他们叫我亚娜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们在北平的某一天，我到公园去。我坐在那里，一个外国孩子走来对我说："No No."我不知道什么意义，但跟着说："那、那、那、那。"我回家后每天都说"那、那、那、那、那。"所以母亲叫我亚娜，中国人常喜加上"亚"字像法国人读 A 的音（许多美国人叫我阿娜（A-nor)。所以我的名字叫亚娜（Ano）一直

到了美国。但我的名字的拼法还未完全，而末后再加上“R”，也不能一定说是完全了。

“R”这字母是在美国加上去的。有人向父亲问我们的名字是什么？父亲说：“阿苔——亚娜（Ano“R”）和妹妹。”因为父亲以为 Ano 的读音不大好，所以后加上一个“R”。

所以我的名字的字母是一个一个增加的，我希望，现在是完全了，但也许有一天又有什么字母加在“Anor”中的任何地方。

我不大喜欢亚娜的名字，因为不中不西。但和外国的名字比较，那末我宁愿叫亚娜这名字。

许多人向父亲说：“语堂先生你好吗？语堂夫人你好吗？”我们要笑他们竟有权改变我们家族的姓氏。但同时我们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把家族的姓氏放在前面，这种次序是比较有理性而更为准确。讲到准确，中国的信封也合理得多。我的意思是信封上的写法应是这样的：

法国

巴黎

尼古拉路五十九号

林语堂先生

这样使邮局容易送达，先看什么国家城市，逐步的写到收信人。但现在欧美各国恰好相反，而是从后面写起的。

再回到谈名字，假使任何人能把我的中国名字读得很准确，我喜欢他叫我中国的名字，否则还是亚娜好，但我不愿有单名像 Rose 和 Betty 或其他的。

中国的名字有意义而外国的却没有。在中国，无双的意义

是“没有相对”，换句话说就是唯一的意思。

——亚娜作

我的中文名字

这一篇是我名字的中国字写法。我们有各种的写法。中国字有些是会意，有些是象形。

林，我们家族的姓氏是林。意义由于两木以上造成许多的树木。

我的名字有三十八种的写法（略）。

汉字的古体，是从石刻，墓碑，图章等收集而来的。

我们的字有许多部首但没有字母。我们把各部首合成一字。所以我们比较西方的文字更多有趣的字。我的名字是无双。那意思是没有相对，而双的写法又是这样的（略）。

我们名字的意义是奇怪的。阿苔也是如此，那等于法文的‘Commei Ca’，意思“像这个”。而我的名字的意思你们已是知道了。

——亚娜作

家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

我知道，谈我们房中的老鼠不是一件荣耀的事。但不管怎样，看林语堂先生怎样捉老鼠那却是有趣的事。

美国的房屋也有老鼠？是的，在美国我们自己捉到了老鼠。因为房屋实在是太旧而年久失修了。

突然发生着吱吱的叫声，一个黑色而有长尾的东西穿过了客厅。“啊，一只小老鼠！”妹妹喊得很响，确实是一只小老鼠！

“爸爸，房间里有小老鼠!”我们都向父亲喊。于是父亲赶快从坐着的椅子中站起来，放下烟斗，跳上地板。“一只老鼠!一只老鼠，现在在妈的房间里!”

所以父亲拿了一把扫帚和厨房中的一把火钳奔进房间去。他先把门窗都关上，再问谁愿意进去帮他打老鼠?当然阿苔是不可能，在这时她所能的只有笑。妹妹和母亲是怕老鼠的，所以剩下的只有我。我爱好这种冒险的事情，所以我赶快进去把门关上。我们两个开始在房中侦察，父亲把扫帚柄敲着地板来吓它。

他们三个听到房中的大闹声，而我们也听到了房间外面的欢呼大笑以及脚步声。现在我们在哪儿找到老鼠呢?我要说没有，但是小老鼠又到哪儿去了?所以我找这小老鼠找得很失望。啊，但是也许在洗澡间里!可是爸爸告诉我不要进去，因为洗澡间太小挤不下两个人。于是他把洗澡间的门也关上，果然这只小老鼠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接着父亲发出一片大闹声。

结果，老鼠毕竟是老鼠，而父亲也毕竟是父亲，小老鼠的头被父亲打着了一下。

“我捉到了，我捉到了。”父亲跳跃着出来，一手拿着扫帚柄，上面挂着小老鼠。我们都笑父亲摹仿无线电城中女孩跳舞的样子。一只脚在下，一只脚向上，一只手撑在腰间而另一只握着他的俘虏。

“我们把它掷到哪儿去?”妹妹关心地问。母亲很安闲地回答说，“当然，丢到梳装间的水沟中。”“但假使塞住了呢?”“不必担忧。”这便是回答。

所以小老鼠是这样的掷去了。此后便引起了一片谈话。

“这只比我们上次捉到的大。”

“它的尾巴有这样长！”

“这个很肥。”

“我原想父亲是捉不到的。”

“这很容易。”

“我希望不要再有了。”

还有一个关于父亲和另一只小老鼠的故事。那是很有趣的。

又是在美国的房间中有小老鼠。但是故事很可怜。

一只小老鼠也可说是大老鼠，横穿过客厅，父亲用地毡清洁器去打它，可怜的小老鼠不幸竟一半轧在清洁器中，因为起先这小老鼠恰在清洁器的放垃圾部分。父亲想把盖揭起来，但父亲开了一半就松了手，于是这只可怜的小老鼠便一半轧在清洁器中了。还活着！父亲想打死它，但有些不忍的样子。那只小而圆的眼睛望着父亲好像在说：

“你们人类，为什么要打我？我并不害你们。我真不知道。可怜可怜我吧，我也有母亲！”

这样的景象使父亲心软了。我也记得那情景是很生动地吱吱地忍不住痛苦而叫着要求援助。看上去真像一只和善的老鼠。而现在——怎么办？我们不敢把它杀死，见它这样而再把它杀死是太残忍了，让它去吧，但我们也不能，它已经受伤了，放它去只有给它受痛苦，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只小老鼠怎么办？

譬如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办？每一种方法都似乎不相宜，而你也不能让这只可怜的小老鼠老是吱吱吱地呼着痛苦而不管。你想你将怎么办？我先来问你，然后再告诉你，我们

是怎么办的。

你可想出了没有?我们所做的是揿后面的电铃叫一个人来。于是我们告诉他全部的事实而吩咐他取下去随他去处置，沸水烫死它，用火烧死它，或用炸药来炸死它，随他去处置。而我们的愿望是不要再看见这个难看的面孔。

父亲说:“捉一只老鼠和杀一只老鼠，或其他的任何事都有难易的两方面。譬如，我不替老鼠猜度设想，而敢捉它，毫不为它思虑而打它，正如你当做便做。这是容易的而敢做的一方面。因难的方面是在你为了它设想。正如想到这老鼠是多么可怜，那末你还忍心来杀死它吗?”

那能干的人去后，我们见到厨房里有一滴血渍，地板上剩下一小段腿。

于是你不能用扫帚来扫，使扫帚染有老鼠的血迹，你不能拿布来把它包起来，用肥皂来洗去这老鼠的血迹，那是似乎太可笑了。

所以家庭会议的结果，是用报纸把它包起来掷到垃圾箱去。

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事是完全解决了。谁去包拾起来呢?

你不能选派谁去做，那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总是要自告奋勇。阿苔是一个好女孩子，她去取起来，包得很好，去掷在垃圾箱里了!

——亚娜作

我是怕小东西的，像老鼠和小虫这一类东西，我都怕。

——妹妹注

家中的歌唱

我和父亲都不大会唱歌。父亲曾说："我会做很多的事，譬如做一个缝衣匠，一个擦皮鞋的人，一个作家，要是当一个演员倒也行，但是唱歌这件事我不会做。我既没有男性的低音，也没有女性的高音。"这想这话是很对的，可是父亲能弹奏一手很纯熟的钢琴，母亲有一个完全高音的歌喉，她曾参加过好多次音乐会。

晚饭后，父亲从《世界名歌选》中拣了几首出来消遣。"来，香，你是F调?"母亲回答说："不错"。于是她走向钢琴，把她的一只手臂围架在父亲的头上，孩子们也跳着到钢琴边去。亚娜是在母亲的旁边，家里人都爱听她娇美的声调，她跟着唱时很有妇女气，妹妹便跟不上了，所以老是站在旁边望着，因为我不会唱，也只好站在边旁呆看。每次他们在唱高音的时候我也附和着唱，想把自己嗓音喊破似的，大家发笑，教我住嘴。那时妹妹说要上梳洗室去，我便伴着她。于是他们三个便可平和地发展他们的歌声了。一会我又疾奔而来，当我走到钢琴前，我们立刻改变步调而用足尖轻走，因为他们正在唱着很庄严而肃穆的歌。

母亲的音调确实好，我可以说她假使是个音乐教师，那她的歌喉一定会发展到尽善尽美。亚娜的歌声从没有唱到像母亲说话那样响，她唱的时候，常把嘴逼得尖尖的。

那时父亲说："让我给妹妹奏约克的号角"。于是妹妹坐在椅子上唱，其余的都唱得很低，以便听得到妹妹的音调。从约克的号角我们转换到幽谷中的农夫。大家都唱，父亲和我也唱。

父亲唱得真响，他想学男子的基本音而再转变。我们笑得也很响。

父亲告诉母亲唱《一天完毕了》，而同时教我弹琴。我不耐烦，会有碍于钢琴的演奏。我便说："父亲弹奏得好。"大家都十分同意。于是父亲奏而母亲唱。

一会儿以后，父亲要亚娜和母亲唱G调。他们这样唱时，妹妹和我想徐缓而端庄地跳舞。这很有趣，亚娜也加入我们一块舞。我们有了三个人同舞。我们互相一鞠躬时，大家撞着了头。这种活动很辛苦，所以后来每一个人都到起坐室中去休息。

——阿苔作

我们的表演

我们怎样开始这演剧的念头，我是想不起了。我猜想或是由于父母的鼓励而来的吧。我们的表演差不多每季有一星期之久，在这季节以后，我们对此厌倦了而忘记了要隔几个月再开始。

父亲和母亲常常喜欢我们的表演，至于别人，我想他们是不会了解的。

在一个懒散的下午，亚娜和妹妹要想预备一幕晚餐后黄昏时的表演。我不喜找寻材料和预演，所以时常拒绝，几乎每次都让他们去忙，否则他们在这下午会觉得寂寞得难过。后来我同意了，我们都开始想我们将扮演的角色。时常我们演我们朋友的实况，每一个摹仿一种特性，以表现这个人的个性，然后我们想出一种对话，确实是这些人曾经说过的，当然我们是采用有趣的个性。当这些都想出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选择我们

表演的角色。时常我们为了某一角色而争执起来，然后终归言和。在预演的时候，我常告诉妹妹怎样演。我们对于每一种生活的实况都预演两次。第一次计划地位和对话，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们计算表演的时间。当然会想出新的意念，同时感觉到，这些是在预演中没有人可以想到的。

对于服装我们有时有，有时没有。用服装时，便用到许多东西。母亲的浴衣，父亲的领结、围巾，橡皮鞋和衣裤等等。我们本喜欢有服装穿，但在表演以后的洗刷工作，那是各人都厌恶的，所以我们不常用这些服装。

亚娜和妹妹排戏单，常做得很好。

吃过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我们便开始表演。在开始前对于服装和所扮的角色都大笑不止。为想抑制大笑，我们便出去自己喊："一，二，三，我们开始表演！"这动作有时好，在我们开始这样说话以前我们都发出大笑。大笑时我便做不来别的事，只有坐在地板上大笑，笑到眼睛里流出眼泪。

这些过了以后，我们才开始表演。妹妹不管是表演什么，总是很庄重的，她常常警告我们：停止大笑。父亲和母亲是唯一的观众，都对我们的滑稽和动作的熟练而大笑。有一次我想把妹妹抱在臂中带给亚娜。这是十分滑稽的部分。我又发出大笑以致妹妹和亚娜都跌在地上。幸而，我们都没有受伤。后来我和亚娜掉换角色而让她去抱妹妹。我们扮演得十分有趣，而父母们在我们表演时也常会大笑不已。

——阿苔作

错乱的帽子

这天父亲买了一本杂志，上面有各种错乱的帽子。他们用一架尘刷、一个烘饼模型、一种蔬菜、几个美味的面包卷等等放在帽子上，而帽子上面反缚着美丽的丝带。我想这种帽子原来一定是非常好看的，但你总知这些面包卷是吃的，尘刷是拿来刷屋子的灰尘用的，拿来放在时髦的贵妇们帽子上，看起来自然是令人大笑了。

所以我们孩子们决定，这夜创造一个错乱的帽子，极力的错乱，而让父亲决定哪一顶帽子最好，那时母亲不在家。

这样我们每一个都走到冷僻的角落，那儿没有人可以看见，直到预备好为止。我们都想收集各种破乱的东西放在帽子上。

结果是这样的！第一次阿苔的帽子得到第一奖，第二次是我得到。

阿苔装得够错乱的，头上放了一个留声机唱片耳边上挂着抹布，另一耳边上是板刷，头发上插着许多钢笔、铅笔、纸张、各种读书时需用的东西都在她头上。

第二次阿苔的帽子上有各种的调羹，每一个都竖立着。我有一个沉重的废纸篓，其下是一个柔软的坐褥，当中站着妹妹的橡皮洋囡囡。妹妹有一个到市场去用的布袋，在她的耳边挂着调羹。

这样竞赛以后，我告诉阿苔说扮一个时髦的贵妇确实是容易的，因为这些错乱的帽子都不会有比我们今夜所有的更好了。我觉得这全世界真的错乱而发狂，她们应当有小电灯泡放在帽子上。电光照到她脸上，可使人在夜间见到她的真面目。她更可

依照她的脸上适用什么颜色时，可有这种颜色的光，照耀到她的脸上。我们想这是一种很好的概念，这世界确是这样错乱的，也应有这种帽子来改变一下。

阿苔想了一会以后，也开口说："在各人能将各种蔬菜和水果作成衣服后，那末我想将来的世界在百年以后，一定是大不相同了。他们将认为我们现在的衣服是奇异的东西。也许在二十一世纪所穿的衣服正是我们想象的。"

——亚娜作

我把一根红萝卜作为我的香烟，一个竹篮作为我的帽子。

——妹妹注

父亲对于各种事物的意见

我要父亲同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关于各项事物的意见。

父亲：阿苔，这碟菜的滋味很好，是不是？

阿苔：是，我常喜欢吃中国菜，很好吃。

父亲：不错，你对。在美国或任何欧洲哪一国的菜，你只有一大块的切肉，切了再切。没有丰富的蔬菜，只有洋山芋。他们所吃的面包，只有几片。这就是为什么我憎恨外国食物的原因。

阿苔：是。

父亲：而在中国菜中，你可将美国菜中只够一个人吃的一块肉，切成许多碟子而与别的东西混和起来。假使有客人来，你不一定须要为他添什么东西。但在外国菜里你必须再添一份来。

阿苔：是，不错。但你愿做一个男孩子？

父亲：当然，我要做一个男孩子或男人。在我看起来，做

女人是比男人更麻烦。譬如在世界我既是一个女孩子，我喜欢做一个女孩子;同时假使我是一个男孩子我便愿做一个男孩子。但假使我是一个男孩子，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坏男孩子，还是好男孩子。

男人比女人出名的多，男人比女人赚的钱多。男人没有像女人这样多病。假使发生什么事情，女人常比男人更怕事。女人留心社会和他人对她的意见。男人不一定要留心社会，可以没有钱而独自生活。但是女人对于各种事要处处留心，她们说是为了社会的缘故。

阿苔：我也愿做一个男孩子。

父亲：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儿，我常对你们说女孩子是比男孩子幸福，因为能有美丽的衣服，但男孩所穿的永远是灰色、黑色和棕色。当然，一个囡孩子从三岁到六岁或七岁的时候会这样想。但长大以后，不用旁人告诉，也会知道的。

阿苔：谈到衣服，当然，女人有极好的衣服。

父亲：你不要这样说。但不论怎样，女 孩子比男孩子在这一点上占了些便宜。这是不容抗辩的。

阿苔：啊，我无所谓，但你要哪一种？中国的服装还是欧洲的？

父亲：好，各有长处。谈到男人，我一定愿意要中国的服装。一件长袍从肩上一直到下面，旁观好像一件睡衣。但是看到外国的服装，内边附着于皮肤的是一件衬衫，此外是短衣和上衣。在你头边一件东西像缚狗那样的缚着，称之曰："硬领"。而紧紧在你头上缚着的领带真像狗的锁条。这岂不是愚蠢和疯狂吗？假使一个胖子穿上外国的服装，他的肚子在中间凸起，这

衬衫角正在肚子中间飘扬。一根带子拴裤子和衬衣相接处，你想，这裤子怎样拴得牢？

阿苔：哈！哈！不错。但对女人怎么样呢？

父亲：外国的服装有许多的变化。你能穿许多的种类。但中国的服装可不能。因此我想我若做一个女装的成衣匠，给贵妇们设计服装。我将把中国的服装变成许多不同的式样。

——亚娜作

妹妹的集邮

一天，父亲在五分和一角商店中，以两角钱买了五百张邮票，希望阿苔和我对邮票发生兴趣。第二天，阿苔和我坐在地板上拣出不同国家的邮票。妹妹走来看到了，她也同我们一起坐下，帮着把邮票上的纸撕下来，后来又帮助我们拣邮票。她一步一步地做得很整齐。我们吩咐她说："妹妹不要动邮票，因为你不懂。"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把邮票都忘了早已不玩了。而妹妹却每天拿出来玩，数星期以后，父亲见到邮票成为妹妹最欢喜的东西，父亲又给她买了好多邮票。不久以后这本邮票簿都贴满了。父亲给她买了一本更大的簿子。一天，我们见到妹妹已知道了许多的国名，像赫查兹、阿富汗、尼加拉瓜、波多黎各、萨尔瓦多、索马里等等。而父亲已经告诉她说这些国家在哪里。现在她已经能把这些国家默记在心里，她会说："从墨西哥下来是宏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家中除了父亲和她，谁都不知道是在何处，以及其形势是怎样。她玩邮票时，她必须要数邮票的数目，到现在大约她已有一千三百张之多。但我不相信她，因为每次她数邮票

时，都逐渐减少。今天她说一千二百五十六张邮票，但在昨天她却是说一千三百八十九张。假使不是计算她的邮票，她就一页一页翻着唱，好像唱“玛丽有一只小羊”。不唱这句时，她便唱国名。例如卢森堡啊，卢森堡等等。有时我能听到她坐在梳装室中，用“玛丽有一只小羊”的音调唱邮票上的国名。有时我们指着一张邮票说：“这是一张蓝色的邮票，上面有两个武士在战斗。”她立刻就说这是意大利邮票。即使是冷僻的国家她也能答得一点也不错。

第一本簿子是一本大的红色簿子，第二和第三本是绿的，她一共有三本邮票簿。现在她差不多都能够认出每一张邮票来，假使在店的橱窗中有了邮票，我们必定要来愚弄她说：“妹妹对于这店是全然没有趣味的。”那时她知道我们是暗示邮票了。

——亚娜作

我计数时我常说“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这样计数我计数是很拙笨的。”

——妹妹注

我需要一个房间

我愿有一间屋子，我十分欢喜的是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要有一排窗子、一张床很低而柔软，一张我自己的桌子，没有人可以看见怎样龌龊或不整洁，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愿有一架钢琴，要小的，我寂寞的时候给我玩，还要一个沙发，那也要低而软的。在墙上我欢喜有父母和姊妹的照片，室中必定要充满阳光，这沙发放在靠近窗子的地方。当我感到太清洁的时

候，我穿着龌龊的衬衫。我喜欢室中摆满了镜子，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匣铅笔和颜色笔，旧的和新的，另外有几张好的图画纸，在桌子中央堆着许多我喜爱的书，每边堆有一本美丽如镜的书。我希望有一个大抽屉，一边很清洁，但另一边旧而龌龊。在这房间的角上有一张很不舒适的摇椅，一张木制的，我坐在上面玩笑着吓自己。地板要很光亮使我能在上面滑动，而有时要跌倒。在床的周围置有许多灯，还有一盏是给我晚上读书用的。一个旧的钟挂在墙上报告时间。一个上等木材做成的橱子，里面挂着几件我的美丽和丑陋的衣服，一对墨西哥洋囡囡，不是作玩具用，但挂在墙上和壁色相同。说起颜色来我要我的墙有一点儿灰色，仅只是一点儿。在墙外我可看到许多高大的树木。靠近我的窗子有一株桔树，这样风吹动时，我可拣到几个桔子。在地板上有一块玻璃使我能向下望，而下面正是一间餐室，这样，我的父母有客人时，我可向下瞧而见到他们，但他们却见不到我。

好了，假使我的空想都实现，那将超过我的愿望了。

附白：再者我要在桌上有一把好的小刀，不是拿它应用，而是用来欣赏，还要一个打字机。

——亚娜作

宗　教

今天早上我和以往一样在别人睡醒前就很早起床了，所以我独自吃早餐，后来父亲也来了。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信上帝吗？"我十分惊异而不知道怎样作答。我说："您是什么意思？"他开始说："我在你的年龄时，我也很早起身，觉得早上

很好。那时我很相信宗教，我常常读一章《圣经》，现在你对于上帝有什么感想?”我被迫着回答他说:“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我会越想越糊涂。但是——总之，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我继续说:“您要我信教吗?”我心里是十分的混乱，因为父亲不常同我们谈到宗教。但他回答:“不，我只是问一声。”

这时母亲来了。她要喝咖啡。我倒给她半杯，把壶拿开，我再告诉她去取牛奶，但她却不要牛奶，免得身体发胖。想阻止她这样的做，但我没办法的。那时我们似乎转换题材而谈到中国和美国的作家，还谈到G·W·等等。再从G·W·而到现代的政治家像Y·M·。父亲指出现代的中国官吏都需有外交的才能。父亲觉得母亲可成为一个很好的外交家的妻子。母亲微笑说:“是的，我知道。但我没有这种野心，从不想要你成为一个政治家。我甚至是反对的。”父亲说:“的确，这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保证，我决不做政治家。”

早餐以后父亲到书房去了，而我恰巧走进去。那时父亲继续问对于“上帝”的问题。我说:“世上是没有上帝的。”“但这不要这样武断。”“为什么不能?”“当然各事都可用科学来分析，但生命从何而起源?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是神秘的。我们只得称之谓‘上帝’以满足我们自己，正如道家称之为道。道家的哲学是正适于科学家的，这种哲学和科学是一致的。”

这样说明以后，我便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开始我的工作。

——阿苔作

第二辑　美　　国

离开上海的一日

八月一日，这是个兴奋的日子，我们要离开上海了！这天早晨，我首先睡醒，我看妹妹，她对我笑。一会儿母亲也醒了，其余的人都醒了。母亲很兴奋而欣喜。十点钟，许多朋友来了。我们三个孩子为打开礼物看而忙。我是其中最兴奋的一个。“啊！这是一匣糖果，这是一匣脆饼”、“一打手帕”、“桔子”！我们欢呼，我的声音最高最响，人人都能听到我。妹妹跳上跳下，阿苔要听母亲和女朋友的谈话，或是看我们拆开包件。但是朋友和亲戚所谈的都是千篇一律，譬如：“不，没有什么，是一点点儿。骗骗人的。”“你要给我们音讯……”“自己保重……”等等的话。而母亲所能说的都是“谢谢！”这是虚文俗礼，使我听得头痛。整个早晨，都为这些而消耗了。在中餐时我们有许多自己来的客人。中餐以后来了一个朋友，他同父亲在我们的房间中一块儿鼻鼾呼呼地睡着了。这个朋友是和我们乘同一条船的，后来同我们（母亲和我们三个）一起到城里去，而母亲那时是想买一副玉镯。可是有些太贵，有些太贱。在夏季正午的酷热中，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所以每个人都很口渴。而我们还没

有买到一件东西。我们回到旅馆时，只有一小时便要动身到美国去了。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各要了半个西瓜，是冰的，我们都吃得很爽快。后来我们到房间时，见到我们的朋友正在洗澡，使我们都大笑，笑他的坦白。父亲说，有这样的朋友来，使我们又兴奋起来。要晓得我们是正要到美国去。我们的许多朋友又来了，我们一块儿吃点心。我还记得我喝的是可可。你可知道天是多么的热，母亲硬要我喝，因为第一次船上的餐食常常很坏，会使我常常感受着饥饿。可是我很快乐而兴奋，甚至天上也要跳上去，所以吃不下也喝不下，我不肯好好地走路，我是沿着桌子在地板上跳着走。别人都要我静止些，但我可不能，我的手发冷，笑着对父亲说："我们快要动身了。"后来我是用了极大的毅力才把可可喝下去。我们的一位朋友唤了一辆汽车来，我们都上了去。那时我真快乐，因为我们已经出发了，我们的汽车上带着两大篮子的花。不久到了码头。一群群人都站在岸边。我们都发出大笑，有一位朋友替我们租了一艘小船，驶到轮船去，许多朋友都挤在那条小船里。

大约六点钟。风温和而凉爽。我们可以见到远处停着的"胡佛总统号"。以前我没有搭过真的轮船，我感到极大的兴奋。轮船在夜间十一点钟开驶，我们各有一杯柠檬汁。我们对于美国的侍者不甚熟，觉得奇怪。后来朋友们一个个的走了，还不到十一点钟他们都走完了。很可喜，没有一个人哭过。倘使有任何人哭了，那我忍不住要大笑的。

在船上我们的房间里，第一件可以见到的东西是花。房间里塞满了花，连我们开门都不便，我们不需要这样多的花，所以把那些花放到餐室里。为放花而占去了整个的地位，没有人

可以再在桌上放东西了。他们算过，大约共有大大小小的三十只花篮。

房间中塞满了礼物，我们约有十八匣糖果。后来船开动了，我们便离开了中国！但何时再回来，我们都不知道。

——亚娜作

檀香山

横跨大海洋到美国去的途中，一天我们停在夏威夷，很令人兴奋。在很早的早上，我们还没有醒便靠了岸。茶房到各房舱去唤人家七时起来。于是乘客都起身，因为医生要来验护照。在十点钟，有人来带给我们两个大花圈，照那里的习惯环套在头上。母亲让我们戴着，但是没谁要戴，只有把它扔了。在甲板上半小时以后，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以前从没有到过夏威夷，我不知道怎会有二十多人来和我们在码头上相会，有摄影师给我们闪光摄影，使我们颇为不快，尤其是我。到了我们新朋友的家后，我们五个人的颈上至少有三十个花圈。父亲和母亲最多各有八个左右，他们的头颈不够长，容不了那么许多。我们到朋友家时是两点钟。各人把花圈取下来，只剩下最美丽的一个。父亲的颈上不喜欢戴着许多花。中餐时我们吃中国菜。那天做了也见到了三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我们在一艘玻璃底的船中，见到来来往往美丽的鱼，各色都有，红的、蓝的、绿的、紫的等等。还有一种珊瑚很少见，散布着许多的杂颜色和美丽的小枝。第二件，是夏威夷的大餐。各种食物都是冷的。我们坐在长桌旁，起初两个女孩来给我们跳舞，再放花圈在我们颈上，然后上来一种大菜，而我认为不是大菜。他们有一种汤

汁，看起来像乳酪，还不错。但是困难的便是见不到一个调羹，只能用手指浸着汤放进嘴里吃，所以我们没有尝试一点儿汤汁。那里像日本一样有未煮的鱼，所以我们也没吃这“鱼”。桌上是不用桌布而饰着树叶的。那里有许多他们称为“夏威夷的好东西”，我们都不敢吃。但我们回到轮船时，每个人都说：“我觉得没有吃饱啊！”。第三，来了一个真的可口的夏威夷食物，一只大蟹。我们在房舱中有大蟹吃很感满意。父亲剥不开来，后来把它放在抽屉缝中轧碎，可是不管怎样这只蟹总算救了我们的饥饿。我从房舱的窗口外望时，见到各人手中都握满了蟹肉。后来海风在我们面上轻飘，音乐演奏起来，我们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花岛而再向大洋航行。

——亚娜作

他们把花圈放在我头上时，我得了一个大蛋，蛋在那里是很多的，真是多极了。

——妹妹注

好莱坞参观记

我们从旧金山到纽约时，经过了好莱坞。父母访问许多电影明星，使我们大失所望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在晚上七点钟他们才回来。母亲告诉我们所见到的各明星：珍妮麦唐纳、威廉宝维、保尔吕咖、琼海罗梅尔史、唐古剌等人；父母看见珍妮麦唐纳正在和其他的明星共演《五月之花》，得到一张很美的照片，另有一张是保尔吕咖。

有一天，我们都去访问秀兰邓波儿。这天正是我们要离开好莱坞的一天，所以和她只谈了十分钟，但是很有价值。十点

钟来了一辆车。里面坐着秀兰邓波儿、她母亲和两个保护人，一个司机、一个保姆。她有她自己精小的化妆室，对面便是琼纳盖纽的。三四个摄影师等着她同我们摄影，秀兰邓波儿在车中便向我们打招呼，她下车后便有许多人帮着她脱大衣。秀兰同我们谈了二三句中国话，那是她演《偷逃》中学来的。相聚一会儿，我们就要去乘车了，否则我们还可以看她演戏。

在这天之前，我们同朋友驱车郊游。见到克罗德科尔伯的房子，还有马丽毕福的。

在纽约我们遇到另外两个著名的名星，一个是路易雷纳。但我没见到，只有我父母见到，他们一同在唐人街聚餐。另一个是安娜梅黄。我们都见着她了，我们同她在中国菜馆吃午饭。她纤弱而瘦长，很美，我们感到很自然，因为她也是中国人。菜馆主人要她的照片，但她拒绝了，因为她怕把它挂在墙上的缘故。母亲和父亲已见到不少的明星了，但我仍旧希望再看见几个。

——亚娜作

家　事

在纽约的第一年我们没有女仆，所以我们要自己做家事。阿苔帮助母亲整理厨房，每天早上我们上学以前，阿苔拿着揩布和手巾，我拿着毛毯洗涤器。于是我们在父亲的房中开始工作，因为父亲的秘书要在九点半才来。父亲也帮着我们清理他桌子四周，因为在他的桌子下积满了他丢弃的火柴梗和烟灰等东西。在这房中工作完毕后，我们就到会客室，再到母亲的房间、阿苔的房间、以及我们的房间。我们最头痛的事是整理卧床，尤

其头痛的是妹妹的和我的。所以我常跑到厨房去帮助母亲揩碟子，而让可怜的阿苔去整理我们的床。我们都喜欢用洗涤器而不用抹布。每星期女仆来清理的一天，我们最快乐。但是我们都要忍受阿摩尼亚气，只有母亲是爱嗅的。

十一点左右，母亲和阿苔要到厨房去煮午饭。时常有煮菜的香味引我们到厨房去吃东西，那位秘书也喜欢在我们家里吃。她打字时嗅到煮菜味，常会觉得饿。我们搬东西出厨房门时，一定要呼喊的，因为门是两边都可以开的。我们怕有两个人从相反的方向走来大家推门把食物倒翻了，所以经过这门时，便用力喊，我们喜欢那样喊，因此经过门时，就养成了喊的习惯。午饭以后，母亲通常是很疲乏了。所以父亲帮忙洗碟子。他洗得很快。他常要我们替他数，在五分钟内他能洗好揩干五个人用的碟子，但他在洗碟子时常会打碎的。母亲对于父亲每次洗碟子的声浪是很怕的。

母亲常对我们说做任何事要小心，但她不能使父亲小心。父亲随地掷火柴梗，有时父亲在夜里不点灯而吸烟，母亲很怕着火。

后来我们迁到旅馆租房间。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煮饭和洗碟子。母亲烹饪，阿苔帮忙。至于洗碟子，阿苔是洗得最多的一个。我是每天揩一次。全家都羡慕妹妹，因为她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着玩。我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做妹妹。

——亚娜作

第一次在地下与高空铁道上

我很欣慰中国没有地下或高空铁道，这样我们不怕有互相

冲撞的危险。但到纽约以后，蔡先生和蔡夫人带我们同去乘地下火车。在我们到美国去的路上，已听到关于地下铁道的一套话，现在我们真要去乘这种车子了。走下阶梯，经过了走廊，再下阶梯，我们正下去乘地下火车。阶梯是龌龊的，而走廊里有一种地下气——恶劣的空气，汽油气。首先，我们走到了票柜，一群群人排列着等候买票，蔡先生站在队伍的后列，和其余的人一同等着。亚娜和我注意自动门，必须先掷下一个镍币才能过去，但转动声响得使我们怕用它。我们看见男人和女人跳下阶梯，奔过了走廊想去乘车，他们的面色是可怕的紧张。

在一阵尖叫的吼声后火车到了。下车的少，上车的多，五个人进去全没有座位。我们有些奇怪车上的人是怎样感觉。后来门自动地关上了。有些人奔来想跳上火车，但门已关闭。一阵震动和不舒适的闹声中，车开动了。

后来蔡先生买到了车票。他替我们一个个掷下镍币，不管亚娜怎样想掷，其实也没有时间给她掷，因为每个人都等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已和一般的人一样走入月台去等车。同时还等蔡先生给我们买口香糖。我们要在地下火车上嚼，正如一大群其他的人一样。在这铁柱的月台上，而有这种糖匣子，确是好主意。但花了钱，去换整天咀嚼的东西，也是一种怪想法。火车来了我们便上车。母亲告诉我们向前面挤，这样一来我们才得上去了。

空气很污浊，充满了人的气味。我们都握着柱杆，因为车摇摆不稳。我想向窗外望望，那里只有漆黑移动的墙壁。我们都不觉得优美，只有蔡先生和蔡夫人好像是惯于这样的，但我担心天天要乘这样的地下火车。

幸而隔了一站，我们便到站，于是挤下车。蔡夫人和我几乎挤不下，假使没有人替我们把门推着的话。那人心中一定暗说："这些中国人，乘地下火车都不会。"我们走出了地下铁道月台，走上梯级，转上再转上，我们不停地走。这是可惊异的上升，比较爬山还困难，终于我们走出了，再来到新鲜的空气中，谢谢上帝。

后来我们对于地下火车的声浪、气味和动作渐成习惯而不注意它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愿乘地面上的车。

在第六街当我们穿过这马路时，最烦扰我们的是第六街的高空车，我们听到轮转声而不见任何的车轮。我们都奇怪这些在我们头顶的高空车，原先，我们常常不喜爱头顶上有高空车行驶的街道，感觉得这不正常的车辆在腐锈的轨上总有一天会掉下来，但是在纽约直到现在，从没有听到高空车的任何不幸事件。

我已不能确定地记起，哪一天是我们第一次乘高空车。但似乎是这样的。目的是去乘一趟。我们走上上升的梯级，起初很快后来逐渐慢下来。走到顶上时，我们的呼吸差不多很急促了，我们都休息了一下才进去换票。这高空车不像地道车那样的挤轧，也许是因为这高空车不十分快的缘故吧。我们已不把自动门作为新鲜的东西看待了，因为我们已在地下火车站见过了。月台上有点冷，这些人横过了轨道面对面看着我们，而我们也看着他们。这车辆迅速地开来，停止时发出极奇怪的声音，我们都用手掩耳，我们说我们预备乘下一次的车。这不是我们要乘的车，我们只面对着对面的人。我们斜斜地望这车从远处开来时，觉得很有趣，正像一条黑色的蛇向我们面前蠕动。

车到后我们便跨进去。我们可以从月台的隙缝中，见到底下行驶的车辆。车中的空气不像地下火车那样闷塞。我们从窗中望去正是第三层楼的房间。见到许多不同的东西：未整理的床，有的人在烹饪。他们要是不习惯了的话，必为车辆所烦扰。

在第八街和第五十三街的转角处全车都动荡，亚娜几乎跌在他人的身上。我们恐怕在第六街和第五十三街的角上再来一次震动，但我们已经有准备，所以我们骄傲地站得很正直，如同乘高空车的老内行一样。

在无线电城前我们下车，下降的梯级正和上升的梯级一样的难走。

阿苔作

我挤在人群中，好不愉快。真像树林中的老鼠。

——妹妹注

在第五街散步

假使星期六下午去看电影，那末星期日下午我们必在第五街上散步。我们走到了第四十九街，必定向右转到广东村那里吃夜饭。

好了，这周末的星期六看了《不是神圣》，星期日我们又再到第五街。这天的路径好像是这样：起点是在第六十四街和中央公园的西端，向城市走到第五十七街后向东转，到第五街后我们再走向城市。这天很晴朗，有一点儿风。母亲穿了白皮领大衣，其余也都穿得很体面。父亲和亚娜走在我们前面十呎距离。有时他会向后转站着等母亲，母亲是不能像父亲或是美国的女人走得那样快。在父亲和母亲走成一线时，我们三个在前

面，父亲笑着说："亚娜穿美国式衣服比阿苔好。"在中央公园的邻近很少店铺，我们也不去注意那些。

在第五十七街有一间一间的鞋店。母亲逐一的参观，父亲说："进去，进去，这又不错。"

母亲说："不，现在不要。"父亲说："你不是喜欢鞋子吗？"母亲说："是的，但今天是星期日。"所以我们没有进去买。后来父亲说饿了，他笑着对母亲说："我要到那角上的食物铺去买炸面卷和咖啡吃，担保我出来时，仍可在此地找到你们，亚娜跟我去。"亚娜和父亲去了，他们出来时，我们在前仅多走了八间店铺。亚娜说她也吃了冰淇淋。我不注意店铺，不知道为什么。

在第五街有一对穿得很漂亮的夫妇，一直很快地走。我不知道我撞了那妇人呢，还是她撞了我，但不管怎样我想向她道歉时，她已走远了。我向后看是谁时，另一个女孩子又撞着我，我没有时间去听她说"抱歉"，但也许她是说了。橱窗中金刚钻在黑绒上看起来非常美观，我们猜度它有多少克拉重。在那第五街，我们不仅注意店铺还注意行人。看看每个行人的脸究竟是否擦了桔色粉。

我们走到了第五街的教堂。父亲说："我们进去吧。"母亲回答说："为什么？你不是回教徒啊！""但我要去听音乐，不是听他的布道。"我们走了进去。但乐队已停止奏乐，我们只坐了五分钟便出来。在第四十九街上我向左转，就见到霓红灯照着广东村。

—阿苔作

母亲在难民救济会中

在中国既发生了战事，中国的妇女替中国做各种的工作，在纽约的中国妇女们都出来发起难民救济会。在纽约并没有很多的中国妇女，所以全都出来一起工作，当然母亲也去参加，她是救济会的副会长。她们每天所做的是分发给纽约的贵妇们的信和召集对于救济工作各种会议，在第五十七街上的办公处中她们一边工作一边笑。

当救济会组织起来之后，母亲除了家务外，差不多每天要到会里去。有时她在上午十一点钟去，那里有火腿面包和咖啡，直至下午四点半回家。这对于她当然是很忙碌的，但她还是愉快地在办公处中工作。母亲在会中所做的是写感谢信和处理会务及向会中提议。她确实工作很勤，在办公时她们不时这个那个闲谈一大片，有时某夫人接到了上海来的信，她必定要告诉团体中他们的好朋友。午饭后当然休息一会，她们互相嬉笑。不久后其中的一个便说："来吧，现在可工作了。"于是她们继续工作。

母亲把她的时间消耗在会里，当然会发生争论，但母亲从不同她们争辩。别人答语愤怒时，她却常常保持镇静。我想这是比较聪明的方法，但有时别人说得很直爽、很美国化，我想，她是应当报复的。母亲从办公处回来时，常常告诉我们一大片关于我们上海的中国朋友或救济会会员，或会中的计划和那里谈笑的新闻，这些都是我们欢迎的。父亲对于会中计划很感兴趣，他常向母亲有所提议。我们决定于二月中离开美国时，母亲便停止到会，因她要上店铺买东西，以及许多的应酬和约会。

是的，救济会是继续在进行，但我想没有母亲在那里工作，她们一定减少了一个愉快的同志。

——阿若作

母亲在难民救济会中

在纽约母亲每天要到救济会，她认为很有趣。在上午大约十一点钟她到那里，便在那里吃午饭，到五点或六点钟才回家。她在会中谈笑，但其实她们是不停地工作。

母亲喜欢闲谈。她和W夫人谈到鞋子和衣着，以及各种认为可谈的材料。S小姐最美丽，她一边工作一边说："夫人们，现在做事吧。"但有时事情太有趣便暂停工作，而人人都加入谈笑。S小姐桌子上有果子和口香糖，有一次我在那里时她说："吃，也是办公中一件要做的事情！"于是便挑选起一个果子放进口去，我喜欢看她贴邮票，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她有一抽屉的邮票，各种颜色都有，她开抽屉这邮票会自己掉出来。我喜欢整天地坐在那里看她做事，她做事时也吸烟，最有趣的是看她签字又快而又与众不同的。她在工作时从不抹粉，但这也减不了她的美丽。人们常说S是中国女子中最美丽的，在我想起来这确实不错。

W夫人是救济会会长，她看上去很精明，但很瘦。每次我见她时，似乎觉得更消瘦了，她的衣服是特别美丽而艺术化。她是和母亲谈笑最多的一个。她是一个可爱的妇人，但也很滑稽，她很喜欢母亲。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那我不大熟悉。

母亲是会中我所知道最多的一个，母亲做事很快也谈笑得很多。她很喜欢这个救济会，有时明知会中没有事，她也去和

那里的人闲谈。母亲两点钟吃午饭，我常在餐前觉得很饿，母亲必定对我说她们要到两点钟才吃午饭。但我想不出她们怎会忍受得那么久，只有母亲是能够的。她在会中工作、谈话和吸烟，所以把饿也忘了。但假使我是母亲，我决不会把饿忘了，不过我也许会把S小姐桌上的一匣果子都吃完的。

——亚娜作

纽约的戏院

在十一月某一天，我们要去看电影。父亲要同某人去午餐。在出去以前父亲说："我们下午两点半到音乐厅去，我们可在无线电城书店里二层楼会面。"时候到了，我们都到书店里去，向窗中望那里有否父亲看的书。后来我们都进去，一大群排列着的人正挤向戏院去。阿苔提议说假使要出去，我们不必等，那里另外有出口，所以我们向外走，我们快乐地找到另外的门，于是我们已站在队伍中，等了有一小时，最后我们进去了。有人分导我们到座位。母亲常和妹妹两人占一个座位，阿苔憎恨与我们分离单独去坐，但这总比呆在家中好。休息时，我们常向四周看那边坐的是谁。

在纽约我第一天出去玩的印象是，纽约有这样多的戏院，而戏院前又有这样多的灯光。我第一次进去的戏院是洛克森。我们到那里去，因为是我们住在那一区的旅馆里。我们到京都戏院时，却很失望，因为在那里看不到舞台上的装饰。直到后来，也从未见过有像第一次那样多的舞台装饰。

我们常去的戏院是音乐厅，我们喜欢的影片每次都进去看一次，我们常到洛克森的原因是为了秀兰邓波儿。有时我们要

换换口昧到百老汇的小戏院。母亲喜欢音乐厅是因为坐椅很舒适。我不觉得父亲有任何的拣选，阿苔喜欢那里是因为片子好，我的理由也如此，妹妹是跟着母亲的。

这是纽约戏院所见的一切，我不会忘记的是纽约城的舞台装饰。

——亚娜作

我趁公共汽车上学

每天我在七点钟起身，窗幔还很暗，但我在昏暗中起身了，钟声嘀嗒嘀嗒地响，我走去一看钟，呵！七点一刻了，所以我拉开窗幔，鸽子正躲在窗口等食物，但那只有等到明天，我现在没有空。我抽开抽屉把我所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我走到厨房拿牛奶，牛奶还在门口，所以我奔到门口去拿，还有报纸，我都带了进来。但我走到厨房，烘烤的面包已经焦而着火了，房中满是烟，我损失了二块面包。好了，我不要烤了，所以我另又取出二块没有烤。但是，咦！这纸塞得多么紧。砰！牛奶漏了，还好，只漏出了一点儿。五分钟以后我已吃完了。但我忘记了我的桔子。好了，我不要了。“亚娜去拿信。”但我没有空时间。我疾奔下楼梯，因电梯常要等。“有信吗?”“是的。”啊!这是厦门来的信！母亲必然很快乐。“妈，从家里来的一封信。”母亲从床上跳起便看信。父亲还是鼾声呼呼地睡。母亲拉起窗幔。“下雪了!”我喊。母亲很快看完了信，我便问：“说什么?”母亲告诉我说得轻些，父亲还是呼呼地睡呢，我心中暗笑，啊!不早了。我竟全忘了学校——母亲告诉我慢慢地走，我的表是快了。“我打电话好吗?”七——一二一二〇。“你听到标准时间

必是七点五十六分三刻多了。”啊！迟了。我便穿上外衣疾奔而下。我喊：“再会！”“你没有对我说‘早安’，我看得出你是迟了。”卖报的人这样说。我对他笑笑，奔过马路去等公共汽车。完了，车子刚开过。为什么不早来五分钟便可赶上车？又是五分钟过去而没有汽车。我看见一个庞大的东西开来，我以为是汽车，但却是电车。好，车子总算是来了。“啊！N——太迟了。”“不。”她说，我们来到学校，但学校尚未开门。啊！白忙了一阵。我说：“学校的门还未开，我们的表必是快了。”

——亚娜作

同妹妹上学

妹妹穿衣服很慢，我虽不很快，但没有她那样慢，早上有时我喊她起身。她上课的时间是从十点十分起，而我是八时三十分，两人相差很远。我说迟了，妹妹还说早。我吃好了早点她却还没有洗好脸。因为她小，我要替她弄早点，我很不高兴。我若有时间等妹妹，我宁可以去玩一会儿。“快些！”我要催她。但她是吃得最慢的女孩子。一口面包要嚼上十分钟才咽下，其实你越是催她，她越是吃得慢。所以唯一的方法只有让她独自去吃。可怜的妹妹，她到校时，她却是同班中最早到的一个，其余的都要到八点以后才到。

我出去远足而回来迟，她要哭喊：“啊！回去！”直哭到看门人，她的教师或是校中其他的家长，帮助她打电话到家，告诉父亲去陪她吃午餐。

“啊！呵！你的妹妹哭了，你去看她多么乖巧！”校中的看门人会这样说。妹妹在哭时常是很悲伤的。但是一个好姐姐必

定要取出手帕来替她揩眼泪，然而我却不是这样的好姐姐，我所能做的只是笑。我知道这是我的粗野，但不是我的错，我不能帮助她什么。倘若我们有宴会，或演习比平常迟些，我必定要出来告诉她不要烦恼我。但她的确是校中最可爱的，很少哭。她所有的纷扰你总知道，我的朋友很喜欢她。我和她在一块时，她只说“是”或“否”。我不在时，她会讲一大套。她倒是没有什么麻烦我，但有一件我所最恨的，是她病了，或因为其他的事不到学校，我必定要到她的教室告诉先生。还有一件事是她牙齿黑时，保姆会来问我“为什么?”

——亚娜作

可怜的亚娜，她竟谈到我的可怕的黑牙齿。假使我的牙齿是这样黑起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妹妹注

我对美国儿童的印象

我第一天上美国学校时，每人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为什么一个中国女孩子与我们同班？我猜想在我的同班同学心中是这样想的。我心中想的是我怎能说流利的英语，就像他们说的一样好。“我还记得上第一课，是关于用词。每人写一个词句，像“Boy's Shoes”，用表所有格的逗点。我觉得欣慰的是他们怀疑我怎会是三年级。在休息时，一大群人都奇怪地看着我。我像是一个陌生的走兽坐在椅子上，有几个想同我谈话，以为我不会讲英语而停止，但见我能回答他们的问句时便觉得惊诧。关于我，他们整天地耳语不停，但我不在意。

“教我怎样说中国语。”他们问了许多次，已经不再使我惊

异了。我感到较深切的是他们的土话，土话真使我有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不清“half，calf，cant，etcs.”这些不同的读音。一个女孩子过来同我说：“这一班唯有你说的英语最好。”我不明了这意思，或许是因为我英语说得不好。后来我知道她意思是说我不说土话。

我认为美国人和我的中国朋友完全是不同的，他们心直口快。假使有人向我借铅笔而我回说没有，他们会认为不友好，所以我每次的答语都是“有的”。由于我的行为，第一年以后他们都喜欢我。有人为东西而争吵时我会笑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当有较好的行为，给我良好的印象，我好去告诉我的中国朋友。他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对于这点我希望她们不要因为我说了而憎恨我。我先说她们的长处是什么。我想不出适当的词句，总之他们做事敏捷、爱动物、爱游戏、好记忆、好合作、爱形式、爱自由。

关于短处，照我想到的说，其实我找不出什么好说。但那是，我认为——啊！有了。女孩子们爱太早就谈事业，她们相互间捉弄得太多了，不为他人设想，她们只认为自己生活在最完美的国家。好了，我就止于此吧，我不要他们觉得我太多事，太好批评。

——亚娜作

校中的娱乐

我不喜欢美国的孩子们，我的意思是指玩球的方法。我不想玩球，因为她们玩球的方法使我害怕。

唯一的原因是我对于任何运动游戏都没有兴趣玩。即使在

中国。她们玩得很温和，我也怕，这些游戏，我以为空无所有，只是奔跑和争球，有时跌倒，有时为球所伤，我不认为娱乐是学校中一件要事。所以，我不知道怎样玩，人们笑我时，我仍是不留心学习，一点也不注意。在游戏的时候，我所知道而能做的是更换鞋子，站在他们叫我站的地方，等着他们的讥笑。

她们投球的方法，使我觉得好像球会落到我头上，所以我躲避。后来见到球所落的地方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笑。真地来了时，我应当去接球而我接不着，女孩子们便说："亚娜，亚娜，亚娜！"真使我头痛，有时她们也接不着球，却会不声不响的。但我却从不嘲笑别人，因我知道我自己做得不比人家好。

我留心学习新游戏，但即使学习会了，我也不会留心去求进步，所以 Gymnastic（体育）这个字的意思我是不留心的。即使我不上这门课，我也不放在心上。

在中国，我对于这种事情也拙笨。我要同他们一块奔跑，我觉得不灵活。所以后来，我想我应当说赛跑不是我分内的事。

——亚娜作

史底娜与南珊女仆

史底娜是一个黑人女仆，是我们的房东太太介绍来的。她十分黑，够使人怕的。我们刚从中国来，在中国是没有黑人的，每星期二她来洗涤，每星期六她来清理房子。

母亲在星期二常替我们做特殊的东西吃，又好又多。我们问她为什么，母亲说是因为史底娜女仆来。母亲对待仆人厚道而和气。"呵！我不再喜欢美国菜了，夫人，中国的东西竟这样可口。"但当母亲煮美国食物时，她也吃得一样的愉快。史底娜

常常迟到，铃响后，便听到她说："夫人，我的女儿出嫁，来了六十多客人，我吃醉了。"只有母亲会原谅她，但我们却不能。除了母亲，再也没有别人能忍受她的气味，这气味有点儿像肥皂水和葱煮的臭味。星期六来了，我们都恨这一天。史底娜带来了"阿摩尼亚"（一种清洁水）。房间里用了阿摩尼亚时，没有人敢走进去，即使是走过门时，我们也要停止呼吸数分钟。她去了以后，这气味也没有了。我们搬到旅馆后，史底娜不再替我们清理房子了。但她仍做洗涤的工作，洗过的衣服放在大篮子中带来。我们把衣服一件件取出来，这气味照样会发出来，有那洗衣篮时，房间中仍有像她那样的气味。

我们搬到旅馆后，谢谢上帝，在旅馆中每天来清理的女仆是一个美好的妇人，名叫南珊，人很好。

南珊是一个谨慎的女子，有一次她打碎了父亲的"泥马"，她十分骇怕，自己责备自己一星期。母亲待她很好，给她一个匣子，那是祖父在母亲结婚时给母亲的。她清理房屋时常一边谈笑，南珊偷偷地告诉母亲，关于婚约怎样破裂，以及她同姑婆怎样的殴打，还有其他各种事情。

她是我们所雇的仆人中，我最喜欢的。

——亚娜作

在梅西购物

母亲：语堂，喂，你烧破了你的大衣了。

父亲：是了！

母亲：来陪着我带着孩子们到梅西去买东西。

父亲：不，我不需要什么东西。

母亲：语堂，看你的大衣，你要买一件新的。去吧。

父亲：不，我已经够了。有谁比我穿得好呢？

母亲：狄克。

父亲：不，我不需要上店铺。

母亲：语堂，你需要许多东西呀，领带、裤子、衬衫、鞋子等等？

父亲：请原谅，你知道我不喜欢上店铺。

母亲：阿苔也去。

父亲：那让我也去吧。

母亲：语堂，这才好了！

我们到了梅西

母亲：阿苔，把购物单子拿出来。

阿苔：牙刷、好友牌牙膏、肥皂、鞋子、妹妹的衣裳……。

母亲：我想先到地下室去吧。

父亲：我到图书部去。

母亲：等一会儿到儿童部去找我们。

父亲：O. K.

在儿童部

父亲：阿吆！

母亲：怎么啦？

父亲：这个——吃角子老虎。

母亲：嘿，我很抱歉。

父亲：请原谅我，你赌过吗？

母亲：语堂，不要去赌吧。因为你常常要去赌，所以我不大高兴跟你一同上店铺来。

父亲：阿沙——妹妹的奶名——真好运气，多么漂亮的衣服呀！

母亲：谁选的？你的妻子。

父亲：不是，我选的。

母亲：你选的？我选这衣服时，你还没有到这里来呢！

父亲：好啦！

母亲：好啦？

父亲：你都买完了吗？我饿了。

母亲：怎么？

父亲：我饿了。

母亲：这一件多少钱？

女店员：三元九角九分。

母亲：语堂，钱在这里，付给她吧！

父亲：我有我自己的钱。

母亲：不，我要你拿这个给她。亚娜，你把钱还给语堂。

父亲：为什么？我有我的钱啊？

母亲：但这衣服是我买的。

父亲：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她呢？

母亲：不，你给。

父亲：香，你现在买好了吗？

母亲：不，一半儿也没有买好呢。

父亲：唉！天晓得。谁愿意同我到玩具部去？

母亲：语堂，你不去买你的大衣吗？

父亲：不，亚娜，我们先回家去。

母亲：你究竟到梅西来做什么的呢？

父亲：买书啊！

——亚娜作

第一次演剧的经验

战事发生后，母亲常到救济会去，她想为国家尽些力量。救济会方面，想演一次戏。有位C夫人，她教你怎么演戏。

这是一件麻烦的事，而且每星期有两次妨害我的功课。她教我学会话，而且要说得很响亮。练习的时候，总有许多人环绕着我，我觉得一到这天便感到害怕。（注）过了几次，我习惯了些，才觉得没有什么关系。C夫人又说我走路的时候，应该把一只手放在身后，一只手放在前面。不久，又把这姿势改变一次。我每天在家里学习，又练习如何向她鞠躬，我又练习如何表演我的手势。

每次练习表演以前，她总要喝一大杯开水，润润她的喉咙，表演到一个段落时，她必须停下来，重行改正，又重新表演。这样经过许多次的改正，才算完成。我们往往在三小时内练习完毕，在练习时，还有一个人奏乐，那种声音，也实在有点刺耳。

母亲为了我们的服装，也累极了。我穿上了那样的服装，几乎已认不得自己，我扮演的是一个王子，我的头发全给王冕遮住了。那是橘子色的，又很高，我好几次几乎为这王冕而跌倒。C夫人总为了自己的服装，一直忙碌，直到正式表演前一天。

母亲尽量邀请她的客人来参观，但在我的私心里，却希望一个客人也不来。妹妹也参加，但她一个字也不会提起。

我练习表演戏剧的成绩总算不坏，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早上，母亲、妹妹和我，化装表演了一次，从十点到十二点。于是就忙着回家进午餐。

午餐以后，我们再到旅馆里去。我们像美国人一般的冲到里边，化装室里坐着C夫人和一个女仆人，这所谓化装室，只不过把普通房间的中部，用屏风隔了一块地方而已。C夫人真是一个女演员，但我只不过是暂时的。C夫人坐在椅子上，她一手拿着木梳，一手拿着刷子，不住地在头上梳，我看她化装有三小时的光景。到来的客人很多，完全打破我的理想了，房间里充满着烟雾，不一会，演戏的手续都预备妥当了。于是我和C夫人、妹妹开始登场了，音乐开始演奏起来；我的手指在发冷，父亲只把眼光望着我，把我吓得像一只小老鼠。C夫人歌唱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带着畏缩的眼光互相望着。C夫人唱完了，我便像失去了知觉一般接着唱，又开始走动，照着C夫人平时教导我的做去，我想我做得一定不好。我戴着很大的王冕，那王冕遮盖了我脸的一边。母亲说我应加些胭脂，使后边的人能见到我。但我却回答她说，我不管别人看见看不见。

不久以后，表演结束了，我们又出来向大家鞠躬，然后又把所穿的服装都脱掉，于是才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我穿上平时穿的衣服走出来，才觉得我和别人一样了。

——亚娜作

（注）我是觉得很兴奋的——妹妹注。

参观康诺岛记事

康诺岛，这个名字，我们在中国时已经听到过，现在却向

康诺岛进行了。我们赶上了地下火车，过了两小时的路程，才下车。那里有一群人，站在一座大房子面前。于是我们也进那里去游玩。

进去以后，父亲，妹妹和我，坐了一部快车，那快车快得把我肚子都弄空了。我们上上下下地走，但母亲和阿苔却怕撞着，没有跟我们在一块儿。我们三个人，占了两个座位，实在谁也不敢一个人坐一个座位的。这一次行车，我觉得非常满意。后来全家又到了一个十分漆黑的地方，父亲做全家人的向导，他一边拉着妹妹的手。阿苔和母亲，我，都靠得很紧。这一段路相当长，但是我们知道是向出口方面走去的。不过忽然有人说："我们搭升降机吧！"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平常的升降机，因为不会有人与我们开玩笑的。这人对父亲说："紧紧地拉住她。"我们在那一辆车中，也觉得有些可怕起来。我同时觉得怕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

铃声一响，我们便到了一张幻术似的地毯上。这地毯转得十分快，几乎使人都跌倒了。上上下下一刻不停地转着。父亲、妹妹、我，立刻都躺了下来，那里只有一块地方，给我们滑了过去，于是我们便出来了。我们站在那里等母亲和阿苔，我自己暗地里想："可怜哪！她们也坐了一次优美的滑车呢！"我正想着，铃声响了，母亲和阿苔也出来了。她们都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还玩许多别的有趣的东西，像各人乘了一辆车，自己开，自己行动，在那里父亲失去了一张一元钞票。还有一种船，先是上升得很高，后来却坠落到河里。总之这些都是康诺岛的情形。父亲和我在那里最冒险，母亲和阿苔只是走了许多优美的旅途而已，而阿苔呢？她几乎遇着任何事情，总是大笑，毫

无理由地大笑。妹妹在归途中，显得十分静默，但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十分快乐。

——亚娜作

在大西洋城中

父亲：你想到大西洋城去吗？

母亲：好哇。

于是我们便整理行囊，一会儿以后，我们已完全准备妥当了。这是春假，我们到车站以后，母亲买了些柠檬汁，父亲却到票房去买票。

我们到了大西洋城以后，雇了一辆汽车，告诉司机，带我们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旅馆去。我们住在中等规模的旅馆中，很适合我们的需要，于是在第二天，使开始出发去逛这个城市了。

我们到银塔，那是名实相符的。后来又去看电影，到上面是木道下面是沙地的地方去，那里有许多美术家，母亲允许他们尽量画我和妹妹的小照，他们也都觉得我和妹妹是一对双生的姊妹。我们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便走向海岸去，又到五分和一角商店去玩，走进商店去的时候，原只想进去看看，并不会有想买什么东西的念头，但我们被一些顾客手里拿着一包包的东西，而引起了买东西的念头，我们想在那里买东西一定相当便宜，于是把五分和一角的货品，足足包扎着一大包。

最有趣的是半身剪影。我们各人站在他的面前，那剪影人用一把剪刀，剪出我们的样子来，真有些使人惊奇。每个人的身影，看来都是很像的，后来我们又去骑驴子，我玩这玩意儿，实在有点吃惊，有点害怕。我们骑在驴子上面的时候，摄了一

张照片，样子很可笑。

我想我们是够滑稽的，我没有看到所谓要看的城市，只不过去玩了些可玩的地方。我们也看了一张影片，那就是《五月之花》，这是珍妮·麦唐纳演的。但电影在大西洋城中并不重要，仿佛纽约没有五分一角商店，并不引起人注意。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做了喜欢做的事，而且也玩得很高兴。

——亚娜作

在哈瓦那的游戏

在哈瓦那午餐或晚餐的时候，常会提出“玩字谜好不好”的问题，而回答常是“OK，好的。”于是我们便开始玩字谜了。

那一个夏季中，我们在古巴的哈瓦那住了一个月。和我们同住的有蔡先生夫妇，居室是一个平房，前面还有一个大走廊。蔡夫人和我们很亲近，她在女孩时代，我们已经认识了。实际上，她是我们的亲戚。在哈瓦那，假如没有清凉的海风吹来，是很炎热的。我们通常只穿一件衣服。父亲穿着一种和睡衣差不多的中装。屋里上午更热，到下午，我们就在那阔走廊下消遣时间，那里有舒服的靠背椅，每天上午，我们大概是看报，或看小说（好像这时正是战事开始的时候）。我奇怪我在这样懒散的时间中，竟在摘录中国的历史。

进了丰富的午餐，我们又在走廊下坐着。我们吃波萝蜜、或西瓜。有些男人们便和妹妹预备游玩的一切，而女人们大概都去做她们的梳洗工作了。妹妹对于猜字谜，显得很热心。有时母亲叫她代抽一条，如果这字条抽得好，那么所有的人都叫她代抽了。

妹妹全神贯注在游戏上，她会向母亲耳语着去拿“gift”，“boy”和“her”——而母亲恰巧也在想一些难字，很容易忘记了。母亲的一组，当然感谢妹妹的提示，但另一组说：“妹妹，不要太聪明，别告诉母亲这些字眼啊！”妹妹却被这一类奖励的口吻，说得微笑起来。亚娜对于这种游戏，也很兴奋。我们两个也常常凑成一组，她看见别人没有想到时，她也来窘迫我，接着她又大笑起来。其他的人，见到她笑，便注意于所猜的字上，然后立刻找着了。我常常阻止她这种大笑，但事实上没有效力。父亲和蔡先生也很认真地玩这种猜字谜的游戏。

我们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常常是分成好几组。第一组母亲和亚娜，有时候是妹妹；第二组是年青的蔡夫人和我；第三组是蔡先生；第四组是父亲，有时候还有妹妹。大部分总照这样组成，只有很少的时间，才有新的变动。有时妹妹不愿意玩字谜（因她已经长大了），而独自玩曲线谜图。但我们总爱玩字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喜欢玩字谜。每天午餐或晚餐以后，除了有事出去以外，总是这样玩的。我们常常把各种隐蔽的字母，也能够猜得出来。谁写得多是没有一定的，大部分都是出于侥幸。但结果大家总是十分兴奋，十分快乐。我们有时玩得不大起劲的时候，常常谈论些从前的朋友，或别的故事来提一下精神。我还得附带说明，在猜字谜的时候，常有豆和糖果吃，而茶却是不够一壶的。我们在玩的时候，常有兴奋的事情发生。

if 变成了 fig，又迅速成了 gift。这些，大家都已经能机警地运用各人的思想了。另一种是 my 变成 may。又立刻变做 many。所以我们一见到 may 的字句，立刻能够想出别的字眼来了。

我们离开了哈瓦那时，这种游戏便停止了。在纽约时，我们也会玩过，但是玩得很少，因为在那里我们都很忙哩！

——阿苕作

他们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

在西方，人常常问我毫无意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常是关于中国的，下面便是他们的问题：

1. 在中国有椅子吗？
2. 在中国有桌子吗？
3. 你吸鸦片烟吗？
4. 你在中国觉得冷吗？
5. 你是用鼓棒吃饭吗？
6. 你吃鸽子的窠吗？
7. 你为什么不裹小脚？
8. 你的眼睛的两端，为什么不是向上竖起呢？
9. 在中国有车吗？
10. 你的身后没有辫子吗？
11. 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吗？
12. 你也穿了睡衣上街吗？

像这样的问题，有好多好多的，但从这些问题上，就可以想象到西方的孩子，关于中国是怎样的想法了。

他们有那种思想，有时候使我们颇不愉快。但是，这些问题，实在是无意义的，完全是无意义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那样问我。在我心里，他们仿佛并不把中国人列入人类之中，而只是一种奇特的东西而已。

我想，如果他们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形，他们将会感到惊异，会奇怪不已的。

这些问题的答语是这样的：

1. 在中国有椅子吗？ ——有的。
2. 有桌子吗？ ——自然有。
3. 吸鸦片烟吗？ ——不。
4. 觉得冷吗？ ——是的。
5. 用鼓棒吃东西？ ——不。
6. 吃鸽子窠吗？ ——不。
7. 裹小脚吗？ ——不。
8. 眼睛竖起来吗？ ——不。
9. 有车吗？ ——有的。
10. 留辫子吗？ ——不。
11. 戴碗形向上的帽子吗？ ——不。
12. 穿着睡衣上街吗？ ——不。

你可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和你去问一个美国人后得到的答句，完全是一样的。

我希望，他们对于中国的陈旧观念，混合了日本的恶意宣传，能够完全废除了才好。

——亚娜作

我喜欢纽约吗？

假使他们不介意的话，我要说我更喜欢巴黎。但说不定我说错了纽约的字眼——因为这也是很难说的。

第一，在纽约马路上走，是找不到可以玩的东西的。只有

店铺的橱窗可看。

在纽约，交通很方便。

在美国的热天，我喜欢狗。

我喜欢美国的学校。

人在街上走得太快。

我厌恶他们的午餐。

我喜欢他们的公共汽车。

我对于黑人没有意见。

我不喜欢他们的空中电车。

我不喜欢摩天楼。

我喜欢无线电城的下层。

我喜欢纽约的电影。

我觉得俚语很可怕。

我不喜欢美国人的读音。

在公园之外见不到树木，我不喜欢。

我喜欢看见那些背上胸前背着广告牌的广告人。

我喜欢零售的咖啡店。

我喜欢他们的冰淇淋。

我不喜欢他们说“唐人街”的口音。

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对中国的想法。

我爱晚上去看百老汇。

我喜欢戏院四周的灯光。

我想镁光灯是可怕的，因此他们用镁光灯替我拍摄的时候，我会把眼睛合小些，我从来不对镁光灯发生好感。

在纽约没有滑稽可笑的店铺。

在纽约没有美丽。

在纽约的时候，身上灰尘很多。

他们奔忙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事可做的时候。

现在，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关心，那就是无线电城的舞台装置，我还想重新看一次。

任何巴黎的装饰都比不上。

可惜，所有纽约的坏处，都给我选出来了。

——亚娜作

第三辑　欧　　洲

在萨维亚轮船上

在船上有两组食物。一组是吃“烤牛肉”；另一组是吃“青菜”。在船上，父亲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吃烤牛肉。三四天后，侍者完全知道了，有烤牛肉的时候，侍者立刻会跑过来，告诉刚跨进餐室的父亲：“菜单上有烤牛肉哇！”父亲便向他大笑起来，一点也不怕难为情。至于吃“青菜”的一组，母亲却是个领袖，每次进餐的时候，母亲总要点些菜的，而且在菜字上面，加上一个“青”字。

至于各组的人员，每次并不一致，但领头的人，却从不会变过。

阿苔有时喜欢吃牛肉，但有时也喜欢吃青菜。亚娜妹妹要牛肉时，阿苔常跟着母亲吃青菜，或是母亲所吃的别种东西。

亚娜常是参加吃“烤牛肉”这一组的，她也是喜欢吃牛肉的一个。但是有鸡，或别的比牛肉更好吃的东西时，亚娜常让父亲单独吃牛肉，而她自己吃别的好吃的东西。

妹妹常参加吃“青菜”这一组，但她也常在两组间吃东西，因为她是家庭中最幼小的。

父亲和母亲常常相互大笑，父亲觉得母亲的青莱吃得太多，而母亲以为父亲每次吃东西，总是脱离不了吃牛肉。

——亚娜作

维苏威的内部

啊，维苏威——火山，我们去过的。

我们到达那不勒斯的那天，去参观维苏威和潘勃爱衣。但我们在潘勃爱衣的印象，几乎全给维苏威所消灭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在维苏威山脚下吃东西，吃完以后，便搭了汽车上山。起初，只不过是乡村小路，但从车窗中，可以望见前面一座为雪所盖的巨山。这时，我们是不是上山去，还没有决定，因为我们怕那里燃烧着的大洞，说不定连人也要滑下去。

到了山高五分之一的地方时，我们找到向导了，那里有一间小屋，有几个红脸的向导。父亲吩咐我们，坐在铺满绒毯的车上，我们都感觉到这是很滑稽的冒险旅行。大家的心里都有些心惊难熬的样子，但是说不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母亲说，倘若这熔岩中的熔液射出来时，不消一分钟，我们五个人都将化成灰烬了。我们听了，都在做假定有那种遭遇的想象。车子到了路底，已不能向前行驶了，我们犹豫究竟是不是应该上去？四周满是浓雾，母亲靠着向导人的帮助，忽前忽后地走。亚娜和我，父亲和妹妹，都是手搅着手，紧靠而行。天似乎在下雨，身上觉得有点儿冷。父亲把绒毯围着妹妹，看来仿佛是一个意大利女孩子。亚娜握紧了我的手，她说她愿意靠路的里边，却不愿靠路的外边走，于是我便和她调换了。

你知道，做姐姐是不能不如此的。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并

肩而行，于是便只好分开了。我们弯弯曲曲地上山去，还拿了些路旁的纯洁的雪块。(注)母亲走在前面，但不时回过头来喊："哑——啊!"使我们前后相互联络着。在路上，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假使熔液爆裂了出来，我们怎么办?"我们一致认为，只有滚下山去，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厚的衣服保护着，大概不致受伤的。在走着的时候，向导人撒了一个谎，他说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山顶了，我们却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但确实是很久的。

我们走到了一个地方，忽然听到海啸的声音了，每次约有三分钟光景，这是熔岩的流汁，流向维苏威内心去的声音。后来我一想到这啸声，便觉得恐怖起来。其实，这声音并不怎样响，我猜想大约因为不明白他的危险性的缘故。

我们到了一个火山口，那是我们想象中的深洞，一片熔液硬化的地方。这硬化后的熔岩，正像往下流着的样子。我们踏上二十天前有熔液流出在岩石上；虽然高山有冷风，却依然很温暖的。这些熔岩曲折蜿蜒，交错着向下流，正像直往深黑处垂下去的绳索，有些却像蠕动着的巨蛇。我们之中除了父亲以外，都有一个向导人陪着。妹妹是坐在一个壮健的向导人的肩上，我想她是最安适的了。路崎岖不平，向导人拖着我们向直线的路上走，路相当的好，否则，我们将感到不够刺激了。他拖着我们走了一刻钟以后，才放手，我瞧见相距二十呎远的火山口有熔液在喷出来。这溶液高射到一尺以上，然后又像火舌一般滚了下去，又红又热，下面的山峰，发出高亢的啸声。忽然熔液溅起来一小点，使我吃了一惊，父亲还在向前走，但母亲却慌急得叫他退后。两个向导人，用一把火钳，浸得了一些

溶岩液，放了一个铜元在那里，算是一种纪念品。

到处都是裂缝，罅隙，我们也必需经过这些可怕的地方的。这裂缝虽不很大，但是也不能说小，从罅隙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下层中红热的熔岩。有几处发出来的气息，使我嗅到很难受，同时到处的罅隙中，都在喷出难闻的水蒸气。我在感觉难受的时候，妹妹高坐在向导人的肩上，却像平常一样，我奇怪她究竟是不是感到难受。我真觉得像在另一个世界上似的。那里没有树木也没有生物，我们像探险家，不能再循原路回到地球上一样。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想法呢？那一定是由于踏着硬化的岩石的缘故。我们连上山来的雪堆，也完全忘记了，下面阳光照耀着的平原，和前面深色的海也全不在记忆中了。只有可怕的啸声，还在离我们约四十呎的山峰中澎湃。照他们所说，这路面和地壳是常常变动的，也许我们刚走过的路，此刻已罩上一层熔岩的汁液了。那种变化，常是依照风向而定，说不定有一天会把山冲倒的，因为地上一层层的，已经堆得太多了。

下山的时候，似乎容易些，而且也较快，我们跳过那些粗糙不平的溶岩，有时会跌一跤或是跪了下来，但立即被向导人扶持或挽起来了。我没有工夫去想究竟是否跌伤过，因为当时的脑海里，只是想如何找一处平坦的地方，来放置我的脚。这确实是我们每一秒钟须要考虑的。不久以后，母亲几乎全由两个向导人架起来了，她说她的脚只是一点点着地。在那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别的事，除了小心走路以外，一切都不能顾了。父亲屡次通知向导人，要他们走慢些，但是向导人嘴里答应，实际上并不慢下来。

我们走出火山口时，大家都觉得很快乐。虽说我们在浓厚

的云雾中，还是看不到世界，但那时如果溶岩射出来，我们至少可以滚下山去了。我又走过雪堆，仍然把纯洁的雪块放在嘴里。不久，我们又在车厢里了，那时大约五点钟。在归途上，我们看到一男一女——女的脚后跟有三寸多高，也在爬上山去。这女人似乎有些受不了，我不相信他们会走到火山口的。在车里，我们计算所有的损失。五双鞋子的鞋尖都破了，连鞋跟也磨损不少，母亲和我的脚上，都被石块所擦伤，但我们却颇为自负，当然我袜子也破了。

我们回到旅馆，洗了一次澡，又享用了精美的晚餐。睡觉的时候，各人的脑海里似乎还充满着这一页生活史上一段伟大的经历。以后，我们还时常谈到那次所经历的危险，我们所瞧见的景象，和所听到的声音。

——阿苔作

（注）——我们还在吃冰条。

我的鞋子没有破，我还穿着原来那双鞋子哩。

——妹妹注

佛罗伦萨

我们到了意大利，经过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我最喜欢佛罗伦斯，不仅是我，大家也都这样想。

意大利是宽大的，但并不清净整齐。

我们所住的旅馆，那位经理十分严肃。我无意中打碎了一件瓷器，使我吓得不得了，只得逃到梳妆室里去，让父亲去告诉他，我想他是会来追我的，后来，我们照价赔偿了他。

意大利有很多的猫，尤其是旅馆里更多。我们住过三个旅

馆，每个旅馆中都有猫。我真觉得不快，你知道我是十分怕猫的。

早晨，我们出去散步，走得不远就到了亚诺河边。这条河很平静，上面架着许多桥。有些地方有房屋，有店铺，但大部分都很空旷。有时空气中夹着一种强烈的气味，但有时候却很美。

沿河的建筑是店铺和旅馆，这些建筑，都是供给人们消费的，也是旅客们浪费金钱的地方。母亲在那里买了一串美丽的珊瑚，我很喜欢。我们也买了皮匣子，在皮匣子上面，刻着我们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的一只皮匣子，在卖炸面卷的店里失去了。炸面卷很好吃，做得也精细，里边还有巧克力和奶油。

有一天，我们租了一辆车，这车上的司机，居然会说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我们驶车到大礼拜堂。据他们说，这礼拜堂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富丽的建筑。我们付了费进去，但是我和妹妹却觉得这大礼拜堂看来极不愉快。因为不像一般民众祈祷的地方，而像是一座伦理文化学校的一间教室。建筑确实很大，有普通六个大教室那么宽大，当然，里边也是十分富丽堂皇的。所装饰的，完全都是大理石，不过在墙壁的四周，都是死人的坟墓，那坟墓就伸出在墙壁上。父亲还敢用手去摸索，可是妹妹和我，却一点也不感觉得有什么趣味。

我们还到市场上去，那里又潮湿又龌龊，我们看见人正在那里吃不会煮熟的牛肚。

阿苔买了一个童贞女圣玛利亚的模型，这是父亲给她的礼物，她多么想要这个东西啊！

我们喜欢佛罗伦萨，因为这里恰巧是适中的。那不勒斯太

沉静。罗马又太热闹，佛罗伦斯恰巧是不静也不闹。

我们住在大学附近的旅馆里，那里也有五六个学生住着。他们奏美国的爵士音乐，跳爵士舞，他们都很喜欢美国。只有一个人，父亲说他最聪明，因为他安静地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和看。

我们在佛罗伦萨住了五天，非常愉快。

——亚娜作

在尼斯的第一晚

大约是晚上十点钟光景吧，每个人都在火车上朦胧入睡了。只有母亲和亚娜还醒着。我是从梦境中半醒过来，披了大衣，也惺忪朦胧中。我们急急地呼喊脚夫，因为还有十件行李不曾搬下车。后来，幸亏火车在尼斯停了十分钟，总算不曾被带到坎斯去，或是比坎斯更远的地方。(注)

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接客车上，司机把我们带到旅馆去，那车子是我们预先雇定的，这时，我才完全醒了，其余的人，也都醒过来了。我们在黑暗中望见尼斯的灯光，那灯光在行人道上照耀得很明亮，似乎也很可爱。我们的车子，驶上山坡不久，便到旅馆了。旅馆的外表很清洁，也很优美，大家对于那景色，感到很愉快。我们同时觉得在罗马的狂欢节，获得这样优美舒适的旅馆，是一件幸运的事。

一个中年妇人，带着笑脸欢迎我们。父亲对她说话，用刚学会的法国话，意思是告诉她：我们在佛罗伦萨时已经定好两个房间了。这个伶俐的法国女人，她用流利的法国话回答。她对于我们的到来，觉得十分诧异，她记得我们定的两个房间是

三月二十三日，现在却是二月二十三日，这里没有房间可以供客人住宿，除了地下室以外，实在没有空房间了，她真觉得抱歉。我们跟她去看地下室！那屋子不大好，而且我们也存着不高兴睡地下室房间的想法。因此我们就告别出来，司机把车子又驶下山坡。在这狂欢节中找旅馆，确实是很困难的。司机在小册子上瞧了一瞧，又告诉父亲，他愿意带我们到凡拉·斐勒公寓去。我们很高兴，而母亲更是着急，她想尽可能地快找着旅馆来安身，因为妹妹已经睡熟了。

（注）我们三个人都睡熟了，幸亏亚娜，她大声喊尼斯，我们才跳下车，否则，一定被带走了。

——妹妹注

在临海边的林荫大路上，正是凡拉·斐勒公寓，外表十分广大。我们迈步进去。一个穿白皮衣领的黑少女来招待我们，接着又有一个穿制服、眼镜架在鼻尖上的男人，和另一个衣饰并不高尚的雄壮男人，一同出来了。父亲说："我们要两间有洗澡间的屋子，你们有吗？要多少租金？"这三个人聚在一起，低声商量。我们对于这旅馆女主人和经理这样的交谈，都觉得有些诧异。他们把价钱告诉父亲，那价钱自然是很高的。父亲便说住一晚再说吧。于是穿制服的人便对父亲说："你是中国人吗？"父亲安静地回答说："是的。"突然，那人用中国话来招呼我们了，我们见他说中国话，都觉得惊异起来，跟着，他又用中国话问妹妹几岁。在她还没有回答以前，另一个人来报告，说已经把行李搬进去了。那妇人便说，只能给我们一间有洗澡间的房间，因为房间很少。好，既是只住一夜，那就OK。于是我们走进屋子，房屋很大，陈设也不坏，但是屋顶太高了。地毯看

起来也像很华贵，但似乎已有墨水渍和虫蛀的小孔了。洗澡间也是老式的。这三个人，还有别的女仆，都在搬行李。那说中国话的人，又和父亲谈起话来了，他说十八年前，他曾住在北平。但他的北平话中，却夹着厦门（我们的故乡）和广东口音。他似乎很神秘，他说在中国领事馆做事，他是这旅馆主人的朋友，而那个衣服不很好而骨格强健的，就是旅馆的主人。

我们预备吃晚餐，所以走下楼梯来。母亲的神情，不像在别的旅馆中那样的随便。我们刚在餐室中坐下，那三个人又来了。旅馆主人表示因为在深夜里，没有一定的侍者，觉得十分抱歉。少女来了不久就走了。另一个人站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说话。厨房里的西崽，带了冷火腿来。他穿着有条子的背心，打着黄黑色鲜明的领带。他的脸和手臂，完全是红色的，我真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原因。他的手上托着一大叠盘子，跳到母亲的右边，便屈膝行礼，又轻轻地跳了一下，用叉子在盘子上轻轻地敲了敲，然后才把盘子放在母亲的面前，接着，他再屈膝行礼。他又跳到我右边，行同样的礼节。这情景，真使我们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但不久以后，我们对于他的样子，又有些觉得茫然了，母亲的神经，似乎觉得很刺激。而他递给我们手巾的时候，先把大拇指放在自己嘴里，然后才分发手巾，我们都觉得不大高兴。那个戴眼镜的奇怪男人，却不停地跟父亲说中国话，他说懂得八千个中国字，他又用手指在桌布上写得很快，这使我们也有些惊奇！在这里每件事都使我们觉得有些奇怪。主人是从法国中部来的，而少女是生在马达加司加的。这是非洲的一个小岛。据说餐室中的地毯值十万法郎，但那洗澡间却那样差劲。每件东西，都像主人、经理、侍者那样地不调和。对

于那种冷火腿，我们当然可以原谅的，因为时间太晚了。但是全部的事情却使人害怕。而那些人物，也有些神秘。我们都猜想主人一定是法国中部的一个农夫，在蒙地卡罗发了财，于是买了这别墅，成为旅馆主人了。这个经理是帮助他经营一切的友人，但是猜不透这位马达加司加的少女是什么人。我们只听那旅馆主人吩咐她带面包、水果和做各种事情时，称呼她是"朋友"。母亲对于这里的处境，更显着坐立不安，尤其是对于那位跳舞姿态的侍者。她连咖啡也没有喝，便和妹妹先回房去了。

我们回房去时，这房里和先前我们离开时完全一样，也没有添床铺。我们去问那个女子，她回答说，正预备给我们两个房间哩。我们洗澡以后，亚娜和我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那是一间更僻静的卧室。我自语说："一切都同在侦探小说里的情形差不多。"第二天早上醒来，多谢上帝，不曾发生意外。

——阿普作

在蒙登

蒙登这个城市，并不怎样有趣味，但我们因为在那里找到了好住所，所以便到那里去。但是要说这城市，实在一点没有可取的地方。我们每天出去，只有到海边去，那里有人杀死他们的病人。偶而我们也到市场上去玩玩，除了这些地方以外，便没有什么可玩的处所了。我们在一星期中，爬过了可以攀登的山，那里也没有好戏院。有一次，我们听到有一家戏院要演英国戏了，于是大家很兴奋，正和乡下妇人上都市一样的兴奋。但我们到了那里，只见一群群年老的男女进戏院去，简直没有一

个年青人。这些我们且不要去管，最使我们失望的，却是表演的戏剧，完全不好看。

我们每天出去，在路上所瞧见的，只不过是些老年有皱纹的脸，好像在蒙登没有一个年青人似的。母亲极其不愉快，每天一到下午，她便觉得愁闷得很，虽然太阳每天高高地在天空中照耀，但这却毫无用处。我们没有兴奋的感觉，也没有可以吸引我们趣味的新奇事情。我们只有到蒙特卡罗去，来了半小时的车才到。父亲想带我去看电影，我们到了一座大厦前面，那里门外还有电影广告，我们以为是戏院了，所以父亲便走去向看门人询问，这里演的是不是英国片。但看门人却诚实地回答说："这是赌场呀！"父亲一听，即刻走开了。大厦门前的花很美丽，也很奢华。母亲费了两个法郎才买到一个桔子。是的，这是我们在蒙登时的一次优美的散步，但是比起在巴黎来，可相差得太远了。

一天，父亲听说在巴黎有几个可以访问的中国朋友，他就回来告诉我们，以及怎样动身到巴黎去的旅程。因此，我们付了三个月租金，而在蒙登仅是住了一个月。两天以后，我们便住在巴黎了。

——亚娜作

小蟹的死

在海水涌上来的时候，绿色的水，会变成白色的泡沫，而泛滥到沙滩上来。海水这样不停地来回流，有时会带些海草、蚌蛤和牡蛎来。这些东西，常被遗留在沙滩上，孩子们可以把它们拾起来，有时，他们却被强烈的太阳光晒死了。换句话说，他

们总不会有好结果的。也许，在百分之一的偶然机会中，海浪重复把他们再带回家去。

这天，太阳很温和，海水却很寒冷，不但人喜欢到外边去，就是小蟹也喜欢。

不幸得很，小蟹却给巨浪掷去了。每一个波涛，使它更飘远了它的石洞。它渺小的身体，和它的脚的挣扎，是没有用的，它不知道怎样回到自己的家里，结果便冲到岸上来了。

它想到了它的叔伯、它的姑母和它的祖父，会在这沙滩上冒险旅行，现在，它自己也在这里了。它想到这里，似乎更害怕起来，它被催眠了。但不多一会，它重又被海浪的怒吼声所惊醒，它赶快爬向海里去；但是，迟了，已经太迟了；使它惊骇的是孩子们的声音，已经听到了。它偷偷地望了一眼，刚巧和孩子们的眼光碰上。突然，空气一阵寂静，它已被拿在孩子们的手中了。它的肚子，被手指挤压着，它想运用她的剪刀武器，但没有用——太短小了。现在它被摇摆在空气中，白色的笼子关住了它，但它怎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啊！以前听到的波浪怒吼，现在只成为低微的耳语。唉！在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原来可爱的石洞，在飘动的海草中，再和亲爱的蛤子哥哥，虾妹妹谈天呢？

在闷塞的白色笼子里，它觉得头有些沉重和昏晕。它把眼光闪动着，但所能瞧见的，却是有限得很。它的小嘴中，不停地喷着泡沫，在这种情景下，很难以找着它自己村庄的影子。突然间，一切都没有了，在它的眼前，只有一片白色。震动和摇摆更觉得厉害了，结果，它便昏迷失去了知觉。

它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已不在可怕的白笼子中了，也许是

回到家里了吧？它的脚下，好像是有了石子，但它刚想走动时，才知道那是玻璃。不，这不是它的家，这水一点也没有咸味，它叹着气，仍旧坐在玻璃上。它用尽了力量，想逃出这拘禁着身体的牢笼。但是它挣扎得八只小脚已感得十二分的疲乏，那一对利剪，也感到疲倦，不久，便缓缓入睡了。

它第二次醒来时，四周只是一片漆黑，孩子们的声音，也完全听不到了。它想，这也许是它逃走的唯一好机会吧？它把四双脚爬了又爬，不知怎样，竟被它逃出那玻璃缸。这时，它觉得多么的轻松啊！但到哪里去呢？到什么地方去呢？四周是黑暗的，家又在哪里？为什么那浪涛的声音，完全听不到呢？别管这些，我会自己设法。它经过了许多次的翻跌，走到有一些微光的地方。它快乐得很，便奔了出去，虽说它已是十二分的疲乏，而且也饥饿得更厉害，但它都不管这些。然而，它可以瞧见的光明，却依旧是人们欢笑的地方，这证明它并没有到海边，于是它又转向到别处去。它的头沉下了，它一步步没有目的地爬，它希望仍能爬到家里，它的嘴里，又喷着泡沫。啊！它又见到了一线光明，虽然这光线没有以前那么强。它的脚还有一点力量，所以它爬上了高窗。但这却使它感到惊骇而迷惑。它又被看不见的东西——玻璃——挡住了。它又跌到玻璃上面了。唉！它怎样才能成功呢？它的全力都已用完了，只得静静地躺在那里，波涛打在石块上的声音，隐约地还可以听到。但这小蟹却不能再听下去，因为最后的一口呼吸已经断了。

“可怜的小蟹呀，它什么时候爬到这里来的呢？唉！死了，可怜的小东西。”

它的身体，被掷进一只废纸篓里，但是它的精神，也许已

经回到波浪中的海草堆里去了。

——阿苔作

从法国南部到巴黎

这是一个很早的早晨。母亲是第一个起身的，我们便也跟着起来了。我们吃完了早餐，不久却见女仆哭起来。这天，是我们到巴黎去的一天，这是我们坐在蒙登花园中的最后一次了。父亲看见一种新的花朵在开放，每一件东西都是美丽的。大约是八点钟光景，鲁意斯——这个女仆帮我们带了行李到车站去。她跟我们到车厢中，而把一束花献给了母亲。她走来走去，显得心神不安的样子。再隔了一会，车子要开行了，所以她走下车去，接着摸出一条手帕，向我们挥舞。其实，我知道她是要擦眼泪的。

鲁意斯是年老的女佣人，没有人和她在一块儿居住，因此她禁不住要流泪。

车开行以后，我们感觉风很暖，所以便脱去外衣，使身体舒服些。母亲先是观看窗外的景色，父亲坐着吸烟，阿苔、妹妹和我看书。我眼睛发红，父亲替我买了一瓶洗眼睛的药水，我喜欢用，每隔一分钟洗一次。我们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就已觉得饿了，但是没有办法；要到十一点钟一刻才有东西吃。后来到了十一点一刻时，我们吃得很快，比平时几乎要快一半。我们享受得很快乐，又在车上午睡。

似乎没有人关心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大家呼呼地睡，睡得很舒服。一直到四点钟才醒过来，又不停地把苹果桔子放进嘴里去，我们觉得疲乏得很。在里昂，我们下车吸了些新鲜空

气，以后便进晚餐。但到巴黎以后，我们又睡着了。十一点钟，天下雨，父亲引导我们到了一座壮丽的旅馆里。这天晚上，我们再不会见到什么，但从父亲的嘴里，听到了许多"Madelene"。这夜，他说这个字眼，至少说了二十次，使母亲对于这个字眼都感到得头痛了。

——亚娜作

法国的奇异习俗

我来到法国以后，见到许多奇怪的事情，在美国是见不到的。

法国人隐藏着他们的邮筒，时常把它们装在商店的墙上。

法国人做长而大的面包棒，落在街上，然后再把他拾起来。

法国的老年人走路时，拿着手杖，吸着短纸烟，慢慢地走。

法国妇人数生丁（法国钱币）的时候，总是一个个地数，以防错误。

法国人在街上进餐，七月十四那天，又在街上跳舞。

法国人常常殴打中国人。

法国工作的夫妇，常在星期日以骑脚踏车为乐。

我常常见到法国的老女佣人，两三个在一块儿走着谈着，譬如说某人是几岁，吃些什么蔬菜，这样那样地闲谈。

九月，十个女人中有七个是穿黑色衣服的。

我看见年老的妇人，坐在有轮子的椅子上，由年青的男人推着走。

我到处看到裸体的女人或马的雕像。

我看见车子停在路中间。

在街上到处可以见到又旧又破的屋子。

我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把面包屑拾了起来，小心地包在纸包里，又把纸包放进一个纸袋里，再把这纸袋放进较大的纸袋里，以后再把较大的纸袋，放进更大纸袋里。

兵士们常把两手插在衣袋里，慢慢地在街上走。

我看见没有牙齿的妇人，用警笛卖报纸。

我看见法国的小孩，都戴着手套。

我又看见法国的母亲们，在街上打孩子。

在星期一那天，我看见各种店铺都关上了门，好像晚上一样。

我看见菜馆在星期日关门，为了实行四十八小时的工作制。

我看见各国的人民，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安适地在街上走。没有像美国人一般，要从头到脚的观看他——像土耳其、印度等等的人民。

我们要付酒钱给电影院的看门人和酒菜馆中替我们开车门的侍者，假使不给他们时，他们便说“Et Moi”。

车站上的火车，不是早到就是迟到。

我看见香水的牌字，有“中国之夜”，来代替“巴黎之夜”的。

我到处看到“Pedicure Chinois”。

我随处都看到一对对的情人，在公园、咖啡馆里接吻。

我见到犹太人的新娘子，穿着结婚礼服在市街上走。

我在舞台上看到裸体的女子。

我到处看到女人总是脸上化着装。

我看到橱窗中有美丽的鞋子，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亚娜作

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

巴黎人常常自夸说，他们的爱里生大道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但是其理由并非完全由于爱里生大道本身的壮丽。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伟大的凯旋门。凯旋门矗立在那大道的一端，显得伟大而又庄严。而在和谐的地面（Plrc de la Concorde），用埃及旗杆竖立起来，光线射过凯旋门的中央，平直像屋梁，横在爱里生的大道上。

我虽说没有看过整个的世界，但我说爱里生大道，真是世界上最宽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而有关的，还在于那些咖啡店和人民。那里有巴黎最华贵的咖啡店，雇佣着女音乐师，仿佛像一个音乐厅。咖啡店分成室内和室外两部分。要是星期日晴天，咖啡店里便挤满了人。人们常在那里消磨整个的下午。假使你要了一杯咖啡，你尽可在那里坐着消遣，不管是多么久。你可以读报、读小说，或是和知己的友人谈谈心。你抬起头来，还可以看到各种民族游行的行列。最新的头发式样、服装，这些刚好在你面前走过。我已经见过两三次了，像花朵一般的少妇，伴着一个满布皱纹的老年人一同在那里散步。一件新衣服，只要有机会可以在爱里生大道上出现的话，决不会藏在家里。那些咖啡店中，也坐满批评家，而且还有许多特地来瞻望巴黎的游人。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式样都完全不同。暹罗人，阿拉伯人。他们也常穿着他们自己特异的服装在那里走动。女孩儿们似乎带着羞怯的态度，有时也有中国人走过，但英国人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其实究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却不得而知了。

我们还不会十分法国化，坐在咖啡店里，不上半小时，便站起来走开了，我们立刻变成了人所瞩目的人。有一次，我瞧见几个兴高采烈的人，坐着一辆二十年前的旧式车子，那车子很高，前面的两盏车灯也很大，他们把车子驶到停自备汽车的地方，许多人都跟在他们后边，还有些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来欣赏这快乐的刹那，真是充满了滑稽的意味。

室内咖啡另有一种不同的风味，有几个坐在靠外面的前排，他们能够享受室外室内的两种景象。我们最喜欢的一家，是叫匈牙利亚咖啡馆，那里有一群女音乐师，约摸有十五个，穿着颜色美丽的衣服，脸上涂满了脂粉在奏音乐。她们所奏的，大概是匈牙利亚的舞曲和同类的音乐。我们常来欣赏，有时候一般爱玩笑的人，会起来唱唱、跳跳，但我却不高兴这样。

七月十三那天傍晚，我们乘了无蓬的敞车经过爱里生大道，看见车子的前前后后、右边左边都挤满了车辆。夕阳从凯旋门后面降下去，使凯旋门也成为一个黑暗的轮廓，驶过"和谐之地"，便清清楚楚望到 Lullery 和 Louvre，那种伟大的景象，真是值得赞美的。

再有一次，父亲对我们说，要我们四个人不看路牌，而把爱里生大道拼出来。这字的拼法和读音都不同。我们中没有谁拼对了。我拼得最像，只是把 Elysees 的末尾一个字——s 忘记了。

我很喜欢爱里生大道，不过我觉得太奢华，同时在那里也觉得这世界太舒服了。你会忘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眼前的印象以外，其余一切都将消失了。

这是物质世界的浪费，也是太会享受现实的表现呢！

友来往，或在哪一天会回祖国？他笑着说：他会写信给他的朋友，也许有一天回到祖国，住在四川的一所修道院的分院。谈话后，又去参观了这院中的学校教室，在网球场上多密尼克派和尚（传道使节）在打网球，每个球场都满着，他们奔去拾球时，他们的长长的白袍以及头上的黑帽飘动得很滑稽。他们在欢呼的时候，似乎很满意，但是这确是一种可笑的现象。陆神父和接客僧说他们祷告得越起劲，他们越玩得起劲。但我们直到现在还不了解他们欢乐的缘故。

教堂铃声响后，他们去吃午饭了，父亲和A先生走进普通的膳堂。那里有二百多个和尚坐着，母亲同我们走进一间小膳堂，一个和尚给我们拿来酒和汤。第二碟是素豆烘牛肉和蕃芋羹。餐后的点心是巧克力布丁。母亲惊呼说："这些和尚和中国的和尚相比较真是幸福得多了，他们有酒和牛肉吃。"接客僧告诉我们说一星期中有一天他们吃蔬菜。母亲说："很好，很好。"但他们的蔬菜中，却也有鱼鸭或鸡，因为那些是水中的动物，鱼是在水中的，鸭也是在水中的。既可以吃鸭，鸡鸭同是家禽，自然也可以吃鸡了。母亲听了答道："啊！这样的。"

午餐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大的会客室里饮咖啡。父亲说在午餐时，不准谈话，所以刀叉的声音似乎分外的响，用餐时有人轮流在读一本书。因此父亲想，在修道院中进餐时，每个人确可以得些书本的知识。

陆神父给我们三个金质品，作为纪念物，他在给我们以前，先祝福。下午两点钟，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情和一种陌生的情感，离开了修道院。虽然我们不能享受他们的生活，但很欢喜看到他们的行动。和尚说他们把这修道院看做他们的家，而这些和

我们一停步，更有卖长生果的来了。假使你回绝了第一个，第二个却立刻会跟上来。因此，我们买了一法郎，怕再有别的小贩来吵扰。后来我们一尝滋味，觉得很好吃，于是又买了两法郎。

父亲在走向下面的时候说："我们爬上时很困难，一定把体重减轻半磅了；但如果向下走去，那正相反，我们把损失的半磅，又失而复得了。"这话当然没有意义，我们都知道，但也没有人说这话究竟有什么错误。父亲跟我们四个女性争辩，实在谁也证明不出他有什么错误。但父亲的话，确实没有错的，在争辩以后，父亲把事实告诉了我们，于是我们也都满意了。

——亚娜作

我们的看门人

她无疑的是一滑稽的人物，她用她的棕色眼睛平射着瞧人。她每天总穿着淡蓝色很不整齐的衬衣，旧的棕色带子，松松地围在她的腰间，她的鞋子是松松的室内鞋。我们可以说，她是在巴黎我们第一个认识的法国人。

我们每月付她二百五十个法郎，买她脸上的笑容。这代价是比一般高的，我们一下楼时，便见她的阔脸上的笑容，"Ella，Bebe，Bonjour"她对我们客气而友爱，虽说她的声音是很粗糙，我们可以想象出她在街上口角或争吵的姿态来。我们从天井里可以听到她的烦闹的声浪，那时她或在天井中洗擦石砖地，或只和同伴闲谈。但是我们常可在第二层楼听到她的声浪。

我们每天见她穿着衬衫，不管是在外边马路上，或用吸尘器吸办公室的地毯，她总是这样的装饰。我们对她笑，她也对

我们笑，大家很和气。有时信封上邮票贴得不足，她先替我们付出了。当我们回来时，她会开了门欢迎我们，且述说我们欠她几个苏（法币）的邮票。假使我们身上有零钱时，便还给她。但如果没有，隔一刻钟，她又会上来索取了。假使我们多给她几个苏，她也毫不迟疑，愉快地收下。

她的丈夫在前几星期生病。一天，他突然坐在办公处，但仍是不能走路，他是十足的法国典型人物，轻快而又幽默。他也常带着笑，他似乎比他妻子文雅些。他常在电话机附近阅着《这夜》或《巴黎之夜》，他俩相处得很好。

好啦！当我们通告退租时，真相毕露了。每月不再付二百五十个法郎，我们便再见不到她的笑容。这妇人显出了她的真面目，直率地望着你。但那个男人，我们走过他面前时，仍然微笑，似乎很不介意。这样，我们便离开他们了。

——阿苔作

比利时修道院参观记

我们在比利时的假期，除了在车上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共有五天。除在布鲁林尔住了一天，其余的都在乡间。一天A先生用他的车载我们去拜望在比利时修道院中的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在路上大约驶了半小时，经过了一条美丽的森林中的大道以后，我们就到了圣安得烈修道院了。下车后，见到一座红砖的新建筑物，假使那里没有礼拜堂的塔和出进的和尚，我们简直看不出这便是修道院。A先生进去后同一个和尚出来，他是一个善良而愉快的人，但从他的黑色衣服上看来很严肃。他告诉我们这时正在做礼拜，又问我们是否要去看看。我们同意

后便跨进教堂门。这是一所新教堂，大门在教堂的左方，前面有一片空地，而这小而圆的空地上有一圆筒形的房顶用几根木柱子支持着，那便是教堂了。里边的座位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给来宾的，另一半的座位是为各个和尚对坐的。这是很光亮而具有色彩的建筑。太阳照耀时，便没有旧教堂的阴暗。我们坐在第三排，而这位和尚的职务是招待客人的，他和我们坐在一起，向父亲解释各种事情。不久，和尚一对对地进来了。他们都穿了黑色衣服，似乎很庄严。他们在神龛前跪了一下，才到他们的座位上，当大家坐下后，他们戴上头巾，或帽子，那是连接在道袍上的。在来宾席上，也有和尚，但服饰不同。他们所穿的是棕色的袍子。腰间束着一条法兰西带子，头上只有一圈一吋长的头发，其余都剃去了。脚上没有袜子，只穿了草鞋，他们也穿网球衫。我看他们的样子，似乎会跌倒的。

座中还有一种和尚，是多密屈克派。他们真是做宗教工作的，他们的修道院在非洲，现在刚是告假回来。他们穿着白袍戴着一顶大而黑色的帽子，因为在非洲穿黑袍，是太热了。

这时我见到一件奇怪的事，那位接客僧只是向父亲低语，解释各种礼节。和尚平时是戴帽子的，但是在祈祷时有种语句，是上帝说过的话，他们便即刻除去帽子，表示对于上帝的尊敬，说完以后，又把帽子戴上。在这祈祷中，我又看见有些和尚突然跪下，意思是做了错事开始忏悔，以求上帝的宽恕。那里的和尚又作连环的拥抱如甲抱着乙、乙抱着丙、丙抱着丁等，以表示和尚间的友爱。

早上十点半到十一点钟他们祈祷完毕。这时间不很长，在退回座位以前，每个和尚再到神龛前跪一次。他们走过时，我

看见他们的头上有两条细线状的条文，似乎是火烧过的，没有头发，父亲问和尚，据说这是上帝的奴隶的标记，正如希腊人对于奴隶的标记一样。他们进修道院不到三年，是不用火烫的，在这三年中假使他受不惯这修道院的生活，他可以随时还俗，三年后，他决定修身为和尚时，便举行平伏于地的礼节，以表示他绝对服从上帝了。

接客僧又告诉我们，除非是有极需要的事情时，和尚每天是不准谈话的（当然，他是一个例外）。但是中餐后的半小时，是破禁的，他们可以到树林中去散步谈笑。

一个和尚有要事要和另一个和尚谈话时，便说“嗙！”意思是“喂！”而另一个打手指放在口上，意思是问：“是不是你要同我谈话？”这谈说是要尽量简短。在经过礼堂时我们看见几个人说“嗙！”而其他几个打手指放在嘴唇边。

这是很有趣的。后来他引我们到一个十分优美的会客室，告诉我们暂时等候一下，他去通告陆神父，请他来。

陆神父进来时，我们都站起来。他是短小健康的人，常常微笑，他喜欢看到中国孩子而有机会说中国话。他已是六十以外的年纪了，但看起来还不到。他的名字是陆徵祥，他是民国二年的内阁总理。我想他曾任驻瑞士的公使。他告诉我父亲全部的历史及他进修道院的原因，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在她不幸早死后，他很觉得寂寞，他没有儿子，父母也都死去了，由于他妻子死前的感化，他便到这比利时修道院来做和尚。自他入院以后，他的健康和愉快增进了不少。他和这接客僧一同学习拉丁文。陆神父自愧他仍说带上海音的国语。这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内阁总理会变成一个和尚。父亲问他，曾否同中国朋

友来往，或在哪一天会回祖国？他笑着说：他会写信给他的朋友，也许有一天回到祖国，住在四川的一所修道院的分院。谈话后，又去参观了这院中的学校教室，在网球场上多密尼克派和尚（传道使节）在打网球，每个球场都满着，他们奔去拾球时，他们的长长的白袍以及头上的黑帽飘动得很滑稽。他们在欢呼的时候，似乎很满意，但是这确是一种可笑的现象。陆神父和接客僧说他们祷告得越起劲，他们越玩得起劲。但我们直到现在还不了解他们欢乐的缘故。

教堂铃声响后，他们去吃午饭了，父亲和A先生走进普通的膳堂。那里有二百多个和尚坐着，母亲同我们走进一间小膳堂，一个和尚给我们拿来酒和汤。第二碟是素豆烘牛肉和蕃芋羹，餐后的点心是巧克力布丁。母亲惊呼说："这些和尚和中国的和尚相比较真是幸福得多了，他们有酒和牛肉吃。"接客僧告诉我们说一星期中有一天他们吃蔬菜。母亲说："很好，很好。"但他们的蔬菜中，却也有鱼鸭或鸡，因为那些是水中的动物，鱼是在水中的，鸭也是在水中的。既可以吃鸭，鸡鸭同是家禽，自然也可以吃鸡了。母亲听了答道："啊！这样的。"

午餐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大的会客室里饮咖啡。父亲说在午餐时，不准谈话，所以刀叉的声音似乎分外的响，用餐时有人轮流在读一本书。因此父亲想，在修道院中进餐时，每个人确可以得些书本的知识。

陆神父给我们三个金质品，作为纪念物，他在给我们以前，先祝福。下午两点钟，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情和一种陌生的情感，离开了修道院。虽然我们不能享受他们的生活，但很欢喜看到他们的行动。和尚说他们把这修道院看做他们的家，而这些和

尚应该互相做为家属，否则生活岂不太单调了吗？这是我们旅行到这修道院的印象。

——阿苔作

父亲在法国人开的店里买了一架收音机

“还没有预备好。”这是一句法国人的口头语，但有时却是废话。

一月前，父亲、妹妹和我走进了一所法国人开的收音机店。父亲说我们可以买一架收音机，所以他告诉店中的职员送一架法国制的到我们家来试试看。我以为七点钟可以送来了，然而直到八点钟，才送来了一架收音机，那送货人还说“准时”，又向父亲伸出手要酒钱。我们试了又试。但没有人来把货取回，连来问一声喜欢不喜欢的人也没有。所以父亲再到店里说他要一架美国制的。于是付了一千法郎把东西购定了，购买时是说明五月二十日送来的。但父亲打了许多次电话告诉他们日子已过了好几天了。结果他们说“星期三，一定。”可是星期三又过去了，一个中国人便开始忍不住这种拖延。父亲，好像卖东西给他们，走进店中说：“可否请你送来？”“是的，今晚七点三十分。不要生气，我们已预备好有两架美国制的请你拣！”这话是不错。但没有人还相信法国人。母亲说何不取消这交易，但麻烦的是一千法郎已在他们手中了。

“明天可以预备好，价格，装置一切都OK。”“一切都OK。”这是多么有力的语句！

“铃——”铃声在十二点钟响了，我们以为还准时，只迟了二十小时。一个人走进来，但你得到的是什么？只是另一架收

音机给我们试听，而法国制的一架仍在我们家中。

"好了！"这法国人说时，脱去了帽子。正想预备走，他对所做的似乎已满意了。"但是多少价钱？我定的那一架在哪里？"

"定的一架隔两天预备后送来。你可先听听这架VS收音机，隔两天我会告诉你价钱的！"

好了，他又不见了，但假使我们不知道这价钱，那末试听有什么用？我们怎能决定呢？

日子是明天。但没有人相信他会来。(过了多时，也没有收音机送来。)

"法国人善于谈爱，善于服装设计，但不善于经商！"父亲喊着说。

——亚娜作

我们还买了一架钢琴，那人是准时的，但他们来时有一种可怕的气味！

——妹妹注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今天，据传说是牛郎织女节。著名的故事中说过，这一对情侣一年一次在桥上相会，假使在这七月七日的夜里你静静地坐着，你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我记得三年前的王妈常坐着把故事讲给我们听，这一天她会告诉我们牛郎织女的故事。

但是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战事已过一年。日子过得多么快，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们在纽约，对战事的发生非常震惊，而现在我们是在巴黎，战事还不曾停止，而越来越厉害了。这不是巧合吗？两件事会发生在同一的日子。

现在我再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据说有一个工作很勤的牛郎，娶了一个织女。上帝看见他们是既美好又勤俭的人，所以让他们升了天。

他们认为天上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了。因之织女不再去织布，而牛郎也让他的牛独自去吃草。上帝看见他们这样懒惰，便再把他们送到地上来，只能在每年七月七日到桥上相会，其余的日子他们都要勤于做工并且单独生活。(这桥是由群鹊飞集，临时架于河上而成，鹊造这样的桥为了同情牛郎织女的遭遇)。这天——今天——他们相会，哭诉离愁，是得上帝的允许的。王妈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因为她相信这是真事。

——亚娜作

七月十四日的早晨

这天早晨，我们起身最迟，因为昨夜睡时已不早了。起身后，我们预备去看阅兵，所以大家都出去，路上人已很挤，幸而我们还找到几个椅子，每一个的价值是十个法郎，我们占了四个，我们都站在椅上，因为坐着是看不见什么的，我们站着看正好。我们看见很远处一群群的人，骑着马的、步行的，以及音乐队，还有许多坦克车，都漆着青灰色以避敌人的侦察。坦克车边有兵士，他们穿着铁盔蓝衣，似乎正预备开战，仿佛随时都会有战事一样。头上是飞机，声如雷震，鸽子吓得乱飞，还有大炮及各种枪。

我看到这些东西而想到了"这些做什么用?""杀人。"他们告诉我们怎样杀人。于是我们想到中国的战争，坦克车旁可怕的战士，我想象到从飞机上的投弹以及各种武器的动作。一排

排兵士的杀死，在这检阅中各事都是威武，但也是可怕的。假使你想到这些是做什么用的，结论是：他们是“杀人示威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战事，这便是我们的世界呀！

——亚娜作

鸟市场

昨天我们到巴黎的小鸟市场去看鸟，我们走进市场时，就想买几只的，但不知道买哪一只或哪几只好。

我们慢慢地走着，观察每一只歌唱的鸟，后来碰着有人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一对红头鸟的价值。那些是关在笼中可爱的小鸟，我们问他六只的价值，他说是五十法郎。许多人注意中国人怎么会讲法国语，怎么会买鸟，大家站住了望着妹妹。父亲的本意认为带着鸟笼，未必不雅观。但再一想，决定散一会步，再来买，以免累赘。

所以我们又再慢慢地走着。父亲是喜欢颜色的，看见了颜色鸟，他便凝视不已。

现在见了一对颜色美丽的鸟，从头至尾各色都是不同的。而且配合得美丽，父亲凝视了很久，最后问价钱，但太贵了，要一百五十法郎一只。

父亲对于这种费用，向来是不吝惜的，他常思忖着由此所得的愉快和所出的代价相比较，只要他觉得值得，他就会买。父亲想了一会，觉得假使是两百法郎一对，他便买，但是那人不愿此价出卖。所以父亲只得又回到三对卖五十法郎的地方，那些也是美丽整洁的。但和另外的两只相比较，自然差得很远了。结果，我们决定买四只，给他们三十五法郎。

可是那时父亲像有些不满意，因为没有美丽的颜色，虽说这些也是有颜色的，可是并不多，父亲又希望有一只会叫的鸟，能学各种鸟类的叫声。父亲的愿望也是我们所同意的，我们也喜欢有一只善唱善叫的鸟。

所以我们走过了这家店，再到另一店或可以说是另一市场。那里有一只鸟，唱得很悦耳，代价也要一百五十法郎。父亲问他最低的价钱，他说至少要一百法郎，父亲还他八十，他没有答应。

后来在一个小店中，发现另一只善唱的鸟，代价只须四十法郎。阿苔很小心，她知道如何节省金钱，她希望父亲放弃价值一百法郎的一只，而买这价廉的一只。父亲与那人略一论价后，他转过去，看到这价廉的一只。这鸟并不是善唱的，父亲认为它只是刺激性的叫，而不是悦耳的歌唱。

但父亲对于那一百法郎的一只，确实冷淡些了，结果，终于买了价廉的一只。因为隔了一会以后，这只鸟婉转地叫了，我们也称它为善鸣的鸟了。

等我们重又回到那对美丽的一对鸟处，那两只已经卖掉了。

因此我们只带着五只回家。我提着笼子时，鸟叫起来了，于是引起一群人围着听，我觉得我是要被围于人群中了，所以便把笼子交给阿苔拿，而自己走向爸爸那边去。

到了家，把笼子挂在钢琴上，而这只鸟叫了又叫，直叫到天黑。那两对却各躲在枝条下，紧紧地握着枝条睡去了。

这只善唱的鸟，是我们最爱好最宝贵的，但鸟也是孤独的、可怜的小鸟。它从这枝跳到那枝，又是独孤地睡着，但是后来我看见一只小鸟偎在它头颈下，看上去像父子两个，于是我觉

得这五只已成为一个家庭了。

今天一只红色鸟飞去了。剩下它的妻子或许是它的丈夫，在叽叽地叫唤，要唤回飞去的鸟儿，而且连那只善唱的鸟，也帮助叫它归来。但是终归无用了。它早已飞向天空，谁也不知它的所在了。我看飞去的一只也许是雄的，那末我们现在剩下来是两雌而一雄了。

我去看看剩下的那只鸟，啊！是的，是一只可爱的，但那一只却逃去了，我觉得很难过。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飞去的是雄鸟而不是雌鸟，似乎又有些欣慰了。

——阿苔作

小鸟的死

我父亲，并不是凶手，或是像凶手一类的人——他是一个著作家。

这只小小歌鸟的死，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你们也必定会觉得有趣的。

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早晨，父亲起身最早。他去观看这只优美的歌鸟和它的新伴侣。这丈夫正用嘴来咬他的妻子，这是多么不幸的一对呢？

父亲，想给这鸟丈夫一个教训，他于是开了笼门捉住这鸟丈夫。但是当父亲教训毕时，却使他大为惊异，这小鸟死了！父亲立刻用科学方法，运动他的翅膀，想给它施行人工呼吸。但是……没有用！

我们听到了这件不幸的消息以后，大家都很悲伤。

但是他仅一个作家，想矫正这种事实——鸟是死了——父

亲是伤心的——其余的家人也都有些悲哀。不认识父亲的人，也许误会父亲不是好人。但是，不，父亲并不是存心害那只小鸟，父亲对于小鸟的死也很悲伤。我觉得父亲的心里，不知会发生怎样的感觉。这一定是可怕的感觉，但这并不是他的错误。譬如倒翻了一杯牛奶，烧焦了五六个面包，新衣服的前面滴了墨水迹，等等。这种事情在人的心理上，是不足深责的。

父亲并没有受到谴责，但他的心里，却更痛苦，那是我们从他脸上的表现就明白。父亲常说与人争论不必解释。但这一次他觉到需要解释，所以他说了许多次，他说他必定是把鸟的头颈握得太紧了，而鸟是如此弱小，他的手指却过分有力了。

丧礼是由妹妹和母亲主办的，母亲几乎哭出来了。结果这只可怜的小鸟，最后被掷在垃圾桶里。

——亚娜作

无线电城和爱费尔塔

很久以前，我们早已听到法国的高大建筑物。现在我们已到这第八十层楼的所在地了。这是一个暖和的晚上，F 先生与 F 夫人带我们去乘地下车到第五十街。出来后，便到了目的地。F 先生买了票，我们便进入迅速上升的电梯中，真是快乐极了，假使你不把嘴张开，也许会损害你的耳朵。我们在第五十九层楼上换梯，而到另一个拥挤的电梯中，一分钟之后便到了顶上，我们跨出来向外边走，向下一望，真是行人如蚁，车辆比玩具还小了。街上明亮得很，但小得像一个匣子，灯光也很小，我们向下望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巨人，像上帝从天上望到地上。我变得很大了，还是世界变小了呢？我们又见到巨大的红光在照

耀闪动。这可是太阳，不，是太阳照耀到世界吗？一会儿，母亲把我惊醒了，她说我们下去吧。“下去？”我说。于是我们便下去了。下来后，向上一望，觉得现在我是成了蚂蚁了，同时在上面的人也好像是蚂蚁，在地上的又像是上帝了。

好了，我们有一天又到了埃发尔塔上，是三角形的，那里没有驶得很快的电梯，但有几种车辆载我们上去。这是比较冒险的。每一次的升高，我都觉得有些可怕，直到换了三次车后，我们才到了顶上，那里游人很多，风也很大。这时我觉得好像在一艘航行中的小船上。这建筑却似乎是一种岩石。我们向下面一望，手便发冷而腿也疼痛。正好像我是攀缘上来的一样。接着父亲领我们到更高的部分，那是最高的地方了。那里有一面法国旗在飘扬。我们买了一个小埃发尔塔的模型，还不满一吋高。我把我的手放在顶上说：“我在这里呀！”妹妹却把它插在衣襟上了。

——亚娜作

在彭非大学

参观彭非大学以后，我们再决定到哪里的行止。在星期三的下午，父亲带我们到这里，我们觉得有些悲伤，为了要与父母分离一个月的工夫。但当我们见到这可爱的地方，又喜欢起来了。妹妹有点不舒适，我们带她到教师那里，然后我们同倍尔罗茜以及别的女孩在晚餐前后去划船散步。在夜里房中热得可怕，我们睡时不盖东西。我们现在不十分想家，但随心所欲地游荡。第二天的早晨，太阳光照醒了我们，后来钟声响了，亚娜为了起身太迟而烦恼，可是她还起得太早哩。我们看着妹妹

而她还不怎样习惯。我们问她时，她只说“好”、“是的”。她必定在另一所房间而感到寂寞。法国人比美国人来得轻快。美国人太认真，而法国人太随便。他们对我们都不很注意。从九日到十一日，我们同倍尔罗茜，还有几个学习我们法文功课的亚娜和倍尔，在池中游泳，罗茜和我在湖中划船。天气很热，妹妹和亚娜在湖中很快乐，妹妹早晚要在湖中玩。教师对于新生不大关心。妹妹不会说法国话，所以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块玩。在下午亚娜和我去远足。车上很冷静，这旅行不甚兴奋也不愉快。我们参观了瓷器博物院，那里有许多中国的碗和花瓶，很华丽，后来我们走到日本花园，我们本不愿到那里的，但终于去了一次。最后我们乘小船从圣方到我们的圣母 Natre Dame，倍尔和罗茜，亚娜和我没有一个带钱的。我们四个坐着很口渴，真是苦恼的，大约到了八点钟我们才到。在路上，我很想念妹妹。有几次几乎要哭，但还好，没有哭出来。晚餐后，我们去看妹妹。她已睡在床上，看起来很难过，我倒不觉得寂寞。我猜想这或许因为是起初几天的缘故吧？

这夜我很恐惧。我们睡下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下起来，声音很巨大，我想妹妹也一定受惊了。半夜时分又是一阵大雨，但我却已睡着了。

今天起身后我期望天气会凉爽些，但依然很热。我们学法文课，那很容易。后来接到父亲的来信，告诉了我们一切。妹妹也来阅读信。她说她要写信给他们，她立刻动笔写了。今天她似乎快乐些，她除问答以外，也讲别的话了。她说她喜欢我们在同间屋子中，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喜像家中一样。午餐很精细。父母没有照所说的给我们电话，妹妹觉得有些失望。

这里的女孩子有许多不同的国籍。有几个很美丽，但是他们不常和我们谈话（而我也不怪他们）。

（八月十日续）

星期日下午，母亲和父亲同朱先生来看我们。我们等得很烦，因为说是三点钟来的，但结果却来得很迟。人和最亲爱的人分离了，不会想到他的错误或过失，常是他的优点，把他想做完美的人，这很滑稽而我也是这样。我们坐在屋中谈到各种的事情，两方面都讲。阿锦（我们的女仆）和阿昌的罗曼史渐趋成熟。母亲谈了一大串关于她结婚的事。父亲买给我们三支可爱的小铅笔，母亲买给我们桔子和糕饼。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每一分钟都享受着愉快。后来我们在花园中散了一会步，他们便回去了。我们真的并不悲伤，因为我们已预备好了星期日出去。好了，就是这样吧！

阿英和阿荷说前天、昨天或今天要来，但他们没有来。或许今天他们会来。前天晚上在桌子边，教师和我谈起中国和其他事情，她还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直到我说了她才明白。

昨天晚上，消遣得很好很愉快。整个上午都下着雨，到下午和傍晚才晴朗，因此你可想象到黄昏时的空气是怎样了。我同一个名叫泰妮的女孩去散步，她也是十五岁。人们的谈话是需要设想题材的，但是和泰妮的谈话只是说说谈谈毫不费力。我们谈到各种的东西，她坦白而容易相处。

阿英是前天来的。她包着头巾，看来很优雅。昨天下午我同她玩，她刚学会网球，所以我们只是忙着拾球。

我们渐渐喜欢教师了，她很好。今天下午他们出去参观花

毯的制造。我们没有去，因为同一大群人去，常只是等候和匆忙罢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明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们没有去庆祝。今天我同梅勒和几个小孩去远足。起初听说到多门去，来回有九公里路。我有点怕，因为这样要十分疲乏了。后来教师说我们可随便回来，我就放心了。今天是很好的散步日子，既没有酷热也没有风，在路上有一堆堆美丽的苹果和生梨。为了和梅勒在一块，我们不能享受路旁的水果。路很容易走，在路上遇见几个无赖游民，很龌龊，头发也很蓬松。他们问我们要不要让他们读手中的诗。一个年老的乞丐妇人坐在草地上，奇怪地向上望着，她的脸上显示出是久经风霜的人。

不久以后我们便回来了，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半。爱莉妮——一个白俄女孩，她在回校后，便带我到她房中，告诉我要我在她的纪念册中写几行字。我在长途跋涉以后想不出什么好写，所以我拿到我的房里，等一会再写，后来我便写了这几句（中英文都写）：

"我的国家在远东，而你的国家在北欧，我们都在这彭非学校相会，岂非是奇事？"

我怕写纪念册，因为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尤其是一个不熟识的同学，也许和她相聚只是很短的暂时。我不能写"希望我们的友谊永久不渝，或是不要忘记一块儿短而愉快的日子"。因为我们是注定要相忘和分离的。

（九月三日——二十八日）

一天（星期四早上）七点三十分，我被唤去接电话。父亲

来的，叫我们当天回家，因为母亲到倍思去后他很寂寞。妹妹亚娜和我都喜欢当天就回来，不要延迟到明天。我们把各种东西都收拾起来，不到一小时，我们很愉快地到了家。虽说我们没有见到母亲，但她会在一星期后回来的，我相信。

——阿苔作

伦 敦

在伦敦我第一次穿上长统袜。你知道，我所带的短袜不够，所以只得向阿苔借长统袜，那是要用袜带的，于是我便用父亲的袜带，幸而这些是看不到的。

真滑稽，我感到像个半成人了。这像在一群大人中也就长大了些。不管怎样我欢喜穿长统袜。

好了，我想我似乎有点疯狂了。只在谈我的长统袜而不谈伦敦了。

现在我就开始叙述伦敦吧。

我们真是有点儿怪。只在十分钟中，便决定到伦敦去了。我们要在特别迅速之下，收拾好行李才行。

这夜，我们便动身上伦敦了，我们乘着轮船渡海洋去的。你可知道我们三个都呕吐了，而父亲又在另一间屋里，所以可怜的母亲只得起来为我们忙。我们都没有好好地睡，在半夜中，想到母亲问阿苔的话："阿苔，熨斗用后，你把塞子取去了没有?"母亲是时常想到这些小事的。

次日早上，九点钟光景，我们到了伦敦。除了父亲和妹妹，大家都患晕船病。我们到了朋友所介绍的华美的旅馆，洗了澡，倒在床上便睡着了。直睡到下午二点钟，才恢复了精神体力。

于是我们散了一会步到蜡像博物院。

真奇怪。那里有希特勒、罗斯福、墨索里尼、乔治六世国王以及其他伟大的男人和女人的像。但有些人都不十分像，他们把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剥夺了王族身份。他们所制的辛博森夫人很胖而丑又是那么矮小。

下一天我们照例去拜访大使，我们在那里晚餐。

然后到圣詹姆士宫去看卫兵的换岗。

他们像铅兵那样戴着大帽子穿着红衣裳，还有音乐队。

此后我们去参观维斯命斯德寺。我憎恶那里的石棺材，但那里到处都很有这样的东西，地下到处都是。

不过，有人问我："你到过维斯命斯德寺吗？"我可以回答"到过了"。

下午下雨。我们到伦敦桥想唱《伦敦桥是毁了》的歌，但我们没有唱。

后来我们去看王冕上的珍宝。你知道乔治六世王冕上的金钢钻吗？但不幸已经关了门，母亲和我们都很失望。

后来我们去吃茶。想不到所喝的是英国茶，我们喝得很少。

此后我们去乘"地下车"，这车和美国的地道车差不多，我们很欢喜，可乘自动电梯下去。

不过，我喜欢英国的地下车，觉得比美国或法国的好。美国有很多复杂的声音，法国则有一种难忍的气息。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到史高脱去进餐，那里的食物很精美。然后我们又走到阅报室，印象很好，我非常喜欢。下一天我还问阿菩说："那阅报室很好，是不是？"她也一定说："是的。"我每次所问和她所答的总是一样。

昨天——第四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再去看王冕上的珍宝。这次我们进去了，那金钢钻有半个鸡蛋般大。

在下午我们到动物园，看了许多动物。但你必早已知道，老虎有四只脚，狮子也是这样。鱼在水中游，而狮子不会泅水。你不需要我再谈这些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到过了动物园。

这天夜里，我们回来，那海很平静。在不知不觉中，今天早上又回家了。“或东或西，总是家里最好。”

——亚娜作

希特勒

我们没有学习过外交家的辞令，我也不想到德国去，所以我敢坦白地说希特勒是何等人。他是一个说谎者、一个玩扑克者、一个疯人。假使希特勒的母亲不生希特勒，世界或许是平静的。希特勒有一次谎言战争，而使父亲停工五天，这五天的工作可赚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可以捐给中国政府。有一个“希特勒”式的人在世界，世界将发生第二次大战，将会死伤一百万人。

想一想，在这战事恐怖期中而致停工的将有多少人？以最低限度讲——一千人。让我们拿一千的数目，来乘以每次死伤的一百万人，假使我们计算得不错，那末要死伤十万万人。所以阿多夫希特勒先生会杀死十万万人。

——亚娜作

希特勒和我们玩了一次恶作剧

在这战事恐怖时期，确实令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在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其他城市，每一个人都被希特勒的声望所慑服。当然我们五个人也在其内。啊！在这些日子中，一切都似乎忧闷而沉重。我想艺术家必在悲悼巴黎的末日行将到来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真是愚笨。我们忙着收拾行李，赶紧打护照，签验护照，但这是环境强迫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的错误。这是希特勒使我们空忙一阵。

在星期二，二十七日，整天的下着雨，消息瞬息万变。傍晚时雨停了，太阳射出了奇异的红光照耀着全城。假使在巴黎有一个中国预言家，他将从这变化的天气中即可预言将来。

每人到处在阅报或买报，他们似乎急切想知道有什么消息，同时却也怕听到什么消息。这时法国人摇着头，耸着肩，脸上也失去了平常漠不关心的神态。即使在亚历山大道上常为游人旅客所聚集之地，也似乎惨淡得多。我想这些游人旅客正在为买回家去的船票而繁忙吧。五光十色的霓红灯也不能兴奋心神了，似乎是将要毁灭的某种美丽的最后闪光而已。悲愁，笼罩了一切！

父亲毅然决然想离开，母亲却想待在这里，不到其他的地方去，但父亲把她说服了，还是早些离开的好。父亲早晚到轮船局去想探听些消息，母亲到银行去，收集些我们航行前的东西。我们三个取出提箱，讨论到纽约去。像这样地过了两天，我们买了五十公斤米、几瓶油、几袋盐，因恐食物的来源也许因战事而有停滞之处，才买这些必需品。我们还买了蜡烛，以防

了火熄灭。真的，这时我们已准备趁第一艘驶往美国的轮船了。

这两件事显然是相反的，但我们确是这样做了。后来我们预备去乘船，十月五日有亚斯加尼船驶出，假使不征发去运兵，那末两间空房间给我们正好，这似乎是最低限度。这周末我们应到勒哈佛去等船，所以我们开始整装，父亲同我们一起收拾他的书，我们同母亲收拾衣服，每间房间中充满着匣子、纸头、衣箱等等东西。在这里睡时房中桌上一点东西都没有，抽屉和提箱都是空的，妹妹对于再到美国去的意念很兴奋。我问她："希望战事不发生而住在巴黎呢，还是发生战事而到美国去?"她的回答是："我宁愿发生战事。"我们都说她是太自私了，而且告诉她战事是多么可怕的事。她说："是的，我知道，但我欢喜到美国去。"我也想再到纽约，也很欢喜，但离开巴黎，也有些不快。

好了，还有一件我们要做的，是美国领事馆的签验护照。护照间塞满着人，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假使你站在桌子上，你可以看见一群蠢动着的头。父亲到了那里，才知道要六张家属的照片。父亲赶快回家来，我们也立刻跑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照，下一天的早上，父亲再到美国领事馆等候。他打电话来说他大约在十一点钟可以轮到了。母亲已到中国领事馆去拿护照上的印鉴。我是去取照片，再奔向领事馆去。我取了照片，到达领事馆恰巧正是十一点。在父亲前还有二个人，我们坐着等候母亲来，两分钟后，母亲也带着护照来了，真巧。父亲和母亲进去时，我便回家去了。

几天以前，我已见到每一房屋前分配沙泥，准备扑灭燃烧弹的火焰。召集后备兵的名单贴在路中的电线杆子上。房中一

个女仆的丈夫已被征去了，在早上，我们听到他离家前婴孩的哭声，战事真地来了。

我们坐在客厅中倾听收音机中今夜希特勒的广播演说，我们很关切，起初是一阵人民兴奋的欢呼声，我们确也兴奋。希特勒用他响亮的声浪讲演，父亲一面听，一面翻译给我们听。大约在十点半的时候演讲完毕。这演说的印象很不好。父亲关上收音机喊叫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其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

一线和平的希望，完全消灭了。我们准备到美国去了。

但突然来了一个慕尼黑会议了。"还有希望，还有希望。"父亲这样说。真的，每一张报纸的第一页都刊出"和平"的消息，接着是四巨头签约的照片。我们回转来看看这几天收拾的行李，都叹息白费了我们的时间，事实上我们都需要解开来，但是解包确较战事好，我们是愿意再开我们的衣箱的。现在我们是为了希特勒而浪费了金钱和时间。亚娜和妹妹因为没有回美国而似乎失望，各事都恢复常态，人们的脸上又流露着笑容了。

在这些疯狂的日子中，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就是尝到了一些在中国大战中的滋味，从这小小的经验体验到真正战时的人民生活，在为自己忙碌的时候，我幻想到在中国真实的战事、真实的屠杀、真实的恐怖。

我们将以我们和朋友间的谈笑来结束它吧。父亲说他预备写一张个人损失费的清单（包括苏和生丁）送给希特勒。一个朋友说应当送给老倍恩博士，这是他的过失。

——阿苔作

我有六个兄弟姊妹

昨天，我们的家庭从五个人增加到十一个了。为什么？难道，母亲在一刻钟间生出这许多人来吗？

不是，我们到陆先生事务所去时，那里有五十张孩子的照片等我们去拣选。这些孩子是战事的孤儿需要人养，一年花七百二十法郎，可救一个中国孩子，依日子算一个孩子差不多是二十元五角多一点儿。

我们很想尽些力量，所以先观看照片看哪个好些。母亲主张选五个男孩子，因为母亲没有生过一个男的。但是父亲说女儿也一样，他以为男女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每次父亲看了照片说："啊！一个好脸相。"每次都是女孩子。

后来我们选了八个，再拿来比较，但是没有一个像我们的，所以我们决定选不同的脸。有几个眼睛太小，前额太狭，也有脸太小，样子太粗。我们现在拣了几张好些的，而且都是男孩。父亲说全选男孩子很不好，所以由父亲另拣了一个女孩子，样子很伶俐，但有点儿怕羞。另外有一张，父亲说更好些。但我们不能在这两个中再选，所以结果共选了六个。

我们出来时，觉得十分满意，我们取出照片看了再看，一直看了很多次。

一个是怕羞的女孩子，一个是美丽的女孩子，一个是壮健的孩子，另一个是十岁的小孩子，又一个孩子是大耳朵的，再有一个是三角眼的。

我们到家以后父亲说：

"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

母亲接着说："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时常是我、我、我，那太没有意义，你也必要这样地对付他人才好。"

于是隔了一会儿，父亲望着照片又说："总之，真把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吗？不，那就看几个大孩子在一块怎样打架吧！不过女孩子比较文静些。"

母亲说："不，我不愿把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三个女孩子已足够了。我唯一的愿望是，我自己能生一个男孩子，但不是领养这些孤儿，我害怕也许这些男孩会变坏的。"

"但是有一天，他们和我们在一块儿，我们就感到安慰了。"

"大的一个可吃三碗饭呢！"

"我想象他在怎样笑呀！"

"我不相信，他们中每一个都肯好好地读书。"

这样谈话以后，我们决定不把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家的人，不过帮助别人，总是一件应做的事啊！

——亚娜作

第四辑　中　　国

我们在上海的花园中

今天，我坐在这里，从窗口吹来的凉风，使我想到在上海时，那个美丽的花园。

这是春天。玫瑰花在我们屋里的墙上生长起来；花园的花朵，也在开放；葡萄正在结实；番茄也在我们的花园中逐渐长大；树木都高大起来，而且碧绿可爱。

每天清早，我们总要到花园中去散步几分钟，这已成了我们的习惯了。母亲常去望望各种花木，瞧瞧桃子生长得怎样；有时候，去摘几个番茄，拿下烧菜。父亲一只手拉着妹妹，在园中慢慢地走着，欣赏着各种飞鸟的歌唱。阿苔和我，总是忙着采集玫瑰花，或是别种花朵。早晨的花香扑入鼻孔，真是使人觉得愉快可爱。任何东西都能给人一种美丽的感觉，鸽子在蓝天中飞翔。母亲常常提醒我们说："瞧，那树丛中又生长出一枝玫瑰花来啦！"下午两点钟光景，仆人们都到花园里来了，他们坐着闲谈他们的友人。有时，我们常能听得他们的谈笑，知道他们正在园里享受可爱的春光了。女仆人对我们更和气，厨师大部分的时间在市场上，而园丁却总住在花园里。这是春天，我

们住在花园里，真不知道时光过得那么快，现在我们又离开花园而住在我们的屋里了。现在我想起来，花园也许已经荒芜了。但是，所幸运的，我们在蒙登，也有了一个差不多的花园。我们时常攀登到桔子树上去采桔子，大家又能享受可爱的春天了。在下午，我们搬两张椅子，给父母亲坐。我们自己呢？却在树荫中有各人的座位。父亲坐在树下，拿着笔记簿，在想象他的小说中人物的个性。母亲坐在同一株树荫下，我们三个却坐在树枝上。阿苔和我想默诵一首诗，但在这春天的风光中，怎样能在心里记功课呢？父亲为了春天的风景，也许能原谅我们的吧？

——亚娜作

我们在上海的花园中

在上海的住宅中，三面都有美丽的花园。亿定盘路上有一条狭狭的巷子，通着两处寓所——其中一所是我们的。我们住在这座屋子里，完全是为了这花园的缘故。

我就以季节的变换，来诉说这花园的一切吧。春天，我们的花园，可以说是最普通的，万物都在欣欣向荣。桃花开了，各种小花，也都从墙隙中挣扎出来。说来很可笑，母亲常在花园中很忙碌地做计划，什么地方种什么花最相宜。太阳光也是美丽的，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吃过午餐，便到园里来栽种花木了。太阳照着，使我们像要睡觉，也使我们不得不脱去毛线衫。

我们的花园里，有三棵桃树，开着美丽又鲜艳的花朵，但是所结的桃子，却全是毫无用处的。每棵树上，只有五六个又

小又酸的果实。我们常常互相告诫，桃子没有熟透，决不要去采摘，但无论如何，每星期总要采两枚下来，试试滋味怎么样。但每次摘下来一尝，总是酸的，我们便扔掉了，直到春天过后，桃子也没有了。不过我们虽然吃不到桃子，但是每个人都欣赏了桃树的生长、开花，甚至凋谢。等到市场上有桃子卖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忘记我们自己的桃树上的桃子了。在这桃树上，有时分泌出一种胶质的东西，我们也时常拿着这些胶质的东西玩，使它渐渐地失去粘性。父亲也喜欢这种东西，他也时常拿着玩。后来玩得手中都很龌龊了，母亲叫我们扔去，于是我们才毫不吝惜地丢去。

我们花园的四周，环绕着高大的白杨树。每年，这些树都长得很快。春天来了，那些伸长在空中的秃枝上，便长出小小的嫩芽，接着树叶也逐渐长大，一直大得把园外的野景都完全遮住。我们总是只有冬天时，才可以从窗口望见我们的车辆有没有驶来，别的时候，总给白杨树的枝叶遮断了我们的视线。到三月下半月的时候，我们便剪掉那些高大的枝叶，使到了夏天，园中可以多得些凉风。这些白杨树，一共有四十多棵，实行裁剪的工作，总需要三四天的时间。阿金和阿根是十分忙碌的，其实，全家的人都很忙。阿金和阿根在树上截下这些枝条，厨子和他的妻子，坐在石阶上锯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供全年的燃料。母亲也是来来去去的告诉哪一枝要砍，哪一枝应当留着。我们孩子们一到放学回来，便到处寻找奇形的木头，我们好像在想，这花园中应该增添些什么。只有父亲是不大参加的，他偶然从书房中出来，跟母亲讨论几句而已。

其中有两棵特别高，举起手也攀不着那树上的枝条，而且

每年锯去一些，反而长得更高一些。现在已高过了电线，而且还在向上长。妹妹说，有一天一定会长到碰着天的。而这些树，却绝不介意长得太高，而且向下望时，望到被锯的树枝而会大笑起来。当大风雨或飓风来临的时候，这些树便东飘西荡起来，而且发出剧烈的声音，使我们增加新季节来临的感觉。

像我所说，我们寻些奇异的木头和砍下来的枝条，是想把某一块地方，划出一个篱笆来。我们几个人的中文名字中，都有一个珠子，我们现在造一个自己的花园，可以名为“三珠园”。第一步，我们先拿枝条围成篱笆。这就要用工具掘成小洞穴，把树枝插在小洞里。我们足足很勤谨地工作了一个下午，才算把篱笆竖起来，再用石头和绳子来把篱笆弄巩固。但是，不能有暴风雨或飓风，要是起了风暴，这些篱笆必然会全部倒塌的。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孩子的工作，但我们都已很满意了。明天倘若是星期天，我们一定要继续工作下去的，我们要移植些小的花木，到“我们的花园”里去，或是搬些石块做花园里的凳子，然后我们再决定什么地方写上花园的名称。我们用一块纸牌，写上“三珠园”三个字，当然，这是可笑的，我们要让父母们来参观我们的工程。后来我们继续工作，逐步加以修饰——但是结果还是逐渐消灭了。在风雨以后的存在与否，全靠着我们自己。假使我们再继续整理，是可以存在下去的。

每到春天，我们总在秋千架附近的空地上，造一个小花园，到了冬天，便变成了荒地，有时候，却挂着纸招牌在空中飘荡。这是我们三珠园的小史。我们在离开上海以后，那花园必然已经荒芜了。

花朵盛开的时候，我们的花园，确实是美观极了。各种花

朵在去年我们以为完全枯萎了的，这时却又都生长出嫩芽。首先开放的是紫色的常春藤，长在父亲的书房外面，不声不响地开放起来。

我们瞧见墙上的树叶增多的时候，也知道玫瑰要开花了。啊，我们园里的玫瑰花，式样是非常繁多的，小的、大的、很短的、很长的，这些玫瑰花使我们的花园繁盛好几个星期，至少总有三星期吧。母亲早上到花园里，假使有时间的话，便去捉玫瑰花叶上的小虫，有时把他们杀死。是的，这些小虫是应该杀死的，要不然，玫瑰的蓓蕾不等开放，就要给小虫吃去了。

花园里的花逐渐开放了，但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采刚开放的花朵的，她喜欢让花自然地长在花枝上。要等到墙上的蔓藤太繁多了以后，才许我们采些来放在客厅的花瓶里，或是各人的屋子里。但有时亲戚或朋友来了，母亲会用剪刀剪几枝给他们。几星期以后，园里的玫瑰花已不太美观了，我们的女仆人，便采来，插在自己的发髻上，样子很美，我们把这些情景，给朋友们瞧，他们没有不赞美的。

大约三星期后，花开始凋谢了，有时竟变成了黄色。玫瑰花藤下面，落满了花瓣，树枝上的红色，也似乎失去了，空无所有了。偶然有几处，还剩下几朵残余的花朵，但这些也消失了的时候，便只剩下叶子和枝条，等待夏天的来到。

说起白杨树，在夏天似乎配得很适合，蝉儿整天在树上叫着。有时，风吹动树枝，蝉儿也跟着枝条扭捏不停，那情景显得十分的和谐。蝉整天歌唱，一点也不觉得疲倦的样子，我们听得厌了，只好任其自然。我同情寓言中所说的蝉和蝴蝶，一般作家好像因为妒忌它们的生活，才编造出故事来嘲笑他们。难

道蝴蝶整天跳舞而不做工吗?蝉儿也是整天歌唱而不劳动吗?蜜蜂和蚂蚁是不值得骄傲的。许多人幻想着到冬天时，蝴蝶和蝉儿是要向蜜蜂或蚂蚁乞食的，其实，蝴蝶和蝉在冬天是不可能再生活了。他们既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向蜜蜂蚂蚁乞食呢!

好极了，我们拾着粘在柳树枝上的空蝉蜕保存在走廊下的抽屉里，很清洁，而且形态又是那么美丽。记得有一天，大约是十一月中旬吧，我们抽开那抽屉，瞧见蝉壳被虫子蛀蚀了，使我们想起当时收藏在抽屉中的愉快。

我们卧室的前面，放着两只荷花缸，那是父亲从城隍庙里买来的。那大的一只，有二呎半高，圆径也有二呎光景。每到夏天，荷花开得非常美丽悦目。在又大又香的淡红色花谢了以后，我们还有莲蓬吃。几天前的早上，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空气清新，草也很湿，像面盆一般大小的荷叶上，集着许多小水珠，我们把荷叶摇动了几下，水珠便滚下去了。许多小水珠，滚成几颗大的，接着几颗大的，又滚在一起，有时候却重复散成许多小小的水珠，太阳光照映在上面，现着晶莹可爱的光辉。荷花像被凉爽的春水洗过一样，清新芬芳。古语说过，荷花生长在泥污中，却不会染着一些泥污，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莲芯是可口的，但要我们剥去他的外膜，吃起来却有些费时费事。

在荷花缸中，放着三分之二的泥和三分之一的清水。有一次密集的荷叶盖下，却发生了一幕喜剧。那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屋后边，有一条不流动的溪水，夏季阵雨以后，水便涨了起来，于是那里就有很多的小鱼，大约有三寸光景长短。这些鱼的嘴上，生着五根细毛，我们便叫它五须鱼，鱼多了，便很容

易捕捉 。有一次我们用网和钓钩捉到四五条，把它们放在荷花缸里。但那时，荷花缸里已长着蝌蚪了，五须鱼一放进缸里，立刻钻到泥污中不见，我们猜想，它们总可以安住在缸底的，接着小蝌蚪在泥污中惊扰了一阵，我们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但过了几天，我们再去看时，那里没有小鱼，也不见蝌蚪。我们很惊疑，经过仔细察看以后，泥里有几个小穴洞中，几条小鱼在泥洞中游泳，偶而也升到水面来，可是那些蝌蚪却始终不见了。我们料想，蝌蚪们也许被鱼赶走了，甚至被鱼吃掉了。如今，整个荷花缸，都成为小鱼的世界，它们是缸的主人翁了，它们自由自在地游泳。但秋天一到，它们也跟着荷花消逝了。这两只瓷缸，也搬到汽车间里，等待着春天的再临。

夏天的阵雨，我们是喜欢的，虽然有时会吹倒一两株树，也毁灭了我们的"三珠园"。因为在没有降阵雨以前，常是热得忍不住。一屋子里的人都嚷着热得太厉害，花园里的花朵，也需要每天都洒水。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光景，阿金拿了水管，接在自来水管的龙头上，把水向花上喷洒，我们也帮着做这种工作，父亲有时也加入，最后，到花木和人都觉得已经足够时才停止。我们瞧见枯萎了的花朵，似乎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连我们的精神，也感着意外的兴奋。母亲有时也跑来瞧，但她从来不加入工作，她觉得她是一个大人了。我们只能玩半小时光景，但我们的身上总是弄得湿得很，大家于是高叫起来。妹妹常常避免玩这种游戏，但她却也是喜欢玩水的一个，花园里常充满了奔逃追逐的声浪。玩了以后，我们便去洗澡。接着我们听到母亲和王妈朱妈的喊声："快关门窗，外边下雨啦！快些，快些！"我们在洗澡间里，望见窗外的黑云，都觉得很高兴。一会儿，雨

果然来了，我们注视着天井中的雨点，一大点，两大点……接着天井都湿了。我们总在走廊下躺着或坐着看下雨，一面吃凉爽的绿豆汤。风渐渐猛烈起来，跟着雨也大了，雷电也来了。竹枝也上下舞动起来，四周的大树也呼呼地发声，室中虽然黑暗，但凉爽得很，我们坐在客厅中，奇怪园里的芍药，为什么不被风雨所吹倒。仆人们都在屋里，一面挥扇，一面计算这一阵雨量有多少。但有时雷响得太厉害了，朱妈会喊出"哎呀"的惊呼声。这样的阵雨以后，晚餐时便爽快得多，有时连电扇也不用了。雷电不久便停止，但雨却常会落个整夜的。睡在床上，我们也可以听到雨声和田里青蛙的叫声。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太阳却早已出来了，那芍药却依然微微地弯着它的枝条，在那里站立，阳光照了起来，于是苍蝇蚊子也跟着飞来了。

在菜园里，我们也轮流着种各样蔬菜，蕃茄、豆子、芹菜、南瓜。其中南瓜种得最好，藤蔓绕在枯木上，每年都会生长得很快，我们也收获得不少，但别的蔬菜，却不像南瓜那么容易繁殖，而需要我们时常留心照顾，缺乏肥料，也需要我们去增添。蕃茄长得更慢，母亲常去翻开叶子瞧那拇指大小的果实，但后来我却完全把它忘记了。

我们也种稻子，那是我们到庐山去的那年四月。稻子长得很快，我们想不到这块小沙地真会生长出东西来。父亲要我们瞧瞧造物主的神秘，像他小时的经历一样。真的，那种植物的生长，确实很有趣味，结实的时候，我们却到庐山去了。在庐山，我们接到阿金写来明信片，报告我们稻子结实的消息。同时我们却有些不快，因为我们回来时，却要腐烂了，使我们尝

不着亲手种植出来的东西的滋味。在假期以后，我们回来时，几乎认不出蔬菜园的真面目。稻子长得比我还高，而且那些果实已经坚硬得不能吃了。不久，母亲便命阿金割掉，换种别的植物来代替。

当蝉儿停止歌唱，莲芯也吃过了，突然吹来一阵凉风，这是报告秋天已然来临了。扇子已被掷在屋角边，人们都出去迎接秋风了。在春天夏天所开放的花朵，也完全消失了。只剩有密层层的树叶和被松鼠偷吃了大半的酸葡萄藤。太阳是很亮的，星期日，我们总在户外作整日的消遣，有时我们也在户外预备功课，可是总不及在屋里来得好。王妈推动在秋千架上的妹妹，阿根扫着地上的落叶。微风吹拂着妹妹的头发，王妈总要这样说："穿上衣服吧，妹妹，这风很凉。"

阿根也答应说："真的，这几天我每天都要扫，而叶子总落得这么快。"

王妈跟着叹息似地说："是啊，刹那间会全部消失，冬天就到了。"

吃午饭时，我们都进去了。桌上的盘里，摆着又肥又大的蟹，小碟里是酱油和醋，于是我们便吃这时令的东西。午餐以后，我们都出去到草地上去，还有几个客人也一同坐在那里。每逢星期日，家里总有客人来吃午餐，或是吃茶点，这差不多成为惯例似的。我们坐在从汽车间搬来的藤椅中，年长的人都在谈笑，我们的一群却玩着小滑梯，或作棒球游戏。

我们送客人出门以后，母亲说："亚娜，你把种花的叫来。"

不久，种花人来了。母亲对父亲说："你不觉得我们的花园太冷落吗？我们种些菊花吧。"

“好。”父亲回答说，“我也愿意。”

于是母亲忙着指导种花人种菊花，哪里几枝，哪里几枝，但是三十二棵菊花，只花了两块钱，这真是太便宜了，父亲也以为我们以后增加新的愉快感受了。一小时后，三二十株菊花种好了，种花人带着两块钱和他的空篮子回家去，我们也满怀得意，回到屋里。

不久，菊花开了花，一株株开着黄色的菊花，在园里摇曳，我们又选了一两株种在盆里，拿到客厅中。

菊花凋谢以后，花园真是冷落了，树木差不多在转瞬间，都已成了秃枝。秋千架虽然不是因秃叶而被弃，但是也冷落得可怜。妹妹和我们都不大去荡了，我们只从窗口望出去，见它被寒风吹着微微地摇动，而且架上也结起蛛网来。

不久，白色的霜出现了，接着吹起北风来，这时我们的花园真太冷落了。我们的呼吸，可以在冷空气中瞧得见，而我们的鼻子，也常被风吹红了。

我们走进汽车去的时候，常常发出“呵呵”的呼叫，但冬天真地来时，情景却又不同。冬青树上，生出了红色的嫩芽，竹和梅花占据了花园的大部。红色的梅花，映在粉白的雪里，那是父亲所最喜欢欣赏的景色。当天下了雪以后，我们都穿了大衣，围了围巾，戴着手套，在园里做雪人，或掷雪球。可是掷雪球是不大容易，园里的树木，常会阻碍我们的。

可是下雪的天气，常会使我们失望，因为雪下得不多，使我们玩不起劲。但父亲却喜欢欣赏雪景。有一次，下着雪，我们都到公园中去赏雪景。公园中冷落得没有游客，只有看门人等着关门的时间预备关门。我们问清楚关门的确实时间，在公

园中玩得好爽快，连母亲也加入了我们掷雪球的游戏。玩了好几个钟头，关门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才回到汽车上，只觉得手指都麻木，好像不是生在我们手上一样。

回到家里，我们的花园中，却很少积雪，觉得这是我们花园的不幸。

后来我们环坐在火炉边，吃糖炒栗子，把公园中的一切愉快，完全忘记了。不多日子以后，春天又来了。

——阿苔作

我为什么喜欢中国新年

中国的新年中，有许多事情，是欧美的新年中所没有的。

新年，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节季，人民不论贫富，总要穿着新衣服到外边去玩，或是看戏，或是散步。

政府现在不准放爆竹，因为这是新年中一种无谓的消耗，但是政府虽然禁止，人民依旧放鞭炮。

我们把新年的经过，全部告诉大家听。

依照阳历来算，普通新年总是在圣诞节后一个星期，因此我们餐室中，总有一棵圣诞树。在壁间插着几百张贺年片。我们也出去看电影，或是做别种的娱乐。一顿丰盛的晚餐是照例有的。可是父母亲常被人家邀请去吃饭，在阳历的新年，我们觉得并不怎么有趣，也不怎么好玩。

在阴历新年，可就不同了。三天之中，女佣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厨子也烧猪肉，男仆人洗涤所有的地板。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早三天做呢？据说如果元旦这天，做这些工作，那一年中的好运道，便会被赶跑了。新年那天，街上挤满了人，

酒菜馆也暂停营业，大家都放了心到外边去游玩。

城隍庙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家全到那里去买东西，说那里的东西最便宜，你在那里，什么都买得到，从鸟类起，一直到汤圆为止，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乞丐跟在人们的后面，向人们要东西吃，或是讨银钱，因为这天是个个人要做善事的。

我们很早就起来了，穿着最美丽的衣服，佣人也穿了新衣服，向我们行三鞠躬礼，这看来似乎有些滑稽可笑。我们用红纸包了两块钱，赏给他们，有的是一块钱加一毛钱，因为每件事情，都要讨成双成对的口彩。

我们不喝咖啡，却拿最好的龙井茶来代替。保姆喜欢红色的东西，她连蛋壳也用红色纸涂红了，这样子，好像耶稣复活节的彩蛋。每个人分两个。整个元旦的早晨，我们总是玩，连仆人们也分批出去游玩。下午，父亲总带我们上城隍庙去。其实这不像是庙宇，而像一个物品展览场所。在那里有素菜馆，制造出许多种类的蔬菜，什么素鸡，素鸭，我觉得既滑稽又可笑。

在壁炉架上，燃着一对很大的红蜡烛，那里还挂着祖父的照相。下午我们又买了走马灯。四周环着人物和车辆的剪影。人物和演戏妙者的前面，放上一张纸，便算是一座舞台。灯里的蜡烛燃点起来以后，空气冲动了纸型，于是人物都转动起来了。这些扮演戏剧的剪影，仿佛是在演戏。

我们新年的餐食，十分丰盛。厨师常准备着极精美的菜肴。进餐以后，我们便围着火炉，谈着笑着。除夕晚上，据说越坐得夜深，父母亲的寿命也越长。所以我们往往到午夜一两点钟，才去睡觉。不过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是无意识，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时间，是与平时不同，所以也不愿在平常的睡眠时间

去就寝。我们把麻雀牌拿出来给仆人玩，我们自己是不会玩牌的。但仆人有五个，玩麻雀牌有四个人就行了，其中朱妈却不会玩，于是恰巧成了一局，大家各人拿出一块钱来，这玩意便开始了。

我们吃西瓜子，喝栗子汤，又谈谈这些那些。十点钟的时候，放了五响很大的爆竹，这一种爆竹爆炸得很响。有一种叫"天地爆竹"，还有一种"钻天老鼠"，只听得"哧"的一响，直冲到天空，后来也不知道它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一种小鞭炮，有很多的缚在一起，燃放以后，一直可以放到完全没有为止。其他的爆竹，种类很多，也有不发生爆炸的响声，而放射了许多悦目的火花。

除夕晚上，父母和我们一样，用极大的忍耐力，一直坐得很夜深。

现在你总可以明白，究竟是中国的新年好，还是欧美的新年好呢？你如果不去庆祝中国的新年，那真是最笨的。况且，新年还有玩龙灯的游戏，这种灯有两间店面那样长，其余的玩意儿，简直说也说不完。总之，可以使你愉快得忘记了整个的世界。我们三个人，是都爱过中国新年的。

——亚娜作

中国电影和中国明星

电影在中国，自然没有像在美国那么普及。但中国有电影皇后，美丽的明星，却是和美国一样的。

我们不大看中国电影，除非有了最好的片子上演。中国电影的困难，是没有最好的戏院来上映，许多人以为看电影是一

种低级的娱乐。但中国电影明星的表演，却并不比别的国家差，我知道许多人所以不愿去看中国电影的原因，是先存着一种"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观念，这样，大家都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因此，看中国电影的，只有一般中下等的人民，和那些不懂英语的。这样，那些戏院也不及演外国片的戏院那样整洁了。试问，这岂不是那些懂得英语的上等人不到中国电影院去的主要原因吗？

其中也许有一部分上等人去看中国电影，但数量总很少。我怎么知道许多人不去看中国电影呢？那只要一谈到中国电影时，很多人都不愿插嘴谈这件事，由此推想就可以了。

不过，你不要以为每个看好莱坞电影的人都是懂得英语。有些人在别人笑时，他们故意比别人笑得更响些，表示他们也是懂英语的。

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但我们所以不大去看中国电影，实在因为好莱坞电影的技术比较好些，并不是我们不喜欢看中国影片。我看过许多无声影片，一般观众还一面读出声音来，那真使人讨厌！

说到电影明星，当然不及美国那么多，但是也不能算少。最普通的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是胡蝶，她的样子有些像洛丽泰杨。其次是号称东方标准美人的徐来，但她却不像任何一个美国的明星。还有一个陈燕燕，听说她演的片子，曾经在美国放映过。此外，还有许多，我却不能完全说出她们的名字，上述的三个人，是一般人知道的。还有一个叫王人美的，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我不喜欢她。

男明星，都只讲面貌生得好看，这个我很讨厌。

要见中国明星并不难。我有一次，曾见胡蝶在三大公司前的马路上走，和她同在一块儿走的，常是一般普通人，却不是摄影师。她是中国最有名的明星呢！

——亚娜作

王 妈

王妈是妹妹的保姆，雇她的时候，妹妹还只十个月大。王妈本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但后来却渐渐贫困了。我现在把她的故事全部告诉你们。

王妈是南京人，她十七岁时，嫁给了一个外交官。她颇以自己的美貌自负，她说："我在做新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赞美我生得很好看，身材不高也不矮，只是脚太大了。"这样，她就在半夜裹起来，把脚裹得小些。但是在革命那年，她的丈夫死了，她那时还只二十六岁，她就到一个教会学校里去教书，后来还做了校长。可是不久她生病了，人家劝她吸鸦片。她说："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教堂门前，听得有人在教堂里唱歌。我听得那歌词是说鸦片的害处，于是我跑到里边，告诉她们说我是吸鸦片的。牧师要我第二天早晨去看他，于是到明天早晨，我跑到那里，那牧师告诉我许多鸦片的害处，并告诉我要我在床上躺三天，不吃任何东西，这样，这不良的嗜好，一定可以戒除了。"她又继续说："那时，我和朋友住在一起，她见我不起床，于是跑来问我，但是我并不对她们说我是在戒绝这不良的嗜好，只推说有些头痛。这三天中，那床上的被褥，都给我撕破了，而我却见到一个神的幻象，他对我说：'别害怕，你不久就要痊愈了。'说过以后，我的神志似乎清楚了许多，果然，第

二天我已起床了。我去告诉教堂中的人，他们说那幻象就是耶稣。”她继续在说，但我却有些不相信了。难道她真见过耶稣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幻想吧了。结果，听她说以后又找到了一个年青的水果商。她又嫁了他，同到上海来，但后来却又分离了。

父亲那时在欧洲，有一天妹妹原来的保姆，因反抗母亲被停职了。母亲托叔父去找一个保姆，他于是跑到职业介绍所去。王妈并不在介绍所找生意，但恰巧走过介绍所，听得叔父说要一个南京人的保姆，而职业介绍所里却没有南京人。这样店主便问王妈是不是南京人，于是双方便偶然地谈妥了生意。王妈是个矮胖子，而又是个性急的人，但做事很有耐心。妹妹那时是很难服侍的孩子，吃一杯牛奶，几乎要费一小时工夫，但王妈却费了很大的力量，终于和妹妹能和睦相处了。

她最讨厌我。她做的事情不合我心意的时候，我就说她，而她也会红着脸和我辩驳。

譬如，她预备现在就动手烧鸡了，但母亲却说在下午烧，这样她立刻回答说：“是的，应该在下午烧的。”我见她这样，心里立刻起了憎恶，于是学她的口吻说：“要下午烧，是的。”

无论什么人见了王妈，都说她有一百五十磅重，但她坚持说比母亲轻。我们若说她做错了什么事，她总是跑去问母亲。有一次，她给我们缝被子，我见她缝错了一边，但她却说并没有错，因此我也去问母亲，幸亏，我却不曾说错。你知道她讨厌我，她常说：“这个二小姐，人家已够忙碌了，你和我缝被子，原是不相关的，但偏要来多事，你若说这样是错的，那我倒要去请教裁缝师傅呢！”她也向我怒目而视，狂叫，因为我总要寻

她的错处，母亲一听到她的叫喊而责骂她时，我心里便觉得很愉快了。

——亚娜作

朱 妈

朱妈是厨子的妻子，她现在大约有三十三岁了。人很懦怯，也怕羞。王妈在我们家里像佣人领袖，所以朱妈很怕她。厨子跟她的妻子常打架，厨子拿着一根长木棒打她时，她却躲避到另一间屋里去，厨子不放松而去追赶。这样的事，起初常发生，但后来母亲吓了他们几次，就渐渐减少了。

朱妈担任洗衣烫衣的工作，但是厨子还要她洗涤所有的碗盆。可怜的朱妈，她却只好听命而不敢反抗。

她的工钱每月十元，在中国已算是很多的。厨子每夜要出去赌钱，如果输了钱，便在买菜的时候赚钱。但赢了以后，便买一二角钱的针线给妻子，有时候也买些花给王妈和朱妈。有一次厨子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输掉了，她便拿了朱妈的钱再去赌，从此以后，朱妈吓得把钱藏在母亲的抽屉里。但厨子知道母亲哪一天发工钱，他常向妻子要钱，她不肯说出来，便又开始打架。王妈真是一个多事的人，朱妈坐着哭泣的时候，她也要埋怨她。可是我知道这全是厨子不应该。不过有时候，这个懦弱的人发起怒来，却也有些怕人。

在夏天，朱妈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那真使人可憎。这种气味，没有人忍受得下。王妈自以为母亲宠爱她，因此常常责骂朱妈。其实，王妈因为在我们家里做得比较久，母亲喜欢她，信任她，正和父亲宠爱阿金是一样的。

——亚娜作

阿金的故事

金是黄金，英文叫 gold，但阿字只不过是 ah 的声音，这个高大身材的仆人，要我们叫他 Ah gold，但我们还是用中国话称他是阿金。

他是个身材高大，性格良好而又忠诚的佣人。我先说他的长度，这不是说他有几尺几寸，不过像妹妹说，他站在杭州的山上时，头顶可以碰着天空的话，这可以使我们决定他高度的概念了。他是通州人，起初是拉车的车夫，但后来母亲看他可以做室内的仆人，于是便把他调到室内来当听差的。有一次有一件关于他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早上，阿金起来揩抹桌椅，桌上摆着一个很贵重的瓷马，但阿金以为不值什么钱的。我不知怎样的经过，只知道他是打断了那瓷马的一条腿。那种情景，真像一个偷金刚钻的偷儿，被警察捕捉的时候一样，他把那条腿，去埋在花园的角落里，他以为可以不给别人发觉的了。我去吃早饭的时候，他也不哼一声，直等母亲发现了，问他的时候，他才说是被风吹倒的。可是母亲不相信，要他说出老实话来，阿金原是不会说谎的人，于是他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要我们跟他去把那条腿掘出来，自然这使他觉得很难堪。但是幸运得很，父亲想了一个方法，把那腿修补好了。不过我料想他一定很难过，因为母亲会责备他。此后，他再没有因为什么事受过责备。

另外还有一件故事，那是关于他自己腿的事。

阿金患了古怪的风湿症，常要在夜半时分，因疼痛而哭喊

起来。

他要想向母亲借九十块钱，到乡下去治病。但是在上海总比乡下容易治疗些，阿金不听母亲的劝告，他到乡下去了。等他重又出来时，他的病依然不见好转。母亲说，假使他听母亲的话，到红十字会医院去治疗，她愿意付这笔医药费。

但他总不相信，常到庙里去求菩萨帮助。他说菩萨说过，在他床上贴些黄纸，可以赶走那作恶的魔鬼。他依着做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后来终于听了母亲的话，治好了他的病。他也后悔以前所做种种糊涂事。

这些，都不是使父亲宠爱的原因，但确有许多别的事情，足使父亲喜欢他，信任他。他最喜欢学习英语，看小说，写好看的中国字，他又常向别人问生字。

他常向阿苔问某个字的意义，他也常要我教他英语，教他一二三四等数字。他买了一块砚台，一锭墨，练习写字，这些使父亲很高兴，他还常常准备在白天工作完毕以后去读夜校。

父亲给他一本字典，表示奖励他的学习，他有时到旧书摊上买了小说来读。朱妈却一点也不懂，她以为这些都是无用的，从来没想到阿金受教育的利益，因此常常挪开他的书本，威胁他做事。她讨厌阿金把书朗读出来，但我知道父亲是喜欢阿金这样做的。

他是最好的听差，听电话，打电话，他也学会了“Wait a minute”，当外国人的电话来的时候，常会从阿金那里学到了“Mr Lin is not at home”。

父亲觉得最重要的，是阿金应该学习说话。他常常说得很快，几乎使人完全听不出他是在说什么。好像有一次，我们叫

他去买一只木质的书箱，他回来后，便这样谈起话来：

父亲——买来了没有？

阿金——主人，你想，我到这些地方去买。他们讨价三元四角，我嫌太贵，所以我一直走了许多家，但是太贵，我跑了又跑，走了又走，直走到我的腿都酸了，路也跑得很远，结果是花了一元二角买了一只。你想，老爷，我是跑了多少路啊！

总括一句话，阿金无非说明买得不容易，但是像上面所说，还算是很简洁的。他并不是诉说跑路的苦处，但是他却是一个喜欢多说，而又是说得非常快的人。

这些当然并不是很重要的故事。但是他的一切，却使父亲喜欢他，信任他，这是不可否认的。

—— 亚娜作

苏 州

这是星期六的正午，我们住在城里有点厌倦了，因此，父亲提议到苏州去。于是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半小时以后，我们便乘着车子到了车站。火车行程大约两小时，下午两点钟光景，我们到了苏州，住在花园饭店，这里我们是常住的。洗澡、整理以后，便向河边走走。到那里去，要经过一条狭小的街道，这条街，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狭小的了。我估计不过一呎阔，一个两百磅体重的人，一定挤不过这条狭小的街路。经过这街道以后，我们到了泊船的地方。那船和中央公园的划船是两样的。船身是红木做成，中间还布置着房间，后边的一节，是船主烧饭和摇橹的位置，我们的座位，是在前面，船身非常清洁，我们下去时，都先把鞋子脱掉。我们到那里去，正是八月节，蟹

很肥美了。每只总有半只脚那样大。那船主是个妇人，她很喜欢烹饪，我们觉得她最使我们满意。清风吹拂在各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菜香，吹进我的鼻子里，一切都是可爱的。有时，我们荡了一会船，便上岸去参观庙宇。于是便有许多卖花女来向我们卖鲜花。我们所感到的一切，正如登天堂一样的满意。有时，我们的船，由岸上的人拉着走。这里的风景，壮丽极了，比上海好得多。

父亲告诉我们他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使我们感到一种新的趣味。

——亚娜作

苏　州

苏州是我们每星期六常去玩的地方。杭州的风景虽然也不错，但路太远了，往往在车上要坐五六小时。我们每次在星期日一早动身，要到傍晚才能回家。

有好几个星期日我们到苏州去玩，而且去的次数很多，星期日总是游历的最好日子。

每星期六，我从学校放学回家午餐时，我们便讨论这星期最后的一天，怎样玩法。父亲说："这星期我们去看电影。假使明天天气很好，我们到苏州去，怎么样？"父亲说时将视线移向母亲和我们三个人。我们一听他的话，眼睛里发着光，嘴巴不自觉地张开而显出愉快的神情。母亲一边喝汤，一边微笑着说："很好，但愿明天天气晴朗。"于是我们三个真的大笑了，流露出意外的惊喜。"让我们再玩石家的游船去。""我希望明天空闲些。"种种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们在这天下午，静静地在家里等着，不再问是不是还要出去的话。我和亚娜很迅速地预备自己的功课，因为如果到苏州去，就没有时间再预备功课了。

第二天的天气意外的晴朗。亚娜从床上跳起来，再奔到母亲的房间问：“我们今天到苏州去吗？”母亲还在睡意朦胧中，但父亲却轻轻地回答说：“去啊。”不久以后，我和妹妹醒来，听得这快乐的决定，便说：“王妈，今天我们到苏州去，要去乘船了。”妹妹总是说：“真好，你今天可以穿最美丽的衣服去了。”我却回答说：“不，不，今天我们要尽量地游玩一下，不穿美丽的衣服去。”在王妈的心里，一定以为我们到苏州去，是和其他的旅行大不同的。

不久，我们吃早饭了。母亲告诉我们，只带绒线衫去就够。于是在九点钟光景乘了火车动身，大概十二点钟便到了。一辆马车把我们载到广济桥，那里离船埠已经不远。走过一条狭小的街道，我们常说很胖的某先生，就是斜侧着身体，也走不过这条小街的。

父亲和亚娜跑到岸边，妹妹和母亲在后面跟着。母亲穿了高跟鞋，在这石子路上走，似乎有些不大方便。石家的船妇人有两个女儿，年长的一个，脸上有疮疤，脸是尖长的，年幼的一个比较漂亮些，她们还有一个十岁的小兄弟。

父亲一见他们，便说：“我们又来了。”那年长的一个便回答说：“很好，上船来吧！”我们一边上船，一边向他们问好。从旅馆里的人介绍我们认识这石家的船以后，每次我们到苏州，都是乘他们的游船。船身是用精美的红色木料造成的，又分成前后两舱，后舱是摇船烧饭的地方，前舱也分成三段，一段是坐

着休息的地方，中央是一个小客厅，四周都镶着玻璃，但我们却坐在外边的一段的时候居多。父亲和船上姊妹们商谈着一天的游程和午餐的费用。母亲也参加她的意见，有时增加些我们喜欢吃的小菜，使我们更为快乐。船头那一段是十二分清洁的，那船上的石家姊妹进去时，总是先脱去了鞋子。船上人在准备午餐的时候，父亲便上岸去买些花生米和苏州的糖果。我们也脱去了鞋子，在船头上玩，等父亲回来，他也脱了鞋子上船来，我们便吃东西。

因为整个下午要游玩，所以我们又雇了一个男人帮着划船。苏州的小河很拥挤，各种出租的游船都停在那里。还有载着白菜和鸡鸭的货船，使小河上不能自由的行驶。我们的船，有一次被一只大船撞着了，于是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女人，便站起来，叉着手咒骂那大船上的船主人。她用尖锐而流利的话，骂了一大套，引起四周船上的人围着相望。那大船上的人，也并不示弱，他们也用漫骂的口吻对抗，在两只船已离得很远的时候，他们的嘴里还是“小鬼——”不停地在诅咒。其实我们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吵架，只用一句“小心点儿”的话，就可以结束全部事情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到苏州后得到的一种新的见闻。苏州人所擅长的苏白，我们是欣赏得清清楚楚了。

不久，我们的船驶出了苏州城，母亲也脱去了鞋子，和我们坐在一起了。船驶出城以后，便觉得清静起来，河上也没有货船了。但有一次，我们遇见一只轮船，很快地迎面驶来，一刹那间便擦身而过，船上的人互相用会意似的眼光望着，仿佛在说：“啊，有趣的游船，你们是在环游苏州吗？”

我们静坐在那里，听着船底发出潺潺的流水声，直等到船

家姊妹说午餐已经预备好了，于是我们的船，便停在一棵大树下进午餐。午餐以后，上岸去散一回步，只剩下母亲坐在那里和船家谈天。

稻田的空气又柔和、又宁静，稻杆随风起伏。几个乡下孩子在田边玩着打弹子的游戏。我们在树下望着他们，觉得很快乐。

我们觉得船家所烹调的菜肴很可口，尤其是油煎虾，是她拿手的杰作。这些菜肴，我们真像过年过节一样吃得津津有味。苏州的糖果，也是上海附近的著名特产，这又使我们尝到著名的茶点滋味。

不久以后，我们几个人平躺在船头上，把一只手伸到船舱外面，随意玩着水，母亲吸着香烟，父亲喷着雪茄的烟雾，阳光照着我们的身体，感觉着温和而又舒适。后来我的座位让给了母亲，亚娜也让父亲坐到前面去，大家玩着牙签的游戏。我们的船经过了许多石桥和木桥，据船家姊妹告诉我们，苏州有三十二个桥在周围。当船经过每个桥边的时候，我们总仰起头来望那桥上的名子，但有些已因风雨的剥蚀，不能看得清楚了。我们享受着这平静愉快的光阴，妹妹却在船头上睡午觉，她醒过来的时候，便说："哈哈哈！我在这儿啊！"我们听着都大笑起来。不久我们随意闲谈，谈着一切，甚至评论船家的姊妹。

在四点钟光景，船家姊妹又拿出有名的苏州饼，那是又松又脆的如意饼，在进了茶点以后，我们便上岸了。我们希望常常有这样的消遣，愉快的旅行呀！

火车中的两小时，过得十分快，一会以后，我们便到了家。王妈问妹妹说："苏州好玩吗？"妹妹只是笑着说："好玩极了，

好玩极了。”

我们真快活，意想不到这一天是会在苏州过的，而且在石家的船上吃的午餐。

——阿若作

城隍庙

所谓城隍庙是上海城里的中心。在假日或节日，那里拥挤得很。往往乡下人起个大清早，到那里来盘桓一整天。

星期日，我们也到那里去玩过。那庙宇的真实印象，我已记不清了，只觉得四周全是店铺和摊贩，廉价的铅笔、戒指、棋子、麻雀牌、鸟、金鱼……样样齐备。四周的街道非常狭窄。珠宝店里的假珠宝、假钻戒，只卖一角钱一件，但看起来却和真的相仿佛。还有檀香木的摺扇，小人物小家具的模型，即使在上海住久的，见了也有些心动。游客是那么多，无线电收音机播出刺耳的音乐，或别的节目，使这街市格外来得喧扰和热闹。

那里还有许多画像店和刻图章的店铺，你可以看见戴着眼镜的老头子，坐在那里很勤恳地工作。

这里有个放生桥，上面有九个弯曲的桥梁，人们很多站在桥上观看鱼的游泳，但湖水却不很清洁。湖边有著名的茶楼和酒馆，而且还有著名的素食馆，在那里的素鸭素鸡，你不会尝过滋味，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素的，还是荤的呢！

小吃店也很多，还有出名的羊肉。这里是一种特殊的情景，崇高而热闹，也就是中国古城的一种典型，现在却已经给另一种力量毁灭了。

——阿若作

牯岭度暑假

我们在庐山度暑假时，我是十一岁，亚娜是八岁，而妹妹是四岁。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却不禁有些遗憾。牯岭是庐山著名的避暑处。这是一个海拔几千尺的市镇，确实是很风凉的。

记得第一天到那里的时候，我很快活。我们坐了三顶轿子，母亲一顶，亚娜和妹妹一顶，我一个人一顶，脚夫是很愿抬我的，因为我是最轻啊。而且我常下来走一段，让父亲去坐一会儿。有时我们都步行上去，让轿子空着。这却是一个峻峭的山峰，一边是狭路，下面是数百尺深的山谷，流出滚滚的泉水，瞧去是很可怕的。在险峻的地方，母亲也常下轿来步行，因为步行要比坐在轿上安全得多。亚娜和妹妹是用皮带缚在轿里，她们紧紧地握着轿的竹栏干。我们到达山顶，凉风更大了，父亲握着手杖，很得意地说："怎么样，我的意见好不好?"他等着我们的轿子上去时向轿中每个人这样问。每个人都回答说："好，真的很好。"

那里交通很不便。当两顶轿迎面交错时，脚夫便走得很慢。轿子进行时有很多滑稽的事情。轿的杠子到达峻峭山岭，便有点儿摇曳。一个轿夫关照另一个轿夫慢慢下山去时，他并不说"慢"字，却另有一种呼喊的声音。他们在路上都哼着调子，一个唱，另一个回答着："吭唷，吭唷唷。"

从山脚到山顶的旅程约有二小时半的时间，有时我们停在路上，到路旁的茶馆里，吃些桔子喝杯茶，而脚夫也去喝茶。我们在这天下午开始游历牯岭。许多可爱的房屋都在俯视之下。我

们到中国旅行社询问旅馆。后来被引到一所“仙谷旅馆”。这是可爱的地方，客人都住在平屋里，但建筑得十分精巧。我们租了两间半屋子。亚娜和我一间，妹妹睡在父母睡的一间，因为她太小，不能和姊妹住在一起。每一小平屋有一条小走廊，小会客室，大卧室的后间是梳妆室。妹妹在平屋里有一件出名的事情，我们是忘不了的。他说：“在夜里，若在走廊下的藤椅中，坐着看看小说。岂不有趣？”她只是四岁，不会读小说，现在她竟知道坐在走廊下的藤椅中，享受这阅读小说的快乐了。

我们在屋中小憩了一会，亚娜、父亲和我，潜行而出，到旅馆前潺潺的流泉前，第一次洗涤我们的脚，那时母亲和妹妹睡着了。我们脱去了鞋袜，迈步在水中玩，寒冷的流泉流到父亲的脚指上，父亲说很快乐。我们也十分高兴地说：“啊，看啊，我们又过童年了。”后来父亲进去看母亲，她们已经醒了，妹妹因我们没有唤她一同玩，有些不高兴，父亲便带她到泉水边，她立刻大笑起来。

这天晚上在这小屋中，我们真是睡得快活而安适。我们也醒得很早，从窗帘中望见对面山谷中升起的白云。

下一天，我们租到了避暑的别墅。这是在山上建筑的石头房子，三面是树木，一边对着山崖。再下一天，我们便搬进去了，父亲寻得了一个刚开掘的小水潭在房屋的旁边，而小溪中的水就流向那里去。父亲觉得要把它改造而加以利用。所以当母亲和我在整理行李时，他们三个便出去工作了。那原来是一个洞，有小溪的水流进去，父亲想掘成一个洗脚的水潭，他不愿到远地方去洗脚，于是花费二天半工夫，做成四边用石子砌成的水潭，以免流水混浊，父亲十分满意。可是他是一个劳心

者，自离大学后很少用他的筋力，所以工作后他的手臂便很酸痛，三天不能写字，握笔时，手便颤动。母亲怜惜地笑着说："可怜的孩子，一点气力都没有。"但他不肯承认。他说他会是半英哩赛跑的得奖者（第一第二或第三），他是圣约翰大学足球队的第二选手。但不管怎样，这一尺深一尺十寸长一尺六寸阔的水潭，在整个的假期中确是很有用的，水永远是充满而清洁，也从不外溢。结果我们不拿它洗脚，因为水太少，而是用作冰箱。我们往其中放桔子、苹果，有时也放一瓶甜水或果子露。我们每天早晨放下桔子或西瓜，到中午吃，滋味格外好。

在一个清凉的早上，妹妹去取一瓶水时，她在水中发现了一条绿而桔色的小虫。他吓得大贼。我们出来一看，这虫可照各人的心意而称之为美丽的小虫或可怕的小虫。不过这虫确是稀少的一种，我们不知道怎样把它处置才好，后来还是父亲把它捉起来，用面盆把潭中的水淘出去，因为怕水受虫毒，潭内是空了。但在两小时以后又给水泉灌满了。于是桔子和苹果可再放下去。

在山上有各种奇异的昆虫，有一种昆虫身子和脚望去像树枝，要是在树上很不易看出来，有一次我们捉了一只，然后再放它在树上。父亲叫我们谁先看见，谁先说出来，但仍然不容易找到。

有一次我们捉了一个"金虫"，很美丽而带金绿的颜色。在腹部系着小绳，使它自由飞翔。在飞时看上去很敏捷，但后来因为不给它自由地飞，它竟悲哀地死了。

（我记得它和我们生活了好几天。假使现在我给它取名字，我将称他"可怕而鄙陋的虫"。—— 妹妹注）

从城市到我们家有两条路：一条是短的，要用力爬山；另一条是优美的大路，但比较长些。我们疲倦时，走短路，虽然是难走，但想到家中有桔子吃，觉得路立刻好走些了。这路上有野草和丛树，所以母亲却愿走那条较长的路，但我们抄近路的时候，父亲时常陪着母亲走。我常把手杖落掉，我们出去时，至少落掉两三次。我落下一次，母亲总说："啊哟！一次。"以后我就紧握在手中，十分留心，但不久又滑落了。亚娜有时也要和我一样落掉手杖。有一次我们洗脚时，我的手杖滑下水去，幸亏父亲赶快去拾起来。

我们晒我们自己的鞋子，每隔一天的早餐后，就拿出全部龌龊的白鞋子放在狭小的走廊下。有的拿鞋子，有的拿白粉和布。我既是最大的一个，我当然是洗刷这些白鞋而让亚娜和妹妹扑白粉。有时污点是刷不下去，便全部浸入水中洗涤。在我们晒鞋的时候，大家分工合作。

亚娜所做晒鞋的工作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她所做的是把白粉扑在鞋子上。妹妹做搬运工作。她一双一双地搬到天井中的石凳上去晒太阳。可惜到天井中去的路不大好走，好在妹妹不怕。她拿去了一双后再回来，那时她会说："还有什么吩咐？"我们告诉她所要做的，然后再叫她即刻回来。在这时洗刷子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我们很安逸，在山中要安逸了。

在下午太阳有一点西斜时，我们便去店铺、散步、或游玩，有时我们到镇上的小茶室中吃冰淇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精美的墙上见到一张秦极露极斯的照片。我所学到的英语中，想到"Ginger"是一种辣的植物。而外国人用作名字，岂不奇怪？后来我找到秦极露极斯非但是外国人并且还是明星哩。

市镇很小，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所以我们常沿着小溪走，我们见到优美的沼泊而行人不多时，会赤着脚去洗脚。我们常去找块大石头把东西放在上面，母亲心神愉快的时候也会脱去袜子而把脚伸在冷水中，那是常由父亲所劝导的结果。我们在小潭中涉水常想找寻出美丽的小石子来。有一次妹妹在石上一滑坐倒在水中，她的裤子湿了，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她没有穿着裤子就走，这是一件极有趣的事。

（我记不起了。——妹妹注）

黄昏，很寂静。有时我们在长途旅行后，在家穿着宽大的衣服觉得很愉快。虽然傍晚时常有点寒冷，我们都烧热水洗澡，改穿上拖鞋和睡衣。女仆从厨房中拿出油灯来，时常是三盏或四盏燃烧着。我们拿了一盏到卧室或客厅去，这是很好玩的，你看房内闪动着这样小的灯光。厨子还没有预备好晚饭，我们坐在客厅中谈笑和游戏，有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而有时候在父亲的膝上。我们时常跟着母亲去看床铺是否安置了，晚饭好了没有，厨房里有没有饼干剩下。有了灯光，父母和我们至少可以不怕黑暗了。

在牯岭我们不大在晚上出游，仅仅有过一次例外，这是我们需要真正的休息。因为每天晚餐时，我们有一大堆笑话。妹妹常坐在母亲的旁边，甚至有时坐在膝上，那时她还小，但很能自主了。她吃饭时很慢，我们常常催她快些，但是母亲说："不要管她，让她去吃。"灯是放在桌子的角上，有些小虫飞扑着灯火。有一次我们看见有一个跌到灯光下死去了，还有的眩晕地跌入碟中。不过这不是常有的事。

吃好了晚饭女仆已把桌子揩干，我们再围了桌子坐着。那

是一张书桌、一张餐桌，或牌桌，我们玩简单的一种牌，扑克牌、驴牌等等。我们的娱乐比人家真的玩扑克牌还有趣。有些牌妹妹也能玩，有些不能玩。于是她会说："你们玩牌，我只好睡啦。"便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有时不玩牌就下棋或其他的游戏，亚娜常玩得很好。

我们常爱听父母讲他们童年的故事，新年轶闻，学校玩笑或是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家乡的人物都是我们谈笑的资料。"啊，B是怎样?""啊——他仍在那里，没有变动。""关于某某姨怎样?""是的，她在新加坡，同丈夫在一起，很赚钱。"谈话这样地进行得很幽默。或是谈到排队入教堂，男孩一队女孩一队。大的男孩子看见女孩子已前进，便告诉小的男孩子赶快到前面去。父亲那时是一个小的男孩子，于是便领头。他照他们吩咐向前跑着。教师看见了便责问父亲，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他自己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庐山的风景真使人吃惊。在早上我们可以看见密集的云在山谷上游移，云去后，太阳又迅速地照耀在青山边。乌云从开着的窗户弥漫到空中时，早上更凉了。身上觉得有点儿寒颤，空中是模糊不清，于是我们要把门窗关上片刻。在小镇附近有一个亭子是观日落的，有一次我们坐在亭中，等候太阳下山。那是一块小地方，有石凳石桌。那里有一群群野餐的人。我们也想到此地野餐，结果是没有实行。落日诚然是伟大而壮丽，混合了各种的颜色，红的和黄的，有几处是紫色，真是奇特的景象。

还有松树路。在山中很高的地方，两面的松树很美，路上全铺着小石子，平滑而清洁，在傍晚去漫步很有趣，风吹在松

树上，树就前后摇摆，发出的声音正如远处海洋怒涛的吼声。

在牯岭很少雨，但雨来时却是倾盆大雨，并且很猛很快。雨点多而大，一刹那全山都湿了，音调很悦耳，不像五月的雨，我们称之为女人雨，因为细小下得久。牯岭的雨很伟大，像骑着马的英雄，疾奔而过，不久，便停止了。假使你在外面旅行或做其他的事情，遇着了雨，即使在浓密的树荫下，也难保持你衣服的干燥。

我们在家遇着雨，赶快把面盆水桶等放在外面，接受清洁而甜美的雨水，作为洗濯之用，免得佣人从远处挑井水回家的麻烦。雨点在各种不同积水器上，发出不同音调，水很快装满了。雨后我们的小水潭便涨了水，我们便去舀出些以保持其水平。有时在我们洗澡前下雨，母亲允许我们在雨中行走，让雨滴落在我们的身上。在这种地方，很特殊，颇感到有趣。

我们住在牯岭的时候，曾有了三四次长途的旅行，寻访山上的名胜。我们常唤了两顶轿子，轮流乘坐。厨子是从上海带来了，所以常同着我们一块儿去。从家中出发时，篮子里装着水果、毛巾和清水。上了峻峭的山岭丛林的山地，有一片古地，当年曾住着著名的作家，也曾为帝王避暑胜地。我们每到一处，就听和尚们谈述其胜迹，或听轿夫告诉当地的故事。有一个古刹，明朝的皇帝曾用作藏书之所，那是一所名流群集的寺宇，游人到了牯岭，必定要去参观一下的。在大厅的石板下，据说有一条老龙，他们以为是确有其事，因为你用手杖敲石板的曲纹，便有空洞的回音，这纹恰正在龙的身子。石路旁有野百合花及其他美丽的花朵，为了采这野花，我们常奔跑到轿子前等他们来。在中午到外边远足觉得很热，所以我们见到了优美的溪水，

便脱去了袜子浸入水中洗脚，真凉快极了。在旅行中我们常在寺院里进午餐，和尚供给我们菜类，也给我们山中清洁的泉水所煮的茶喝。有一次我们尝到了天下第七名泉的水，我们肚里装满了这水，还想尽量带些回家，但只装了一瓶子。山中各种不同的景致都是壮丽的，我们摄了许多张照片。

在牯岭有一个朋友，父亲伴着他玩了很久，他是某杂志的编辑。他第一次来访问我们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父亲在以前没有会过他。他为人和气，精于古文。他善绘图画，穿中国布鞋。他既和父亲母亲成为熟识的朋友，便常在我家吃饭，甚至有时一块去旅行。只是有一件事使我们对他觉得失望的是：在我们离开牯领前，他允许给我们几只松鼠。我们不知道他将给我们的是真的松鼠，还是松针所造的假松鼠。总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亚娜、妹妹和我热切地等候他，希望见到他手提着的笼中藏着松鼠，可是每次他来都是空手，但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说他将在下次带来吧。后来在我们动身离开牯岭的那一天，他说要来给我们送行。我们已坐在轿中，在旅行社前他来了，来时依然没有带松鼠，我们对他真是很生气，因为我们已计划着怎样把松鼠带到上海了。

有一次我们从长途的旅行回家，经过了一个瓷器集市，在平地上遮着油布。我们便走进去参观，见到了贩卖者放在桌上美丽的瓷器，可惜时候不早了，轿脚夫催促我们回家，所以没有买什么。两天以后，我们从家中走到集市去。那人还认识我们，又向我们招呼说："来买吧。"在牯岭附近地方，出产全中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好的瓷器。每一个小碗总是艺术美妙，彩画精细，表面十分光滑。那里有许多我们想买的，当然我们不能

全部买。我们只买了全套茶点用的瓷器和几个装饰用的花瓶。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是天青色的花瓶，口上装饰着同一颜色的小龙。在买时很好笑，卖者常说虚价，当作我们是外国人。母亲很明了他们的虚诈，她常说："打对折，否则我们不要。"于是他们说："不行，不能卖。"父亲认为打对折是太说不过去。谈了两分钟以后，他们知道母亲不是外行，于是双方都让步。结果是六折或七折买到的，这也是一种艺术。有时候母亲已走出了集市，他们再出来说："卖了。"于是我们再回去。有时出来了两次，再进去了两次，那是我们屈服了。

牯岭没有电影院，但我们并没有失望，因为在山中有别的很多有趣的地方。这个镇很小，但很可爱，有一所大书店，父亲常去。大路上的店铺可分成两部：一部是卖中国人的，另一部是卖外国人的。在中国的部分是小店铺，出售旧小说和热烘饼。我们看他们做饼，我们买来吃。他们做得很熟练而有经验。

我们住在牯岭时，父亲正在写《吾国吾民》。早上他在客厅中打字。在牯岭我们也读书，每天早上我们练习写字和读书，这时妹妹正学会画古怪的图形。我们读书时，她也坐着画图，毫不疲倦。

早上刚醒时，我们便在床上玩，用被单当作天幕而坐在天幕内。不久父亲和母亲醒了，我们去拉开窗幔。听到父亲说："早安！"我们三个即刻赤着脚奔到他们的房中，跳到床上，去坐在父亲和母亲的旁边，听他们讲述古代的故事。于是父亲穿着睡衣偷偷地出去，从外面敲着窗子，用美国传教士的中国话语气，问林先生在家没有。美国的妇女总说不好中国话，因为他们不知道运用中国的语调。他们说一句时，总是一个字一个

字地说。父亲学得很像，我们都笑了。不久我们都起身。

在动身离别的一天，我们的内心感到很悲伤。虽说我们再回到城市去是快乐的，总觉得离开这个可爱的小镇非常难过。这天早上我们很兴奋，早餐以后，我们最后一次走下这曲折的小径，到了旅行社。我们最后一次坐了三顶轿子，带着水果和水瓶。C 先生送我们，于是我们便起程了，在凉快的晨风中离开了牯岭。我们不时回头望，见到仙谷在高树后消失了，在这些地方，仍能见到在云层之中的几所房屋。

我们往山下走渐渐觉得热了，后来到山脚时，已感到呼吸很局促。

我们在九江住了一天等轮船。天是热得忍不住，在花园旅馆我们租了一间房间，那完全是中国式，很优美，位于著名的大湖旁边。午餐后我们各人都静静地躺在床上，起身以后，便坐在花园的椅子上，园中有很多的盆花。热气使人很不快，尤其是在牯岭愉快地生活以后。在花园里我们仍能望到牯岭的山峰，以及四周环绕着的云层。我们想到住在牯岭享受着凉爽空气的人，他们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们到闻名的老菜馆去。我们吃了著名的九江菜，享受一次丰盛的美味。在房间中有人拉的大扇，他的手中捏着许多的绳索，连接在各房间的大扇上，所以当他拉这绳子时，扇子便掮动，我们得了凉风。夜里月亮照耀得很明亮。我们租了一艘船，因为在这里非到深夜是睡不着的，船上人是一男一女，他们慢慢地在湖心摇荡。一边是桥的拱门和闪动在水面上的月亮，另一边是一片忙碌的，妇人们正坐在岸上洗衣服。她们洗衣的方法是很滑稽的，她们用棒子捣衣服。他们在夜里洗衣是

因为日间太热。远远地在湖中依然可以听到岸上的捣衣声和谈笑声。我们坐在母亲的旁边，一半睡着，一半倾听船上人所讲的故事。后来渐渐地凉快了，但我们还不愿回旅馆去。父亲懒散地吸着烟和船上人谈话，母亲静静地坐着望着湖面以及四周的一切，妹妹在母亲的臂中。我们静悄悄地坐着直到十一点钟，才回旅馆去。

这样我们便离开了九江而回到上海来。

—阿若作

天目山

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们到天目山去游玩。从杭州到天目山约三小时，从上海到天目山的全部旅程是六小时。到了杭州我们乘汽车到天目山。沿途是很美丽的。我们驶过了稻田，在新开的公路上向山顶忽上忽下地行驶。在车中同父亲在一起是不会疲倦的，我们常有游戏、故事或其他的娱乐。

这个假期和在庐山完全不同，虽然我们仍旧住在山上，但是住在寺里（中国的大寺宇常有房间留客，也可供给肉食的)。那里没有店铺或街道，我们是完全过着山中幽静生活。

我们乘着轿子经小路上山，听到各种鸟的叫声，一切冷静而阴凉。妹妹问山上有没有老虎，母亲回答说："希望没有。"妹妹的心中充满着"黑暗森林"的印象。我们到了寺宇，前面只有三四所小酒馆。寺很大，有许多间房屋。我们被导入客人的特别宿舍。房屋是很清爽整洁的：中间有客厅和餐室，两边有八间最好的房间。这时，(正是十二时）远处仍可见到浓密的云雾，下面正是蜿蜒的小溪。我们很快乐见到有这样近的河流，又

可给我们洗脚了。

我们占了后面的两间房间，家具全是中国式。中餐后安顿下来，夜里我们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听着潺潺的小溪流水声。

后来我们调换了一间光亮些的房间，在客人中仅有一个人和我们一般地住上一个月，其余的都是暂时的游客。一个是很现代化的青年，戴着深度的眼镜，刚从某大学毕业。他的举止和动作似乎很不凡。

下一天我们到小溪边去试探，水很浅，要游泳是不够深，我们是去洗脚，母亲也洗。

有一夜晚餐后，我们孩子们已退居于房间里，父亲在外面客厅里同朱先生谈话。我的门没有关，只是垂着门幔。朱先生渐谈渐响，父亲和母亲静静地听着。我已忘记他所谈的是什么，但是那时他很兴奋。他在寺前的小酒馆中喝了些酒。我们从门幔里张望。看见他的脸色完全是红的，母亲溜进来告诉我们说他是喝醉了。我们很怕，记起了他有一根枪。我们要母亲进来，但她轻声说朱先生是要人听他的谈话，所以她又出去。父亲不想劝他安静，因为他自己并不认为他是喝醉了。我们听到些关于火和光的谈话，我们睡在床上恐怖将会发生什么事，睡不着，后来父亲和母亲向他说声再会便进来了，于是我们很快乐。不久听到他的喊声说："熄灭灯了！夜里点着灯是危险的，每一盏灯都要熄灭。"从窗子中，父亲见到他拿枪催着战栗的和尚去熄灭灯光。这是父亲到了明天早上才告诉我们的。为了安全起见，房间里的火都熄灭了，母亲和父亲也在黑暗中洗脸。我们听到他沿路的喊声，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拿着可怕的枪，而后面跟着小和尚。他这样的巡视了全寺，也使和尚很惊慌。他强迫这

小和尚去吹熄大殿中央久点的长明灯，会使下一天各和尚得不到菩萨的宽恕。后来父亲听到他回到房中，吹熄了灯到床上睡了。因他的房间正和我们相对，幸而他没有放过一次枪。下一天早上，似乎是暴风雨后的晴朗天气，我们在中餐时和他相会，关于昨天晚间所做的事他有点儿不安。

这寺宇在山的半腰，顶上另有一所小的寺宇，那里住着真的隐士和参禅家。我们计划上山的旅行，去参观几千年的老树。朱先生同我们作上山的旅行，他带着枪，但幸而没有带着他的醉态。他说在深林中也许有老虎，因为还没有人证明山中是没有的。他的心神十分愉快，他让父亲察验他的枪，在路上我们经过了几个古怪的凉亭。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我们见到了那株古树。那是属于松树的一类，我想确是很高很高的，树干并不十分大，但须四个成人才能环抱起来。那时阴暗而凉快，在重叠着的树枝和树叶间太阳是射不进的。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四周很平静，于是我们积极向前行。在顶高的地方，母亲心中觉到不舒适，是因为高度的缘故，我们赶快走进了寺院。在寺里我们同朱先生吃午餐。里面也有点儿迷雾朦胧，大殿上有几尊菩萨，庭园中有几只鸡犬奔跑。吃了热的中餐，我们坐着喝热茶。看见热茶的蒸气从杯中蒸散出来，在冷空气中消散了。外面轿夫吃饭时笑声很大。几个瘦健的和尚来招待，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从这窗中望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树木，各种不同的树木和潮湿泥土上的植物，庭园中全是树木和白云。母亲和我们都奇怪在这样的地方怎能生活呢。但这种生活总比在屋中完全独居的老人还好得多。因为有一间石室，离最近居民的住所相隔一刻钟的工夫。里面住着一个孤独的老人，我们在路上便招

呼他而走进他的石室。他还喜欢接见人们，也喜欢人和他谈话。我想每隔两天从这寺宇中总有人带东西给他吃，他也是一个和尚。在这古室中墙上有一尊小的金菩萨。橱子中有许多的古书。

我们都奇怪他怎能修练到在森林中单独生活，我们叹息着再回到寺里。

住在寺里的客房中是十分快乐的。我们唤了一个女仆洗衣服，再煮我们喜欢吃的菜，那便是煮我们所需要寺宇厨房以外的菜。有一次我们告诉女仆去替我们买一只鸡，客僧忽然跑来告诉我们到寺外去杀，但煮还是在寺里。我们照他们的话做了，结果那鸡煮得很好。

每天我们到小溪边游玩。一天我们找到了一个足够游泳的水潭。我们很快活，早晚都要到那里去。

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看全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全寺的一半。有给普通客人住的便宜房间，有他们参禅的大房间，那里有一排排草编的坐褥，两边用纱来隔开。好像另外有一间小房间，那是大和尚参禅的地方。

还有一间大房间，那是他们念经时用的。虽然从关着的门中有光线射进来，但房间事实上是非常黑暗的，香烟也很浓厚。念经时，除了敲法器的一个家，许多和尚都跪下。一个和尚开头唱一段，于是全体跟着合唱，不久就是木鱼、摇铃、铜鼓的杂奏声。这是开始，声调抑扬顿挫，后来逐渐加快，大家一样的快，有时慢而沉，后来再加快。末了时，管节拍的木鱼声停了，全体的合唱也停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念经，我们回到了房间里便摹仿着他们玩。

然后我们被引到了藏经楼或是收藏室，那里有许多的古书，

都是抄本。此外我们看见了真的佛教和尚死后的真身。照规矩，和尚死了是要火葬的，假使他是真和尚，在死灰中可以找到舍利子，好像一粒珍珠，完全是白色。在陈列的玻璃匣中保藏了三个，我们见这东西有点儿怕，但那些是否真是和尚的舍利子或只是欺骗游历者的东西，我可不知道。

除了在水中洗澡玩耍外，我们读了一些儿童书，也在山上作游戏。

有一次母亲从小溪中洗脚回来，她说她肚子痛。我们想那是不消化或是受寒所致，但后来肚子逐渐更痛，并且发着寒热，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料母亲真的病了，她不能起身，也不能多吃。我们很烦，从附近的市镇上请了一个医生来，他看了，说是不消化，但是痛苦还是不停而热度很高。我们在寺里面不知道怎样办，只希望即刻就能治好。

这很可怕，因为在同时候寺中一个大和尚刚死去。我们看见他在帐房外面躺在车中，觉得很可怕。照寺中的习惯，死尸要放着，念三天经，给他敲木鱼，各和尚要轮值不停。那和尚念经的地方正在客人房间的对面，相隔不过三十尺距离的院子里。整整的三天，直到末一天的深夜他们才停止诵经。母亲睡在床上只听到向死人的念经祈祷声，这确是可怕。我们大家都觉到可怕，幸而朱先生常来看母亲。我将在此补充说一声，朱先生所表现的滑稽行为，是由于失恋的缘故，那是他后来告诉父亲的。有一夜母亲觉到痛苦难忍，父亲不得不走到账房去请医生。通常我们到帐房间总是走边门，向外走进了大门便是帐房间，路很曲折，环绕一段寺内的路。这夜小门已关，父亲独自拿着手电筒，要经过长的走廊和黑暗的大殿中的金菩萨才到

帐房，灯光照在菩萨和走廊上所生的影子真不得了。父亲起先不说，后来在上海他说那时他确实有点儿怕。医生没有来，而母亲因为对面小客堂中的念经声，更加强刺激神经的烦扰。这三天可怕的日子后来是过去了，而我们便整装离开天目山回到上海来。在回来的途上我们租了两辆车，一辆是母亲和父亲坐，另一辆是我们三个。路上母亲的热度常在华氏一百〇四度左右。我们毫不惋惜地离开了那所寺院。在那里大约住了两星期。幸而火车上的头等车并不挤，母亲可以睡下来。当天的黄昏到了家，即刻便请柯利医生来。据说这是坐在冷泉水中所引起的肾脏症（没有人会想到的），而母亲病了一个月才痊愈，那真是所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

但是我们很快乐，因为了母亲痊愈了。

——阿苔作

杭　州

说杭州，真不知从哪里说起，因为我们已去了许多次，而杭州又这么伟大、有名，到处有可玩的名胜。我只告诉你其中一次的旅行吧。

在春天的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到杭州去玩赏春天的湖光山色。我们由自己的司机开汽车出发的，那时我们很自由。我们的行李缚在车厢背后，而食物是放在车中。我们很安适地坐在汽车中，阿金开了大门，其余的仆人都站大门边欢送我们，那时我们便出发了。我们在车中欢呼道：“哈！我们又往杭州去了。”这条到杭州的公路是新开辟的，所以是十分新式的路。周末这路上常有一群时髦的人，驾着车往返，在小报上常有一段段关

于这路上汽车闯祸的新闻。司机要很小心驾驶，假使不小心，便有意外的危险。

在路上很愉快。我们时常停车去散步，有时路上不十分热闹，或是离镇很远时，父亲便自已驾驶，到了将近城镇时，再让司机驾驶，因为警察要查验驶车执照，而父亲是没有的。我们旅途中的一段是靠近海滨，可以见到渔人捕鱼的情形，在那里我们停下车吃带着的点心。海风吹到身上，感到还有一点儿冬天的味道。食物有熏鸡、水果和饮料，这是车上的伙食。吃完以后，我走下这小石子的海滩去看渔人捕鱼，在鱼网里有几条鱼以及蛤蜊蛎等等。在远处我们从烟雾中还见到几艘船，我们不能在路上久停，所以不久便回到车上，继续我们的旅途。吃餐点后，我们都在车中打瞌睡。近杭州时，路的两旁都是竹林，还有蓝底白字的路牌，说明从杭州到上海多少公里等等字样。

竹林过后便到杭州，街上的小孩子在我们车辆驶过时便呼喊。他们看见车轮上的尘土，便知道我们是外乡人。

西湖的前面有一所小旅馆。我们很喜欢这旅馆，因为那里的食物很好，房屋是中国式，而有近代的设备。

玉泉是旅客到杭州后的常游之地。在离城不远的寺中有一个大池塘，养着数百条鱼，大的有尺长，其余都在一尺以内。佛教徒是买来放生，鱼在池中繁殖，寺里的开销大部靠游客参观放生池的捐助。

池的四周环着篱笆，附近有茶座。我们坐在座位上从鱼饼碟中拿着饼屑掷给鱼吃。我们看见鱼在争食。在桌子上我们有一壶茶，还有中国糖果及西瓜子等。每天挤满了人，下雨天也是这样。寺内的小贩出售云石的、玉的、珊瑚的念珠，以及宫

殿上的砖瓦等。这些砖瓦也有真有假，从小贩的摊上常有看似贵重而实际无用的东西。佛珠即使是真的，价也不贵。

池中的鱼很拥挤，常游到石墙口，那里有清水流出。群鱼常争夺大块的饼，结果常为大鱼所得。有人见到大鱼抢得便喜欢，因为大的可以一口便吞下去，小的却要咬小了才吃下去的。

一个和尚带着募簿向观鱼的游客请乐捐，说是在菩萨面前做好事——实际是捐款给寺里。有些佛教徒真会捐出五元、十元或二十元的。但我们不是佛教徒，我们拒绝捐款，临走时，我们只放了一元钞票在桌子上。我们的座位是在阳台里面，阳台的左右，有许多小客室，给女游客休息的。墙上挂有古今名人的书画，还有许多和尚照片，那是不能引起游客多大兴趣的。

这些鱼如果被日本兵捉到就煮着吃了，不管他们是不是信佛教，总不该这样吧。

闻名的杭州西湖确实是风景美丽。在早晨、白天、黄昏、晚上都美丽。

在我们到达的那天，就乘船游湖，欣赏傍晚的湖景。西湖分成两部，里西湖和外西湖是由两条堤来分隔的。这两条堤是由两位著名的诗人白居易、苏东坡才出名的。除去这两条长堤以外，另有几条短堤和岛屿。我们坐在船中，能纵观全湖，比从环河的柳树间望去优美得多。远山的景象并不十分明显，那形影倒映在明镜般的西湖中，具有艺术的色彩。这些游船与苏州的不同：那些船比较小些而少装饰，但还清洁。有些上面遮着布以挡雨或太阳，但通常在晴天时人都不要遮盖的。有几处的湖面上种着荷花，我们可以见到嫩叶和新芽，因这时离荷花开放尚早哩。

在这戏剧般的西湖中，有几块纪念政府事业的纪念碑。像在巴黎和谐之地的埃及杆一般，你可设想有这样的东西加在西湖上，是不是给西湖减了色。父亲见到后，很生气。“这是污染了西湖的全景。”父亲喊说，但母亲笑着说：“既然有了，随它去吧。”

有一个小岛，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有杨柳和青草在那里生长。父亲说：“像这样，岂不美丽。我希望市长让它这样任其自然，不要在上面建筑纪念物。”

在西湖有一半岛，为许多作家、诗人、美女埋葬的场所。在杭州，坟墓和其他的地方是不同的，好像是半个球形，是水泥做成的，上面很光滑，前面有一块石碑，简单地说明死者生前的略历或仅仅是他或她的名字。在舞蹈着杨柳树及湖光反映中，这确是一块优美的葬身的所在。在春天为游人旅客所赞美，在冬天来时也可以在此群聚谈笑吧。

那里葬有一个有名的可怜的弃妾，许多人在这些坟墓前鞠躬，父亲也没例外。另有一个坟墓埋的是一个作家，他和他的妻子相对葬在同一的小花园中，他是一个古怪的人物。这半岛公墓还有一片片的空地，不让别人去埋葬。

还有一个坟墓我要说的。那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名叫苏小小的坟墓，位于一条短堤的进口处，坟上有一个小亭，亭的柱上刻着优美的赞语。我感到很不快的是许多小贩坐在坟上，遮蔽了这小亭，那是普通贩卖桃子的。我想假使她的精神存在的话，她将作何感想！

让我们不谈坟墓，再说风景吧。在湖岸上有许多许多的旧官僚的别墅，那些真是中国的大宅第，万分奢华。有些是屋主

犯了法，把房屋充公，于是公开游览。那房屋真够称"深"的，左右曲折小径，有时出人意外可以发现些小房间，人走到了里面，将不知道怎样走出来。每一个小地方都似乎很秘密而静僻，岩边还有一个小博物院，藏着古代的乐器，但是没有像别墅那样有趣。

有一个酒馆叫做"楼外楼"，面对着西湖，我们到杭州后总要去光顾的。有活的鱼虾蟹蛤放在篓里浸在湖中，顾客要鱼时，他们跑到湖岸去拿起来，所以那里的东西都很新鲜，尤其是鱼类。母亲有一次要吃活虾，便有一碟罩着盖的菜和酱醋拿给我们，这活虾是罩在盖底下，否则将要满桌乱跳。母亲打开一条缝，取了一只，即刻就罩好。母亲说很可口，大家也各吃了两三只。有些逃出来，在桌上跳得很高，还有一只跌在酱油里游泳。后来我们吩咐堂倌煎一煎，滋味我吃起来似乎要好些。

每年这时候有很多的香客到杭州来，他们是从小镇上来的，一年来一次，用进香的名义而玩杭州。

他们有些是步行了几小时才到达的。年青的女孩子穿着淡红、紫色、天青等色的衣服，年老的穿着最好的黑色绸缎衣服，每个男女的肩上都挂着一个惹眼的黄色袋，里面放着香烛和寺宇的捐款等。在杭州最大的寺宇是灵隐寺和岳王庙，岳王庙是建来纪念忠心报国的将军岳飞的，他被国贼所害死。寺宇很富丽，门和墙上漆着中国的橙红色、金色和黑色，颜色很壮丽。香客在大门口进进出出，大殿中的拜垫上跪满了求福求禄的人们，祈祷着今年的好收成。有一尊慈悲菩萨，我想这是为人们求子的女菩萨。人们跪着，把香烛燃在架子上，正如天主教在圣像前燃烛一般，菩萨所穿的金色新衣都是香客所捐的，全庙的色

彩漆得光耀照眼。

岳王庙是岳飞的坟；还有卖国贼秦桧夫妻两个的像，是两个石像，跪在忠心耿耿的岳将军前面，七百年后的人大家还在唾骂这石像。这尊贵的坟墓傲然享受前面燃烧的香烟，香客们毕恭毕敬地走向四周观看，他们都很欢乐。

一个静朗的早晨，我们向玉泉山出发，车辆驶到山脚下。在每一石阶的两旁，隔了十尺远近便有一个乞丐。这些乞丐都很丑陋，有的跛脚，有的瞎眼，他们伸出手讨钱，有几个很可怕，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这样的景象，这是乞丐集合之地。后来我们明白了原因，因为在春季，差不多每个拿着黄袋的香客，都要到这山顶上的寺宇去进香，他们既是来进香的，那末这时的心肠一定是慈悲的，他们布施乞丐是表示行善好事。这些乞丐有时假装作生病，其实是强有力的乞丐会会员。父亲给我们——亚娜和我——一共四十个钱，让我们任意布施。走不到二十级石阶，已施舍去了十个钱，母亲叫我应该节省些，因为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我们只给在路上每五个乞丐中的前一个，每个一文钱，但还没到山顶已施舍了二十个钱，所以我告诉亚娜，我们还要省些，作为回程的布施哩。

这是道教的观寺。我记得有些外国人正在摄这些道士服装的照片。他们的面貌并不特殊，没有任何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我奇怪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喜欢摄他们的相。在山上，有一所很现代的亭台，可以俯瞰杭州四周的全景。

从那里可以望到海边树叶般大小的渔船，另一边可以远眺西湖全景，有别墅的屋顶，隐现于杨柳间。在那里我们喝了一杯茶，休息一会儿才下山。

下山比较容易而迅速，在下山时，布施完了所剩的钱。这次的旅行没有像其余那样愉快，但是却得了一种新经验。

我们离开杭州以前，同朋友到郊外野餐。早上十时，我们乘了两辆车出发，天气晴朗，但我坐在汽车内很烦闷。先经过了城市，不久到达了美丽的风景区，逐渐离开了公路而向山伸展。我们所过的各处都似乎很美，有时下车少息。我们驶了半小时后到达了点缀着红色和紫色的高山上。我们很兴奋，驶近时，我们发现了杜鹃花的山坡。我们的朋友也很兴奋，于是我们都下车。这些花是红色、粉红色、玫瑰色、紫色，都混合在一起，非常华丽。父亲说这里像十七八岁的青春姑娘，穿了华丽的衣服一样，这话真不错。我们想采集些带回上海去，像这些花我们还没有种植过。但后来我们想假使现在就采，将会在回家前都已枯死的，所以我们决定临回家时采集。但我们没法采集一朵花就上车，而这景色便远抛在后面了。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市镇，也有清洁的溪流。母亲提议我们在那里野餐，大家都同意，我们便取出食品，到石子岸滩边。这石子已够清洁，但成年的妇女还在石子上铺了报纸，食品简单得很。河里有木筏经过，上面站着人，这木筏是预备运送到别处去的人。人把树木用绳子缚在一起，就成了一大木筏，在水上浮动，人可在上面用竹篙撑，而使它向前进，这样他们很轻便，因为水也往同一的方向流动。水很清洁，后来我们都在那里洗手。肚子装饱了以后，我们又沿着小径和桥梁漫游。我们的后面有两座小花园，那里有各种灿烂的树。我们谈谈笑笑，真觉有趣，后来回到路上，回去时，他们决定不愿走原路回去，我们很失望，但母亲说："明天早上在动身回上海前，我们可以

再来采集的。”

下午我们去杭州的店铺买土产品剪刀和杭纺。我们到一家剪刀店，门前挂有一把大剪刀作为标记。我们买了各式大小全套的剪刀。这些剪刀缝衣用最好，我们常用以代替外国剪刀。布店是中国式的，大而冷静，里面装着玻璃天窗，可使光线充足些。许多店员站在柜台边闲谈，我走进时，他们的谈话便中止，很殷勤地来招待我们。那丝织品很坚牢而美丽，母亲买了几疋给我们。

这样我们开始整理行装，在桌上的玻璃缸中有一条小鱼。这是父亲在等候我们的时候钓到的。我们都有一个钓鱼杆，但只有父亲钓到了一条鱼——三吋长，这鱼是太小了，所以父亲把它放在小缸中，不时地自夸，但是母亲听了微笑着说道：“是的——三吋长。”我们也大笑。我们对这戏谑也觉得有趣。父亲回答说：“是的，三吋，但这总是一条鱼呀！你捉到过一条吗？”

我们不能决定带回去吧？还是不带回去好。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惊异，那鱼已跳出了玻璃缸而死去了。好的，这样解决了我们是否带回家去的问题。

在吃早餐以前，我们又到西湖玩了一次，那时西湖是在迷雾朦胧中，又有点儿冷。路上的汽车和马车声，早已把晨光惊散，但是空气却还是清洁新鲜的。一个孩子跑着喊：“热烧饼！热烧饼！”这烧饼在他的盘子中似乎还很新鲜，我们买了几个，吃来真可口，我们想多买几个作为旅途食品时，他已经提着篮子去远了。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去采集杜鹃花。这事只有残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了。在杭州的城郊我们遇到了那样华丽鲜艳的花。我

们向上海出发，带着钓鱼杆，但没有鱼，我们的行李仍放在车厢后面，就此结束了这优美愉快的假期。在路上我们经过同一的乡村。在驶过小镇时，父亲驾着车，突然车子在路上滑动斜七竖八起来，幸而司机在旁边，帮助父亲校正了。我们一直前驶，临近了警戒线的哨兵，他们对父亲笑笑，父亲也向他们回了一笑，立刻开过去了，那里幸而不是斜坡，否则恐怕要跌入稻田中去哩。我们在车中左右的倾倒，我紧握着“松脆饼”，深怕跌到地上去，饼立刻要粉碎的，他们笑我，这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两个妹妹的笑料。

——阿若作

我患想家病么？

这个问题自我离国后已有人问过多次了，第一年的答语是“还没有”，第二年的起头是“有时想的”，而第二年的末了和现在则是“是的”。

第一年对于新的世界、新的人民、新的语言和新的方法，都觉得奇异的，似乎使我应接不暇，中国和中国人在这时是遗忘了。不久新的世界见惯了，新的人民成为了朋友，新的语言已能应用，而新的方法已然变成旧的了，于是便开始想到中国和旧的事情，有的稍一迟疑，更有深刻的印象在脑海里飞跃，使我回忆到以往的一切，但在纽约却是真的没有思念过故乡。每天忙着上学下学，在周末我们常忙着看电影上店铺，或做其他的事情。在公共汽车或是高空电车或是地道火车中，我都不能在那里回想，因为车辆无时不在行驶中，我也没法静下来思想过去。

不久，我想念到中国，想到住在种族相同、语言相同的人群中。如今在路上走着时，人把你看做外国人，你会感到不安的。还有这外国音调的语言，虽说我能听明白了，但在我们自己和这些英语之间，总似有什么东西隔离着似的。

我想念到中国，愿和任何的店员或车夫说祖国的语言。

于是我回忆在上海工部局女学校时，我多么快乐。虽说功课很难，工作多，然而我在同学中享受着愉快。在课后的小憩中，我们作游戏，规规矩矩坐上一小时而仍然感到愉快。我回忆到学期结束，各种考试均已完毕，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到学校只是去玩，听成绩的报告等候第一天的假期来临。我们都带着乒乓球拍和乒乓球，或在地上跪着玩，或在许多书桌并成的桌子上玩。每天常常有两三个教师到室中来。但他们的来只是告诉我们考试的分数，或是告诉我们静一些好点名，所以我们很快乐。不愿游戏的人可以阅读小说作为消遣。这是我在工部局女学校的最后数星期的情形，这些日子常回想那段生活。

中国战事的发生确实结束了我们第一年的游历。这战事使我们回溯已往，听到了苏州、杭州、南京的陷落，而想到了我们这些很熟悉的地方，我们曾在那里消磨许多假期，那是快乐的日子。想到了美丽的西湖，不再是令人愉快的了，因为在湖上没有了游船，在有名的春季中也没有了进香人，战事毕竟是战事。

中国的食品也使我们很想念。在家乡有很味美的中国食品，和在美国也有中国菜馆一样。但在美国的中国菜馆所有的许多菜，与中国相比便无味了。各地的土产也是我们十分想念的，像我们故乡的“春卷饼”或南方的“椒盐饼”，在外国都是吃不到

的。

每个人都是离去了某地而更喜欢某地。我到了外国后，我觉得以前对我原是普通的事情，变得珍贵而美丽了。

以下我抄录一些，中国的东西而在外国所没有的。

——在下雨天从电车站乘着黄包车回家。

——每天在我们门前经过的小贩，叫卖着线和针以及这类小东西。

——整理房中的女仆。

——在牯岭的小溪流，我们可以在那里玩而遇不到路人。

——在每周周末我们的堂兄弟姊妹，都从学校回到家中。

——冬天的下午围着火炉大家谈笑，读书吃瓜子。

——在祖母花园前的高树上采取花朵。

——在海滩或海岸上去拾取贝壳的小动物。

——在冬天有沸烫的“团圆菜。”

——我们花园中的玻璃。

——住在厦门时到各亲戚家去访问。

——在上海静安寺四月八日的市集。

这些是在回到中国前所想到的，但是我们回到中国后，这些东西也许已然不同了。

——阿若作

我患想家病么？

他们问我：“亚娜，你想家吗？”

我回答他们：“啊，是，我想念中国的某些东西。”

他们问我："你想念的是什么东西?"

我回答他们："许多东西，像黄包车——"

"但是为什么你要想念黄包车?"

"因为黄包车很特别，走得既不太快，也不太慢。在雨天我们可把上面的篷布盖起来。这篷布有一个小窗可以向外望。"

"你还想什么?"

"想念中国的菜。"

"为什么?"

"因为精美好吃。"

"为什么会精美呢?"

"因为中国菜有很多的滋味，不像外国菜，在进餐时只用刀切肉。"

"还有什么?"

"语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互间都能了解，在此地我像一个外国人，我英语说得不很好，在法国我不知道怎样说法语，所以那更糟。"

"还有什么?"

"我所熟悉的人民，他们待我很好，而我很喜欢他们。"

"还有?"

"还有我们的房屋，我们至少有四五个仆人。我们有可爱的花园和可爱的房屋。"

"我们欧美没有吗?"他们问我中国可有椅子，我说当然有的。

"是的，但总之中国的好，我们的长相是不同的。"

“那末还有什么?”

“我们在暑假中避暑的是山岭不是海滨。山上有溪流和游泳的水潭，这不是人造的而是天然的。我们捡选溪水的任何地方，只要是深些或是足够我们游泳的深，我们就去游泳。有一次我从市镇回来时就这样，沿路有可爱的河流，我同父亲和妹妹到那里游泳而没人见到。还有可爱的小溪，我们口渴时，便可喝水。还有轿子，十分的安适。有高大的山岭，上面有中国的花木，空气很新鲜。那里健壮的皮肤棕黑的农夫，他们的牙齿不用牙膏而比我们还清洁，他们坦白而正直，还有穷苦农夫的孩童，他们都很肥胖不需要ABCD维他命，他们只吃饭和蔬菜以及少许的肉类，他们在山中到处都是半裸着，皮肤成为棕黄色。啊！我很喜欢看见他们，还有恬静的和尚，皮肤灰白、青色、瘦削的和尚，他们信仰佛教，他们念经时，双膝盘坐，双手合在胸前说是参禅。啊！我很想念中国。”

“啊呀?”美国人说，“还有什么?”

“还有中国的土地，中国、中国！我想念中国。我的国家和欧美是不同的。在中国的各种东西，无论是土地、人民、食物、习惯。我想念中国。假使没有危险——在中国没有战事——我们随时都想回去。我们决定回到祖国去，我该多么兴奋呢！我记得我们来到美国时，在旅馆里吃茶点。我的是可可茶，多么烫嘴，我兴奋得立刻喝下去，可是立刻跳起来。母亲要我喝那可可茶，而可可茶烫痛了我的舌头，这是我上次所遇到的事。我们把中国撇在远处了，但是现在我想念中国！到了中国的领土该多么好！再到我们自己的中国时将有一群人等候着我们。那将是我伟大的日子！我再可以到处见到中国人，平易自然的谈

话不再需要用手语了。仆人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中国人。啊！我要回家去。”

——亚娜作